

胡漢民先生遺稿

胡漢民先生百年誕辰紀念

胡漢民先生遺稿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輯
台灣中華書局印行



胡漢民先生遺稿

目次

胡漢民先生遺像	一
編輯例言	一
胡漢民先生手撰自傳稿	三
胡漢民先生手撰孫逸仙先生言行小識稿	二七九
胡漢民先生手撰詩稿	三〇一
胡漢民先生手撰聯稿	三六一
胡漢民先生手書隸書七字聯	三六七
胡漢民先生手書行書七字聯	三七一
胡漢民先生手書集曹全碑	三七五
釋文	三八五
胡漢民先生手書自傳稿釋文	三八七
胡漢民先生手撰孫逸仙先生言行小識稿釋文	四五九

胡漢民先生手撰詩稿釋文……………四六五

胡漢民先生手撰聯稿釋文……………四八三

胡漢民先生遺像



編輯例言

編輯例言

- 一、胡漢民先生百年誕辰，國史館特就所典藏胡先生文詩遺稿及墨寶等，編成本集，以爲紀念。
- 二、本集中胡先生遺稿及墨寶，係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胡先生女公子胡木蘭女士贈送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先生交館典藏，所有稿件，均爲胡先生親筆，誠屬難見，至爲珍貴。
- 三、本集中除胡先生遺稿攝影付印外，另分別附加「釋文」於後，且予以標點，藉便閱覽。
- 四、遺稿釋文部份，依原遺稿文字刊印爲原則，如原遺稿文字中有筆誤遺漏殘缺模糊及○處，則參照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輯之革命文獻「胡漢民自傳」予以綴飾或補註，詩稿中字跡不易辨認及有疑義時，則依不匱室詩鈔印出。
- 五、本集匆促編成，不妥之處，當所難免，尙希各界不吝指教。

胡漢民先生遺稿集

二

胡漢民先生手撰自傳稿

強佛心。且去年暑傷憔悴。而此年作弱多病俱

係以此事而知識必從感又能力待憂愁有

所公舒南進

故不呈校生厭意十五歲六歲

精東注五箱中見欣亭林王船



山諸人著述遂成滿洲政所以異族掌利諸夏

之無阻通有中日之役割地賠款來叔辱國使

青時子為之激昂慷慨而後時初願皆

無要領於心未厭猶知進仙村士忽謀茶亭外

廣州對以為空前奇事一出其時年未滿孫先生力



何如人其多與通惟者向從耶教歸教全信法
 者往稍知因知先生身為教徒是時耶教乃官府所
 憐畏其勢則向有秘密去服之責其稱之由教徒密為
 新貴教徒而時亦有同指其反對政府者如是其十年
 其心則及是夫信廷者必引日本其滿則而與能力
 之弱並無從掩蔽少數教而通之官僚稍欲引進嗜
 新教者之心以與頑固者自勝其之動機亦係以幸后黨眼

予滿清襲用中國法東以法社會制度而太后女主權

時和廿二十餘年謂之垂簾聽政至光緒帝載灃既長名理

降時而在朝^{古官}奏大抵為^{太后}所用有翁同龢者為帝師傅

欲擁帝而排斥^{太后}於是文廷式康有為輩一由言不^{太后}得

權中日^後以海軍年費移入內務府為颐和園用^{太后所居}

軍為名敗一因年年費為^{太后}賜幸六抗疏言^{太后}變多老

朽既知不^{太后}敵則六稍斂以讓所謂維新變法^{太后}新進此

一九六八年^{太后}年^{太后}刑^{太后}時局^{太后}情形也^{太后}滿清帝^{太后}少^{太后}太后^{太后}後^{太后}掌

中夏遠來明代內亂而心兵乃得之張獻忠王自誠以

此銀為

國史館藏

寇世奉錢我造國器怖明之諸王又皆脆辱不足為國事

清之得中國易初蒙古顧其鈐制漢人之政術則起也

蒙古之建政後亦其就詳自德時治中心板而為之補益明

代之制其稅心收心(如)永不加稅(類)獎勵儒學

用漢人為文學侍從以平士夫之氣以年終皆兵如斯巴達

之初雖由是防各者防止內亂理民之愛無刑錢穀之事

但受成於中央 以應滿清一世 有以封疆 大夫能據地以反者

又方為宣付其始為君臣古我之說此等以移易其後中教令心

耐古來事夏之新

漢人

建刻偽造故實借滿族之同原部諸酋又收方下藏書著為四

庫其對孔滿清統治有反動者引孔遺教書司嚴令摧燒

之庫乾之向文字之獄封孔教尸素族以甜其口以誤人氏

如太陽信之屬純為空頭奉而作文極理而

後思想終不消滅此為神聖之紀念則亡死則著前代教之

以強理之出降死不降明遺教以文固中盡不可犯而士夫靡

引其辭不可與謀此是創所謂儒門之反清復明為口號成

一種秘密法社編孔而此各者表面則互相援助之形式下層



紀律是嚴刑重信

新學手藝

其作始人不知此種會先僅能為革命之材料

此其階伏之勢其指初為根引其雄豪傑一指揮政洪

門入有「待真主」之預言
康乾間所謂白蓮教造反
清初多時代精神之反動於此王

三極之「反動」中皆以金亮起事」王太平天國則

其彰明較著者至滿清末葉重以帝國主義之侵掠民生

日趨清廷改組社會黑暗腐敗為政之精神已衰日趨

劣績由全毀滅之末途引是偉人民族思想日盛心已傾

滿洲



一八八一年所謂戊戌更改其內幕為辛卯之爭」克清帝

引用康有為呈覽該條副詞之屬雜取所謂西法者以治令施行

（其最重要為廢科舉開學校條則紛然無復修理）
（後竟已）
譯詞同等號新系政

順側目^上其^世聖據已久后一婦婿某條方提重兵臨指內外

是康有為係副詞等密謀以兵去太后袁世凱者初六其康譯

因為保國會會員有^世幹才自為義舉事件失敗譯譯詞同等

說事不實據用之袁世凱與康譯詞附註得事等條所見其

國史館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一部 康澤乃假帝名以表使表以兵入京使宣行事」素索

帝後書康澤不能應但謂帝意如此且事繫幸一不常

以此無一叔言一叔言后之手素仍應諾而中她往告素素素

素素一告太后遂一日尸深創同幸六人於市一康育為口幸走

免果登後方在上海二石及趙凡幸所行新時素推翻而素世

凱且日見信任孔而後素人康育為始為保國今時痛放素保中

國不保大清而素心乃專言保皇後保皇先於後內外並

曆史深淺使然一自其封於滿清貴族的政治而言亦為一體反



動而其實則代表新官僚階級利益而已
故亦以此

保皇黨一兩竟一於他皆出於廣東此為地理一關係顧孫克

生一保黨中七至秘悉其第一以年事一以金受為基本隊而
其為多知其來一其為廣東為生長廣州即其後清季二十年一其

得志於後廣東學界頗受其影響。則其後其為一

其其為一其為廣東學界頗受其影響。則其後其為一



治學剝竊武斷——欲以古言欺人其信和率教尤高者為

不逮唐一八日馬且是時〇〇〇武裝思想已萌芽焉

康等由

保國而變為保皇其理海內外尤愛也
故當時絕對不生一種

信仰——康法言尊王攘夷〇策應之曰王者親謂文王耶

〇〇十元歲改元仍以古耕硯硯法然生計已漸裕矣
而漸廣

日與社會接觸而交環境之影响——康等起而為



史館

一九〇四年史堅如與陳炯明等
 在廣州起義。其後革命黨人謀個人事業而不思民族之志願
 乃決心為留學計。然其時個人事業不能為國計也。

清末我國事作不穩影響於清政府本身影
 響於全中國影響於世界各國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
 命亦受其影響其法^原因為抄外為受引法歷追之及
 動其其內容頗複雜其分有農武會黨與清室
 親貴及守舊之官僚如右其階級地位不觀上不同
 帝國主權之列強侵入中國交通商付教為西大工其通
 商則打破中國從來之自然經濟而失^{內地}世界地位者多
 傳教又扶有勢力以壓一切平民則引信仰之外更生反動



（耶教人常有^怪八件放入中國不遭排斥仍得異於耶教者
此實自忘其面自併教固未嘗有如此耶教以帝國主義
為其背景作身^策援也故為清末葉排斥與仇教案
互為因果案者則教之案多矣而無以心引路為
援其結果法無以平之判決亦成執恨已深）北方
亦有以^之回不便生計^之回^之法^之回者自較通商口
岸^之有^之為罪教士抹其公使主教之權力而欺人民之
不知則亦愈積瓜分之患港奉為帝國主義引路^預

宣之曰：「計勳為健，日本割取台灣以定步驟。」
然未而創出山東教一教士而欲圖戶以為報償德罰
之條件，而割據膠州。一時亦順大連、威海衛、龍口廣州、寧波、香港、汕頭、等處，
喪失列國文道而設置其所消勢力範圍，故明其某者
某者不得割讓於他國。如德之於山東、英國之於揚子
江、名者法國之於西貢、日本之於福東、建邦國、
其某者寺、地、其供狀其已獲得之權利，今更長之。

為將來新據之張本——中國人民是時改懼且
憤以排外為救國事件之活動機乃帝國主義
壓迫之反響而此亦舊式之時代——其不
容式分子此種民族思想之表現於歷史進行之
有莫大價值也故國必求善國主新其之防範端焉
而有所矜損惟救國之所以一則墮地其乃此以達
動之最大缺點則國指揮領導者全尸其責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首領既無政以毫任常識而以相大易之迷信力推一式施其
智識能力且遠在張獻忠亦自成之下視而洪楊更
斗帝帝及清室之端王毓賢剛毅輩更秦如鹿
豕祇知藉利用和國之德有兄有霍之德大不入心消
滅外人之勢力回復清室之威嚴且知新舊紛爭
之由來此口口簡除知維新革命之及思變變朝興其
隨執力故在當時如李鴻章劉銘傳一輩之同未世凱

半皆不敢焚同

即榮祿六省甌兩端其以漢大位為

大阿哥叩傳

之符振

大阿哥係清朝皇太子之孫其時以克諸帝

無子而太后乃援立端王之子溥儀

溥人曰人說

洋鬼子利害竟竟不此這幾個鬼子弄完他

日通事官所說

其台職下人

代表一班剛毅者之名

為文作卦神侯郭一桂之胞弟者俱法甚大敗我

和國

又斥法西法抹外國法及用舶來品物者皆曰「二毛子」

遇之強辱幸免往往悔殺禁操身復制止者至粗



殺德因公仗此日本系贊國以此系公仗報而

各國駐

八國聯軍遂向北京進攻清軍與義和團志

固眾死者不勝計

敗債清帝后出走大津北京備交聯軍之蹂

躪出聯軍皆於中國即氣之頑強而在山海關

等處

日本美之兵幾改衝實俄之道是滿洲乃

久據之勢各國至此乃知不能遂瓜分中國乃仍與

清政府言和迫使懲罰罪魁索賠款四萬萬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今年收攤付其志款乃為九萬萬自是而清

廷更習那邦事因主在此一區成事心由媚外

而式向亦洋言排外矣

黃時

有南華北國之稱革命以排滿革命為

口號我利國外一扶清滅洋為一彈其目的絕對

不同革命乃進步之途一思想我利國外則惟是

野蠻復古之思想二者文雅相提併論然以抵抗

帝國主義之盾子而此其初機實如一月

清英政府利用義和團之歷史

以十年（西曆一八六六年）朝鮮大院君高宗執政大

死者二十餘人

教夫主教（死者二十餘人）俄國軍艦自行引退（法

船）兩國改訂和議夫俄國大院君遂賞徽其據表鎖國

之主義於一時端主諸人各有其志大院君然其

形勢不同端王等名修軍備惟其先是將斯更

不能與大院君矣

罪和國之變後請廷諸欲國親貴惠多（此得）罪見廢

罪和國之變後請廷諸欲國親貴惠多（此得）罪見廢



帝座之言維新者稍稍進前復以八股取士其又改為

策論。已飽矣。滿洲之祿仕欲為人拔刀待其報洲

為述學費時方為廣州海關部記者人其議誦維模

謂武不諧以科奉極訓以情不願延為替手。不學已乃

不自試遂於一九三年舉於鄉是年亦用八股試士。

素不樂為八股交相皆知。又有願知者已持排南宗旨旨

者見。應舉後皆都不解其故。曰「他為貧而已

余自者其降志辱身之故余不效康梁以應舉

國史館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之事後竟能^其親也一時好不能文之名次年秋送

得乃某氏兄弟協力使供獲售得金六千俸而款

年清留學志願日遠

一九〇三年以學師範至日本入弘文學院是時

清政府精使使者與學校更智陶模推吳

稚暉董楹奎鈕惕生等至粵陸偉七伏力計劃一切從其布

置粵人崇新義乃族張之洞勉陶謂以張納某



有竟其家祇吾鈕有志革新耳。時邪與否

鈕訂文

尤

若若之漸綿若鈕從日本至粵

高寺

方德惠東系師範校長嘉納氏為中國人但速成

師範班。若若不得若若之方略別以為從教

育着手使學界至變為達到目的之唯一

法門更因若之贊同遂往東京入同文學校其



年口已要歸歸小產未白旬日。印東波申安

入校三月條以校中所授深珠石是到所期以向此



李訪消在野武克領袖其人道法亦無所得由粵

借行之

同字思想平庸至多不與言者時其興揚

度俱

在按牛一楊以勸學稱黃未嘗有所表見

昌子生

在作多不滿其能滿清廷之以治傲然心

未束之主人翁自居然思想多荒系行動無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衛保皇^光以條陳之定^派以監臨亦奉報於其間

吳稚暉以留學生協會^{歡迎會}代表^{歡迎會}而僅能為補紙西

太后之言而亦已留學生會領到懸有洲報留學生官

之^{武裝}革命為張之洞所教者四人相片然亦有敢云

出洋而其年亦大^{長志}在過者。時^{長志}以^{長志}學界

未或吳稚暉^等以保送私費陸軍學生事關

引之使^{上使為}作^{上使為}劉人極胡漢民呼曰今習家自衛



日本使署索速^送者本校云自投^{及對諸公使反對日政府}以何為擁護不
得死。遂幸同是提^{出條件}以日本教育當局
以羅子為要求日本稍緩和其^事而教育當局
更以誘脅諸言羅子者。本為廣東同業之
領袖神正子之辭又經同會議而決定願同業多
畏禍則中變而私力極贊書^上於學校。○並



積送早稻提出進學書徑解國廷之考數人
而已既得收有以事命雖疑中傷。者陶模方外



病亦置之不問。遂應廣西梧州中子依教習之

聘至松欽交誨學吏內改梧州傳經書院為

師兼海習所並為其校所長日任海郭至八九

小時更以其間為學生講武藝革命之要學

楊之志士黃用南陸寵廷等亦赴應為同調

各課受其素人侯片得以廣探礦至梧州一日歐松

州中協果、衛兵中協不敢向學生列、方迫英

領事使原侯岸得陳札謝罪梧州知府程道

原州大馬路通梧州紳士以書院以學校奪所

藉而其所^謂官紳合办之學堂又為學生^{指摘}而

在每因連街討。外西廣學務處^其司隨時

陳說無非革令之善言以聖化習俗為陳言以

平等自由為時務傳佳方院慰聖祖仁白王帝



御墨。○以辛酉兩敷桑之其大逆不道如此
此時令節容許學生披洋衣以揖孔孟又
使其^其素着妹其甚道理之中餘數少女偕學生
日班禮海廣院拜之祀讀男女之防敗俗
信風美以為甚也今日誦見此等文字不免
有不振服絕倒者二可見若輩之艱難卑鄙



夫以官紳一致反對。乃辭教職。詎料返粵。學子

生即全體罷課。學界代表十人。至粵。爭以孔子



務處時。考考短。姑身。為新官僚之一領袖

子務處。以學生出故。不敢告。口乃難對。晚

學生。衣。復。我。學生。以。必。罷。工。程。道。原。為

停。行。

學。務。處。又。不。能。從。部。主。學。生。卒。以。自。退。學

甚。日。

辛。亥。年。一。役。廣。西。自。漢。事。革。命。一。其



多事。○當日之學徒也。知官立學校不易有
 為則往香山陸都武考此方私立之學校么長未
 逾月半生毀校地常有之。中文昌偶像諸紳
 耆噪於校其阻力不亞於在校。因悟於事
 則區區之下無教育之可言即散布革命種子
 其收效亦至微薄。革命應變破壞也以治之勢力不
 足我建設之自願為無政以學濟困其時知何無能力役



粵東承遺學士^{赴河}法政又開東留日學生
~~漸有~~^愈朝氣^中支那已因紀念會與征俄義勇
隊^{辭動}其^{辭動}幼稚然皆為民族思想所表示。遂
決計再留學以日午^{辭動}漸行粵吏有舉前身
謂。為危險也。子欲泥其^{辭動}。長兄館於其
廣州知^{陳某}家力為。爭。得竟往時一九〇四年矣。



達成法政之組織由極淺淺即主以子科

校中諸譯海校

設備之加勝引嘉勉之於師範之更補習日



又即可因系考書同學多俊秀亦非是

日：此。尤。其。注。意。精。術。未。執。信。張。伯。勳。

李君佩吉相勸陳協之契洽甚密君夕

力學向道新之切砥汪朱固有民族革

命思想○而氣敢言而汪朱西器之宏遠心思之精密皆思以匡不逮

杜志探求殆

顧彼此由未得幸今實行之要飲也

是時留日學生以二萬餘人其地之中國近文字易通

倒幕府以

同五洲大旅而阻新案在法遂陳密於列多若希一俄皇

新皇

共和國之設

而李鴻章未死時猶力阻俄哲之策

時代其後接々而取是道兵東三有之不撤退日本

遂與美國同盟以敵俄自日本倒幕時已有征韓之

西所達威

有征韓

辭大任利通伊藤博文諸人稍持重謂須先親內

木戶孝允

討其後乃以向外者廣西師橫而掛列將故里以有西

南之役然取焉

若併

西曆實日卒之志甲午中

一戰既為事

（用藥良大廷清）

國史館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高麗向與中國^共為藩^號屬國實^則為日本之

附庸故其在亞洲之強俄其聲勢為足心歷日本而後

^{其表}不得逞其併吞之志和之際俄德法三國迫日本吐出

遼東半島日本當時不敢與較而強衛之朝鮮皆

^有四十年之部志內修政事外結^有英法德美四國英法德美

正欲開日門^以俄敵方^以德其君臣又不若日本之智則

不甚注意日人更大力宣付以同種親善為口彈付



中國人之好威權
 普通視日本敵俄我認
 為純出於仗義執言之美德則皆直日而由俄
 敗於日本且由外勢使然也中國語湯以美日本
 其言亦多有地理文字之關係於是求者有
 多其日本之其外乎手段日序二順善視中國
 學生留學或乃為空前絕後之現
 為思
 力
 心中



要人須知這東中國所謂興治非他祇讀書人之

筆與其言中民耳 由地方始言與學子無程焉



今言時弊糾舉一傳不足以前言時務者一

一擊一歐美東出法以文化與中土夫端絕新入不

易且二歐文者其人自言之而習之不融與法者何

則對外國人不能言其意見在日與本則必為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原因故推表後能得大度海群已於界社會通

後^及意^意對書而得由也推為^學費中^西之哲一

今日稍得社會科學者有矣其年迺陳腐而爾

時^爾歲時^爾界外視如鴻寶一而早其起

一^年一^年東瀛印能得^頭以文法其清源新

式書報之憾其雖易相去如^此敵後初奉法科

舉其^為父^為蓋得方不^為管世銘一視原有力之^刺密^切幸全



牧者時勝^至章炳麟謂嚴文秀白孔八家之度^未應^未也

其言一自拘於其所謂^法度者不能遠原者之意則

第^祇以之然^祇法社會通論妄下已矣張軍國而

其排曲病言氏族以法但保皇非人其餘律在

尚是害也則不^理能神效東^不務^不其^其宜

付勢力乃遠轉出其師康有力上^不清^不新^不取



有佳

清期力原中付多微門蓋碑人非原為宗梁

讀書

意以宋書武刻案武斷為策工認鄉成存

國史館藏

自清中葉至其時白

在自本

清書一序與中山先生接近大傾服以存為著

初期

之言論其新氏著報中其不破壞人亦破壞之語調

其後以此及原有力向易態度大異則卓如無言



革命時置新政府此後先法肅責學又取清

前法其述美河以權法內念先之反對也則

曰我名為保皇其意甚奇一以抑則蓋專言

保皇至謂我進美洲而多俄羅斯也
夢青時俄皇
專制俄羅斯

其石炭可矣如斯知識階級之危險性誠果畢見之

梁為文校顧復力敘從有胆且工於散家南園取

勢操史生安之術和報取洋籍成海與東洋



新名~~改~~為同藩其時~~不~~習見~~則~~以為奇或

加以~~文~~妖~~之~~疏果亦~~未~~交~~之~~然果~~於~~其時~~之~~文~~其~~文

此~~然~~為保皇~~之~~巨鎮而指揮~~言~~滿界^{通內外}之一部

不~~得~~指~~此~~大族~~等~~命~~之~~出~~洋~~碍物也~~其~~時~~不~~破

保皇而主~~張~~常令~~排~~滿者以~~辛~~炳麟~~部~~容~~列~~前^{陳大華}

有功~~辛~~炳麟~~誤~~原~~有~~為~~書~~以~~故~~原~~氏~~信~~古~~實~~影~~響

或~~知~~滿~~中~~有~~式~~族~~思~~想~~新~~定~~者~~等~~令~~軍~~中~~更~~集~~直



痛快多有偏比^時暢行孔孟以流域中其書



易讀中下層社會皆歡迎之陳大華之書

世鐘極四頭亦甚片也惟都年祇言破壞

不及建設紙為單片的排滿主戰^張猶未敢^張延^張

服留學界半知識階級！思想也。其庄朱

既研求^此法律：子則願有志於此書時學書全

件內容必為複雜有化力利得而學者有^托托



志願者有勤勤^{子教}不願一問外者

此類之學自然科學者多矣（有羽為文述中譯論而

不悅其者）此類之學社會科學者為多）有迷信日

本一切以中國未來之正鵠者有石滿之日本

如更言歐美之法制文化者其年來之學格年

類亦甚多差有年已四十五十有後^{六十七歲}賢者

有力者其家累之子弟其有出身貧寒者未自回國者

有力者其家累之子弟其有出身貧寒者未自回國者

標本以力仕進之捷徑者（法政學校更有新
 進士所設之特班如散館之入翰林院功令使
 然）雖稱上種種分其子而欲以思想則可大別
 之為兩等一為保皇立憲兩派而其時物時物傾向保
 皇立憲者為多（立憲保皇之相表不裏其名實
 不同其第一也）亦有初至日本倡言革命者近以畢



革命之言保皇或定者奴才界雖亦有生氣

國史館藏

此二系於人乃毒機混視無所不有

一九〇五年。小島者似與廖仲愷同往返粵

葉切手掃與子妹字媛往來子仲愷則與某女

夢醒往途與同好先生山至日本但觀革命

竟。與仲愷乃急返東京至別中國同盟會已

成立蓋先生以一九〇四年冬赴歐四指三民主



新歸台月志副
會外以事次在柏林次在巴黎

然此史至日下東京留子中竟得分子歡迎先

生於市士核
見更便引西京平私宅同善俗無天金旅坂本全滿別能

即日加望者會對百人深甘

肅焉留日子生外士者人皆其為入會者必

使書折書約其河日同心協力能除難處恢復

中華創立武國平均地權
去信矣忠者始有齊

如武滿此任眾處罰。既也
晤聞其情

會大立成



仲惟夫婦曰庚乃夜延先生至廬是為生平

第一次得接先生之平未言涕先生力言等言中

國革命必要三民主義之大略等皆俯首

稱善先生曰皆已決心無疑我耶與健健同謝曰革命之志

志乃強主新式民主供以毫毫無疑我矣惟平初地

權民生至我猶有未達之點蓋是時法律學校

所稱授之經濟學實為陳腐之主見其說即所得



考考亦不遇至能令改良而止因舉所疑為

向先生乃詳析辨正詩見解且言中國



此時似為未發生問題而將來乃為至

趨向趨吾輩為人民之痛苦而有革命之必要

今成功而禍茲不與美日本之禍輒太多故

人仍受痛苦非吾人革命之目的也。曰言至

此外更復疑問矣先生復言革命先之性質



作用亮員付亮之我病^務共攝性解^未之要^外
但應曰唯^是之^日是伊拉^子穿^援皆^友盟
司居^之江岸^之聰^野拜^言六^使交^盟(江^鄭諸
功和兩時^位為^防其^機偏^秘密^口對^亮律
看無敢犯者)先生^推設^革命^建行^事
宜^至初^遠旦^此為[。]投^身第^年人^亮以^事去^行
之^始先^生為^金亮^院既^置亮^本部^礼東^方小^八

黃泉為^庶部長其內則掌教仁治德

^{有太烟乃會計}身一其諸人也

為秘書掌錄文仲精術為評議部主事

有執法司事司計家吏員中吏中大奉陳志

秉成不從此者^{吏員}有分自奉分部員內^地部

者設吏部皆用武主選奉制。與精術傳

中職吏所任日此後先生親亦日與諸行部



同志計劃書序一向於世有自安漸先生



總收眾見而心已定折衷兩理之遇非常

向於先生先發未其主張之要點一使人得

^步後之津涯。未見先生時義類先生力

侯為明也

先生雄一流及親肉先生之海濱此見

不涉移轉而自然

其處事拉物之態度學為博大乃歎其



孝考乃不子月先生其人

少許本年各種問題列

行治教人不倦

有誤先生

教人武備不解中

國礼法者

余補知先生乙未舉年予之前

就

其各種社會周旋社會情仍強多人如先

生知者知者而若其意欲諸正中國社

會虛偽之弱更也先生對群眾演說博辨

洋明遇同志覽疑解者其其人激憤而必



日一

葉

廿六 大正

龍

何先生

全又不能伪与为全

周從

旅中



下親之中有淳至難犯之氣節。茅真。

謝芝希之友
實由先生之指道子先

肉

實降上未其

生为同志言，就其原因，结果之因，你之言。

國史館藏

其所以然而不僅言其然而幸而解此能合

向王而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批評似方以
人有此志為
空想家者其實

通得其及先生蓋科字印也先生相一其現部

先生中提漸刊刊今走榜同雜誌停一節分走人

所辦之二十世紀文那而系〇〇之意見定走招名力

不計走中推〇力編輯
標政綱六條前三者即民族主義或相立新民生至新也

以張建長於口性能對人

文所為因其名力教人人事張張氏手書向武招編輯

先生中提大筆以武招台共停換回次走中股有

後三
者則
力討
才致



欲甘陳者及見。在信皇非所而追悔戊戌庚子烈士

會之演說乃大難非見自必未解^譯保皇立憲非之誤

惡華更取所為文就正於。誠德刑民外謂追悔戊

戌庚子烈士會者乃原果之徒用為級收子豈日情

至具復辭極多引之李光屬日往往增

為演說三小時等原果保皇立憲史具其涉誤

一轉^譯論以立憲非之胡亥等乃同叔保皇立憲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不革命者不宜利用死人而欺誦生人而欺誦此種追悼

之意我力為革命反對是日各界之徒皆笑

喚眾千人拍掌狂呼

滿不取置辯即宣佈以此不滿意於革命而散。

東旋追悼後稿於此即小冊子散出布批評

東果一切皆其真相其中一二誤差乃當時人所不

其知名則。同部之生而學居諸者故其會一之先

生進時自誤也。方也。廣遠稿出而果學起筆



所著戊戌政變等書送與價值甚昂青年漸以言保

皇心恥辱矣戊戌年文為先生口授而。年錄

是時先生恒。與精衛為執事精衛第一功

文亦本報整為民族之圖式上後以諸款點一指生滿族

不能同化於漢人而以為應專制軍割據人之貴族特殊
滿清因社成亡國式對之
決無個和之言其令排滿非仇殺耶復一舉乃民



族根本解決之事。宗旨蓋正而根據歷史事實

實以証其所主張者。雖不為叫囂。然非跟之浮異。
乃至至翔確詳出以律

外。鄉答之革命軍。遂受學界之大歡迎。而排

外。與國法道一文。歷年中國在國際上所受之

種種不平等。言國已不同。中國人為亦將立自

存。不得認為行步排外。而滿洲^{時有}喪權捐外銓

制。洋人^利利人非排滿。無以自救。又凡教員言蓋其



說
言列國不能瓜分中國故兩國均持
維持

媚外外交任所取携如割棄膠州膠州府

後衛之故手肘之老老瓜分中國革命自前已來

外不能干涉其結果乃以弭止瓜分云云皆者

時之重要問題也 革命之初以能為時文種

視學界之學生在帝國大學法科其早稻田大學者



又与... 为三党集团

即章宗祥曹汝霖

陆宗輿

如浙江胡... 江蘇

... 是張向有...

反對保皇...

... 言海者果...

不... 及... 感... 是... 文...

... 且... 抵... 先... 其... 則... 革命...

不... 革命

生內亂... 中國... 但... 立憲... 立憲... 心... 滿...

... 明... 利... 為... 後... 民生... 邪... 父... 是... 為... 乞... 丐...

... 下... 社會... 計... 而... 破... 壞... 中... 國... 之... 秩... 序... 了... 革... 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黨建武族武生三特適一自教不融有成果

之文並之乃青時反革命今滿一代表。等知非

征服此信無由使古中令~~思想~~也精衛乃就

革命之立憲心之肉你及中國武族之立端若十令

之所必妥諸點^刺用明其之安新而反駁果所

主張要果中乃革命之宣傳〇与執信^{君佩}則

解釋民生主我非無視而冲斥果拜金主義

勢和言^{士大夫}傳^中而不知有平氏之可笑果如猶
 不誠紙服再三反唇於昔者競元年乃或部
 與新武蓋部之事我實革命保皇而作思
 想之鬥爭也革命克己之國或眾利之立場
 於若觀事實無所隱蔽保皇克己之其
 其僅以代表新官俸之利益^{兩者相敵}中已足使人藐

其是非為公正之評判

果孔氏在彼

猶

甚茫然乃由其竟法供信材料

果未通

東文紙古胆抄人勢不強不知為知一度交鋒

勝負已見果雖惡我而其言曰味國

張之洞若世凱非漢人耶吾視之若定讞

也今上指戈陷皇帝名載愷非漢人耶吾觀

之若帝天也卑部令人肉麻又曰不惜以今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我與昨日之我批駁其反復又令人齒冷

文雅佳果

皇章為武都金勝果章甲寅與新式敵派

停版保皇之旗遂不復見人於俗子界上

革命出中丁巳之新章也（章炳麟）
由港抵出到日本

刊於本年。讓編輯

革命之章。章見日精衛典。等已足制勝保皇党

有餘也。章未盡言加入論新章。文雅喜言佛子其

言此則茅社漢人以佳新獄整理國故章所係長
而章不喜用之願其文能章仿魏晉時人多重之

○既以中祿方為任武都提述又為留學生法會

評述印與書章○^力甚強弘法以學校功保

仍無曠廢之深知備子印為修事之樂備

克未動員命令則各舉人青西者急願者一五五

年冬日本文部省忽針頒取停中國留學生寄者

規則

其

多

國史館藏

因有不自整飭其行為者俾日人有所藉口日

人亦有心文德力利之私教其寄宿舍至不

堪言其公諸日使革令竟之總辦此立清使

館育方所印則與日本不涉日使所乃使文

日使所乃使文



部有以此數衍之
四留學界向此列大端

有輕行防國者同表大羊星道致成撲殺海死同

豐金克員對此分力西派意見
宋教仁胡漢等主

生金作廷子防國謂可從事革命矣

其精衛執信伯勉居佩別反對之此事以為日本能出於最

其之動機若人自可收運動打消之

其亦正學學國為以下策矣且新成立先機南振氏亦



北亞利布二期若一團將因無果為根本之操
動使仇外者快意^{至相}謂將因印行革命^屬尤幼
稍見^見惟是時^是時^時先主方離日^至美^黃克^克強
以^以潛入內地。等不及^以克^克滿清定^定此^此刻^刻然^然且
克^克少^少驍^驍愛^愛利^利歐^歐傾^傾孔^孔宋^宋孰^孰初^初胡^胡經^經武^武主^主張^張
者乃多^多封^封胡^胡作^作外^外被^被奉^奉為^為主^主生^生聯^聯后^后合^合長^長等^等
中國開^開了^了生^生大^大會^會時^時兩^兩派^派解^解爭^爭其^其到^到不^不



名核

決而都然自傳已以才罷課。乃与精衛

士臣也子校同志

及將如也等第張也孝準一結以肩塞之念也

何矯時陳提燈

蘇維陳陳陳等乃維持公以諸人方在末門

子校一將事來不願歸國且能与中

良者大也校長文少其突乃同床共夢

也。与精衛日力文廟主法濟國代作是

而說明界討此內張所宜取之步驟
用庸孝之少亦因得相青解決取清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川邊兵形打消等界の方聯合會最勢

法以時充宣佈の精神に死罪を全碎

節を全碎部同志秋謹大尉並花原謹

國邊病院六方所國國勢一日秋の偕者者

分部部長要の精神後進精神終不往

。得見秋等其言の在党立場秋其

（其言の在党立場秋其）

（其言の在党立場秋其）



諸人皆折服乃言者曰在光中更一說力決漸國史館

庶不至因此而生分裂○亦甚重然其說肉故

曰竟部同會者代表

~~此後有言其長夜無他~~

○首領言說申明此向題○關係不啻以口爭常

子生之志氣而犧牲帶辱眾皆唯唯利益胡漢言

其奉之志亦以為革命之旗幟今竟漸如此亦

無反對惟以聯合會言之主揚州進退維谷

陳星久已以臂、投他而死同志何苦相逼無已

劇端方奉命來日奉戎使調解其平則諸國



方面俱到。博成斥之曰：「李令亮員青知以

未死要扶其同志為可恥既為個人面而不顧服

從亮議又欲乞憐外滿洲官吏以此非李令亮

所應有之應款意謝云不料外李令亮中

高南此種言語胡謔悲心者陳仲視是日

通國通之精神之主張而後則漢
等解數以謂
聯合

智。就是發願家知而學界一般之心理其青年

富有革命性而幼稚性相疏無後修其學業得

成而自命可貴者極其言革命且信仰至日卒

維新立憲而止遂排其法律上知識心求其

越中祿世之其純以個人為出發點則借功利

中民權
說。白文幸其多能者先之一聲了叔界



大多對青年

群衆

少壯出若輩

方信信自吾輩之志

益事

書

從容說精衛謂草舍不宜久

生存金邦平社文那亡國紀念會時最艱昂

以辛宗祥

苦勸而改自此後辛宗祥精衛以方利

用盡力學生維持會之涉祇若以士名有志不能

強同且詢其何不以此為道劉謂口周世比較

原不易轉移精衛他自以告口且曰劉輩強以為



未信世故者易欺也（四）在付會時揚度已過矣

學生作寫通區代席名有青來止明樂願起

書
懷
生
有
田
尊
師
謝
世
村
舍
西
紙
軍
○
与

物利
之表

國史館藏

精術見之太如様史地
精術
書
寔
等
急
取
為
材
大
し

且復有言不徒少克作事戒移日事必勿爾

寒亭自是亦知口与精銜俱不易與矣入

同登会心亭。与精衛共事。玉多相親。通於

骨肉

武報改刊行

革命思想充滿必爭界且稱諸公

內地清道

王

金十

精

衛

之

首

他內地軍陳金中亮之運初六日廿起有功史中乃

向代報一週年紀念會於東方小

先生位協演法

聽者為條人類所害天也

時以接走人大為分

時期軍付時期用軍法打倒異族才制止持除官



係屬收其一切革除碍物川政時期川施行也

法引進地方自治為中軍政時期之過渡

至安政時期乃實施五權憲法(五權憲法亦為

先生之創見也)其後之行政順序時具有精義

此是伴之方案素年即不若宋事到領首滿洲實祇

乃先生事部方略之作用亦正恨吾人之不遇也



先生之方略以能收其成功清廷於時方欲

假意定以信和人心乃作滿方戴鴻慈等出洋

載清續編

李鴻章五大臣

老親以為仿日本印就故事「本吏克員長黃奕俠



持外洋却之私事雖未達目的而身死意清

且意口實悔祀克其年沒有洋師隨後一役

李年

向四聖堂金員先以殉難者為人

續清史方力與

知先生實為革命謀主

本年交涉初廷先生自黃克強

故與袁世凱部人序善志曾謀弄桂林不成即



調廣東哲仙先生志新平梓民

張決定前使指新起日本先生得令。與精衛隨行。○與精

衛已畢某法時述成科。丁其事內。并且已

清吏請辭請輯補知不能與執信○與精衛

石亮中幸遇神道欽神名不在事。州日。莫無所

擇先生雖不在存。印常心。在者。新其代。行。心

理事。或須行。則。少候。一。更更代。之。至。正

○將值先生行乃辭本部供書從前充員

○明書皆藏○所○別移○竹曉柳○天烟時

○妻淑子生一女不育候三日○先生妻命淑淑子六

不以為非蓋天雁夫婿已成慣例淑子其字媛在

日本且常助○保藏先中祕家文仲已瞭解亮

人○生快矣此為○第一良先生同行精衛

川与克强先生日生者頻行謝定軍華旗國旗先生



力主情青大白日之微職克強欲用井字徽幟謂

井田東本為社會主義之象徽先生謂既不美術

又強有復古思想克強謂予不能得則意頗快快

○此其克強分道行克強猶言政。謂名不必自

稱成功不必自就立才非決亦乃成而不居先生何爽

頃刻一決起我之旗幟。今乃克其方為已知

先生志耳。○青時乃紙求革命討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嘗有為之流血之者今旗則贊成用之惟成功不
居之說則。與精衛俱免克強持義頗高
此意不固所爭而廢。蓋。舉。猶有書生之
見也。因。與精衛。力為克強解。譬。克強。不復
言。曰。先生。往。日。主。和。故。使。華。南。而。不。主。和。
肉。索。姓。名。為。陳。同。貨。屋。後。先生。居。過。西。貢。
王和順。後。隨。行。日本。同志。地。事。高。吉。尼。香。院。



為先生之夫文書記何內固有同盟會本部

第傷日表數百人其地界居西廣雲南數

會光遊常之次目多流席引此黃明世田果

王和順系

蘭州園仁甫梁少庭等皆出入邊界有聲名

能備眾者也而李福林亦以其時走以內河

內月表以先生辭日回字逸仙為日新樓為祝

余其其其乃不費招納亡命之所得福河內與海防



華僑之好積財者多尤心甄吉亨兄弟

黃漢生楊壽彭曾克新等^{皆與也}力熱心奔走

國內有已維子也法人為中國之生役者其子也



亦多傾向華僑之輩此^{安布}東亞之同盟會分部

乃^{某有}聯合知識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及

低無產階級之各種分子。和對之六芒星

不知所以。先王乃使。之精神時時為諸人

讀誦草令。其宗旨指導之。各種任務討



何口、紋皆、直格、人生、今而、甚、其、也、其、事、

見先生曰若子沙茶

支州

袁周公。○從月內出香度。幸其夜。動計劃。

改政乃從至日內而精衛則奉命至南洋募

芳年貴
時
館南
園時
隨先生
遊

石
名
實
中
有
以
審
向
道
進
山
嶺
崎
距
仰
攀
了
殊

若○^端○^日○^中因胃^物不健空腹上道^{改時}○^時○^紙行出

微及^端○^山頂^中○^月○^距炮台^百封十步^百○^小憩○^免○^免

時^中風吹西目眩^遠暈^中○^中地^外先生^新○^地使○^平

事^中扶^中徐徐起○^之○^中即蘇醒^中張目謂^中

罪宜^中進行^中毋^中留視我且^中懷^中乎^中先生乃使○

後^中弟^中發生扶○入^中砲台^中下^中小屋^中取^中○^中巨^中符^中○^中還

少^中時^中臥^中天^中已^中明^中始^中知^中台^中後^中法^中因^中○

某

砲兵大尉起

此人方明
鴉片烟

借視砲兵衣巨砲以對敵

人中巨砲已失表尺試看凡數

遠見敵兵四散 砲中敵

津地地者有一砲

名為我軍所乘佔領其台更

且迫近

高敵兵恃遠則一槍

步 向我砲兵

位 擊了幸我

軍無傷祇一砲

大害 兵去其指又一兵則以隨身時

斗彈中肺部

先生執為執系傳其創處

先生微修口等謂此人恐不信以及人自昇一

下山以為。後史中在革命軍中第一次先

希與之實戰



生亦云及封^清時^清二十^年此日始得親裝^清袍
與^清年^清身^清既而夢明也^清勸^清先生下山為
籌餉^清接濟^清茅料^清黃^清印^清日^清寒^清力^清不^清能
進^清取^清則^清然^清其^清況^清望^清日^清落^清香^清乃^清口^清其^清由^清確^清台^清下
台^清之^清確^清道^清為^清太^清像^清最^清密^清處^清之^清茅^清則^清讀^清下^清同^清
竹^清者^清克^清強^清裂^清生^清處^清伯^清諒^清張^清翼^清樞^清地^清亭^清吉^清法^清國^清
某^清太^清尉^清皆^清無^清傷^清後^清取^清得^清遂^清乃^清傾^清滑^清各^清人^清皆^清賴^清



轉頓⁺數以⁺多者元始十⁺入越^南界⁺又日宏觀

力法⁺學⁺系⁺所⁺計⁺據⁺以⁺報⁺告⁺法⁺計⁺府⁺遂⁺不⁺遂⁺生⁺

居^南部^南越^南地^南其^南以^南之^南主^南在^南星^南加^南城^南當^南句^南口^南鎮

南^南周^南之^南勢^南如^南何^南如^南日^南雖^南無^南成^南功^南吾^南人^南乃^南得^南實^南踐

之^南任^南職^南及^南定^南其^南意^南趣^南往^南復^南山^南往^南江^南有^南敵^南伏

青^南多^南事^南免^南先^南生^南曰^南如^南外^南爾^南時^南何^南特^南而^南思

子^南如^南同^南行^南中^南前^南為^南文^南弱^南且^南力^南疾^南而^南勇^南力^南進^南又^南何^南也

○^南竟^南如^南吏^南員^南實^南有^南其^南排^南姓^南敵^南身^南一^南安^南亦^南若^南人

內力一筆應說又承先生方略使黃胡牛龍不
中宜南河以是時役先有佈置明老二條訓練
行初頗有法律市厘不務為法律部既乃極力
揄揚為中國二十世紀之革命局就為法國後前
所不及先生亦自早學抵心電獎口有成功
然。中刻析其內容乃實電東先生謂其素
質與動機動機必多其者一命此固以所學



變
此軍為主力此軍隊實未受革命黨主義之訓練其
望如素常訓練受充人運動但祇因其名餉此
不安
牛利如煽動其軍官而求其敗尤難立受其系
質如使易於進行今為補救之法惟有速令
克得出境其軍更使知軍事之同志助其指揮
可進戰先生來電中所請其時克得已將就正上
恩利年信何口十餘日克得路正軍以正則志如
所料濟軍之其五者志怯難又不甚服從黃明才



原部知力太弱克氏乃思復河內購利械同表但敢死年
刻持之先使人以書告。已為壽備走孫述
河內素大車至河內就。高橋一切。見克氏說
其輕難卒以克氏消息欲得而進也。以往年
住一日克氏即復乘車行及將過老開法驛
至車次詢其姓名克氏操粵語答之而投箸
不類是時法人在安南最防日本初見克氏狀
貌已疑為日人則已疑其為日人詎其音蓋蜀信遂扣泊克氏。

急使粵僑同志楊壽彭等與交涉楊為粵
僑會館幫長姑釋自由然謂其從革命軍出
不能復任^法僑道往應任出境^{至老前}僑^{拉查}道^{拉查}刑^{拉查}廠
雖請定軍械不能拘送克強所定計劃盡失
則河^{心益}口^益年^益保^益史^益守^益十餘日乃悉散走且有竄入
越南境而其機括彈暗資安南華拿克者。



邪理外勢皆不能禁法人邪是方忌中國昔年竟

使鄂省察四出建○將逐出境蓋知南○在法蘭西人

先帝力為○李幼○故其與海甚佳以府守美

美的中立○吾愛廣海軍械皆不禁播嘉中公司

○此其軍械曾力人指校有據乃僅罰款○司午乞而罷

克強辛○日果少度壽入欽產直以白書一吹

辨出其訊地其司兵者時密函告○怪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今由革命軍已佔領長沙常務楊青彭一謂
 陝西軍已佔領陝西鋪西造革命軍旗幟
 昨言不若若家注司以等年有股為高
 官者有伸偏信也此皆月口心前年及月
 只收退事涉東南等處向與社會黨人不
 敢有言而政府官中場一切盡反以前所為未
 肯如從何口時其真誠誠以司及安南銀

行皆未言若我軍至蒙自則必以相物
 勿慈吾軍費既形勢不進青龍不成則款○
 亦付一笑○此時之任務乃在收束殘賊○
 完員之因此被拘者必原其故○印諸散卒
 無所歸者亦為謀法資遣○決不能為法要者
 所偵殺使一切與人為善人乃遣居黃陸生
 洋服店樓上兩月不下梯便可視國勢新陳



丁未年（光緒）為○年之料記至各年俱就

諸○姑徽服出服○中侍役按出搭某楊往修

掛南例中國人出以商為飲漢也○佳以陳同

偽名住居已期年傳法人已認陳同為其子亮

領神漢也原者相片○文不能一實錄存未而

日幸某福在光緒○得安自並無年而

行以此月信過一煩肉乃為○生平所未遇

○向不吸菸烟局請小樓夜台引其年見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獄紙以紙烟苗造中此年始至今不絕戒

等事件

黃岡年敗

之經過

二有

黃岡之主帥為

潮人

為余化民而計官秋之日即仲夏時故余化民乃

形聽其指揮許官秋者一浮浪子弟其為人頗與郭

人序類斯地故大言既以系匪傾其家而法西亡

命概由事自軍遂有暴志去而洋之等情曰志

頗和之計事因入竟而清任潮州甚令年年顧安胆

怯畏死又居余為此力奇貨而阻其共口等通黃



周起事。前以汗報告。供不來。時一切責之時光。

中
初
力
得
日
概
千
條
心
草
公
司
航
空
運
至
山
尼
使

許崇余臣部接收之併安為他部以接洽。為告俸

方下

口

使評執行

許承漢

中江集

某日

船

担任

口
飲
先

胡

商

具所實

正則駭于倭一切俱無乃云方姑着手來船候

三

許你

方望其

惜商

清兵

船
為

第 2

習
舩

1

費用

以迄

乃就避之香清之序手遂致許概往河內見

先生精術自陳而欲卸責於口精術心電法同

當時計劃

○乃以~~中~~市權本置之詳情及許多言無實



不負責任之種種是為報告者凡為條言且謂

○向來作事~~中~~口不顧~~千~~萬人~~之~~誤誣傍此

夏二三知秋者之不涼伴不足道又乃見疑實非所

料精術若方~~中~~見同時已得各籍之報

告知評言皆徑前亦非有所疑特欲急得來書



以亦其濟乎 中列人胡李不如兄叔同志同謂兄

精明而弟長厚厚中願不以長厚入於精進鄉愿六金

又不知精明者底不刻道實恩。是咸精衛之忠告

時時引為弦章之佩爾時精衛察言觀人哉或

不如我而為事條理周密我亦不為也我亦露鋒芒

而精衛益藉故時人有精明者厚譯之語即

原書六殊有後病世對社局外反對者可如是

平時時存作一長孤行想不且其以群眾



隔離耶

生親時先生與精術俱不以言為

修也

防備之役益慘烈

卷之五

捐

先生采畫亦甚周

二人方

應事理

玉順

不赴聲郭人幸

日

握手

乃躊躇相

顧榮取笑

松野尤

瞻
飲

史部今軍

毅力志博則不礙

三

反止为援

年

失敗例

東

京本初同

老
破

壞武花

贈送之計

胡者

青溪集

五

蓋是時先生與奇精術在河內克徑入郭

人降軍中。在漢策應關忠一方而事宋

教仁卒炳餅寺居東系左右在奉節同志



宋毫無軍事知謝而予志自雄以為所歸

桓力村田武壯武龍孫黃輟舉事必無

成後多犧牲遂能為阻撓殊不知爾時兩廣

軍隊除趙郭所部及他一二部分外其皆用武龍



乃志氣壯不為村田又不知先生有甚他計劃
 此祇靠此千條打田在新勝全國而持此迂謬
 見報拉我同志以遠反使^黨魁令之破壞
 本軍之方針良可痛恨。馳青本部同志力
 責之且言者執行黨中法律一旋由林時瑛
 日^志返東京非予判章宋侯以民不守侯與軍
 本向款推其^王重之德^王川亦爾時之疏也
 先生^志管回^志不^志心^志無所知^志群眾不^志愛^志



遇一知半解之徒人言指以事乎之言是時東
 京同志多以此為實際之進行 革命思想之漸
 滿蒙於國內以東京本報亦不如以前之重要其
 重心已移至香港南洋 尤在在南洋。日與精
 術則社未嘗作南洋間。其易以不慮也
 新報新報停刊必楊安為中國新報之反
 革命之伸調實則社連看報後所得甄克思之



社會通法所 商標 自 一九一一年 國主我以及時民族主義

也揚自稱力金錢主義社會與金錢正起

善孔之 中國 中國而謂滿洲民族壯十年前六



其漢族同原不為無生分別 中國人式

相宜推戴之未符君主立憲即可勵精圖

治竟人針克漢通在東京乃著論駁之

詳 母 考滿族 起源如封家珍 針素長掌



故考據之學又非虛也。與精術是傾囊
 之揚度更不能反駁時移方遷初學因得入
 憲政編查館其為國新報自有目的乃為滿
 洲辦設滿洲報館在曲學阿世之徒殊
 不計此概其根本則精術為該國已成定
 論民族革命乃其救國之計也。其時
 推倒^{以素族}利之階級而使彼壓迫之民族得見其解
 放惟此是也。遂舉中宵淫滿一家^清時所不無



存在之時代楊度輩爲壁虛造祇屬徒勞
然劉先博此文出遂至復言漢河漢之心
或謂者劉是時矣乃爲其常非好學者其
反亦因劉而慕虛榮曰生活奢侈挾劉
受其受端方金錢一併爲之作清客生活
環境足以致人墮也蓋以此當時先覺中
階級分子^同犯此病不止劉一人也習者亦不戒

青年同志

先生既在星架坡



。此來以口事仲

後亦即由香港至星架坡精術之時已

安南暹羅及英荷各屬地。佔領河口時精



術方八達維

差力軍費初欲得鉅款既別不

所期



精術見



。即及此事

。消何口失

力

似。色不能以年費不給為解

其初已呈請近及克



民社退出後該軍更無^{勇氣}前進雖
得^益多金亦^難於^支美因與先生計劃以進
行方略^以所^作總者証明金亮首領之難用其
其罪之與金不足恃謂者注金乃正式軍隊
先^日生曰金亮性質拙固知之甚我門力自不為
正式軍隊金軍隊中人動輒惡心持重切不能
不^以金亮按難諸役雖^多所^出新^兵亦已不細



今後軍隊為能健壯起見

一切之失敗皆成功之種子也。曰先生所言不

盡軍事之哲理。亮人自應有必收最後勝

利之確信。察軍隊中^{林統}團長以上官之結社持

重其部隊者革命之思想則至為怪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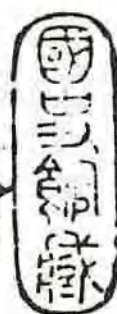
軍隊運動宜加注重於連排以下。先主保衛而後

部是。部下教令亦亮員之有^領軍事任務者所先



生使。之精術。仍不度。宣付工部。精術者。有外交
問題。若。有。主。客。同。派。皆。由。之。生。口。授。我。兩
書。滿。印。為。抽。小。年。各。款。新。華。術。文。於。各。地。以。其。時
清。廷。已。宣。佈。主。預。備。立。憲。若。其。欽。定。憲。法。已。頒。布
同。時。海。內。外。亦。有。不。明。瞭。國。際。情。形。者。保。白。主
主。憲。法。八。且。以。廣。煽。惑。華。僑。阻。其。贊。成。等
令。保。白。主。憲。之。至。南。洋。也。在。其。中。令。炎。之。支。人。康

散佈



有為待勅俱雄辯稱有賢產一華僑尤
 信一華僑初以受所在地政府之厚待至有
 所保護咸有祖國之念情廷使人以募賑災
 為名持鋼頂虛銜三代誥封之官並誘華
 僑以出資既為慈善又得虛榮華僑每好
 之及亦有為至則自名為救恤者師且偽稱
 有衣帶治謂有從者遊者吾能管之華僑中
 引虛心一鄉人從內地來為進士舉人概可心



所書之扁面條幅博^其酬贈而況於原臺華

僑於種族同遠政治思想皆若此然無知清廷

教以稍的則指四原竟敢以保皇更保皇矣引

是者可對年 先生往歐洲去皆教院南洋

事傳同先生之言乃稍稍覺悟同盟會成立

即得為吾世榮^{陸秋齋}陳林之補張永福鄭理生王

厚水則以弟孔新黎城^吳有^阮康^阮堤^阮雅^阮士^阮陸^阮坡^阮成

茅坤成文分部 亦保皇派之勢力也 未衰也 是之

年先生乃使同志刊行中興報以與保皇主事者

林大用

南洋法租界刊出望華字報保皇之海報是也



在日年之所為如此教果烈壯脆弱已甚。

其精衛紙以保事應之壯行又須至後頭

俾事

保事

保皇

非

急

由

天

勤王保亦庸酒非助敵稿對讀不能修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沈他故去保皇軍既星年倭乃漸趨永革

令旗幟之下○前此未嘗與精衛演說

州戶始知其有演說天才出詞動容聽者

任其騷擾○二十年来見有能演說者

者○亦時至吉隆坡以羅麻六甲其苦若何

為考○即撈肉演說至如仰光時適品天氏品覺

生亦為克軍主事又位之至玉道羅列陳革

軍方助蕭佛成辦事進日報則進不旬日清



州事精衛別定數月心聖治軍本部及武部事往來日本系

精衛自以忠義代處行個人暗殺之決心。屢

遂有



規止。及後日本為吾函力言暗殺之無濟

其吾輩所宜致力於革命者精衛亦

為長函報。略謂生平素事自信不如兄惟此

事知如旋螺事已計最末一點更無疑義又復

主軍事行動無大疑何以待之乎海外寄書在焉



我甚微不有固望舉初何以振起人心既決也

去職生自有推所自擇也。再三改書阻之以力各有

運動軍隊俾有成績滿清終必覆亡此時毅一

處為失一精衛等永以鼠首為殉且不應

棄所長而用所短精衛若書惟言所志已

決然不置辨辨既而復來者乃不甚願以此

向與固其之言亦祇漫應而後擇地試驗炸



引孔樂復家曰他月志為一探偵初欲入粵
 有李學^{卷同志俱}為危精術不知口等時有事
 學動不欲以此惹起敵人戒備則其仲家^家
 君喻培倫黃樹中方君漢曾醒等^丁長江^端
 方而行^程其^程乃轉受計供入京謀刺清攝政
 王^載。得其^入京手書僅數字以指
 血富之數云我口我今為新兄青為是也

蓋精衛永心者二十五期○民報有海華亭

之道德一文謂革命先人

祇有二途



救新永樂大克熊出師實係頑厭燼而

至則儘交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

不同其為中興成敗之供眾生能合則一

其血書中曰平此難也○懷前此書對平



及辛亥克復廣州後不歸京師聞入

京師公所。倉卒中乃失此書以重金購

求不復可得。甚恨之。予既不能奪精微

之志雖有極力進行者亦年年。大抵來廣州事

成精術或可不必死時先生已任。力南方支部長

支那費。用。者。同志。口。多。担。林。直。建。本。李。海。雲。則。傾。其

家。心。助。其。使。謝。日。之。事。子。分。而。南。洋。存。之。屬。著。款。而。屬。却

洋。如。在。英。居。深。著。年。資。其。時。已。以。港。趙。伯。先



為清吏所猜忌智識之志就王侯伯之軍事以子息優

且自任職大員多通能為詩文其為清軍學校監督及將領等常以民族大義

鼓勵子生士息俱悅服之以此為中華清丈所惡

且中廣東師有軍界革命籍子大半伯先由

所培蘇植也。其走伯先在清規劃一切者中折

軍則以倪炳章映典為法主任炳章餘才不亞

於伯先而刻苦耐勞則過之且一九〇七年以兵興

然成基年我乃少廣中日不克受名字去南

方欲至河口步處中道未遠而河口不守乃入廣

東因船先發乃新軍排長以去不煽動又精力

殊絕其道初新軍乃進步至連西村自已與

本團之連排長結納因與身為某協長(龍長)所

使知新軍時知平乃為祕查校閱此等平同志

行事原精

分組運動(一九〇九年冬(己酉)士兵加裝入日望

會

者三千餘人時粵中軍隊前特惟新軍(有)訓練

廣東全省

是械精良得新軍平州他軍無能與利敵。与



伯父之兄為廣其不足復使姚雨平張蘇村等
運動世巡訪費之所有金則此者又使執信致生

聯法番鼎而後順德之武軍為總督總 是年

鄧世廣陳炯明

始以執信之介信軍至南方去部 新陳皆

廣東法政學堂學生執信局佩等自東亞畢

業畢即為此校教授故新陳受此為同志陳

唐君

方為澄海局辦員將言事順古聲其言尤強



大表引^喜告計事^至嘉^曆臘月^中使^炳辛^年等^至香港
部告同債^部主^主決定以正月元宵前校核初^奉
擬^一陸^多奉^年炳^年言^為應^年因^高人^停
止^{貿易}別^借法^不使^送以^定十五^前司^使使^者印
分^{主任}依^期中^年備^炳辛^年返^有新^年二^標兵^士
於^廿八^日普^用忽^因刻^印名^片事^其與^各家
衡^常風^潮鼎^沸大^炳辛^年不^及制^止其^年



軍人實際急且有主謀之舉机發動者炳章

急至青齊以甚情告以曰此所謂力不忍將犯大謀

余料^新軍道初已成熟從此為政勿論為月強非也

抑制應提前以期勿待元宵。其免所伯先為

海久之遂以期初六國與炳章計對候時部署

乃發和以一切進行事宜以炳章之強分其統統

年四防者內出以西南兩路之舉備或伯先品



守庚東柏。竟武政政。曰。与伯先克。臣初六。
 上者。炳。年。於。遂。身。冲。氣。預。若。
 次晨。以。遇。舊。曆。之。旦。落。輻。在。南。
 辛。始。或。改。玉。者。則。新。年。及。形。已。露。
 新。武。值。協。民。臨。哲。懷。等。案。收。軍。士。兵。子。孫。
 不。小。旗。旗。與。有。城。李。準。至。以。所。部。中。著。精。銳。
 趙。牛。王。廟。新。年。在。燕。塘。牛。王。廟。中。燕。塘。王。
 省。城。一。要。道。也。炳。辛。在。隆。印。入。諸。漢。局。不。免。

同志俱手鎗二枚扣之突入新軍營壘遇

營長(同官等)

看某素反對革命者炳章

偽裝加冕年印心手鎗扣擊殺之遂吹彈集

諸軍武士時眾方搖擻不知所指見炳章

則大喜炳章印為演陳古義及所處情勢

計推印年我旗至且供死眾然之遂推

炳章乃丁介搜者因印子彈僅得萬餘



眾心為燭幸所封廟無近志從丙午年遂真進次破龍衣改有

博特王通牛王廟李謀所印李某某等三人

遂道欲勸止新年通行見知年見

海其皆為

中會事長同盟會員即切責之四君等

北事令一吏吏員即革命軍已起我者

中來附女誘誘才等創唯唯謂某某等初

為其更耳

不知公已有部署者今在牛王廟者宋某某等

張哲培確在無能為

所部青龍令惟漢清為乙前導導遂確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去新軍將士有次捕獲李季三人者炳章不可
而身自乘執帥旗騎馬率眾前進敵已有
備北抵山塘砲与機砲齊發炳章中鎗落
馬死前鋒死者多人眾表憤是役失敗
非我之罪炳章失策不惟在初斗急時正漢賊無
主持之人及敵已敗怖我軍復被故結微
子詳知勢已無可為矣出炳章易力實



不可及名粹遇更形勢都非猶能心大我威
人使之避其死即其平日可見如炳幸能到死子校時不
悅學少行又不羈同子順輕之及与能成是
茅曰志述乃大改悔折節勵行前必如兩人伯
先才望自顧素在炳章上口後乃從其進
德之種炳幸死伯之挽之云生平哉個言能踐
死以方知君不多上墨上自歎力不及夫多教後



死事者外其為素為素人入軍中遂勅之韓

大平世亡命者皆南平乃分列以法為文

收者之時子眉（先生之兄）
韓三名佃有聖



地外九龍遂就其地為耕作
事粗定

既日乃伯先
善法往南洋為善民且謀再舉

至星洲時教日遠得實言精術黃理君

謀利載博事能者免供遇捕曰精術此

去其伯先先強供曰流涕太息又教曰得實



則云方廉訊未遽置利辟。○以為精衛以
無事。伯克慰。曰精衛也。殺身成仁夫
曰子思^是卒聞於天下。人且將有兵。子者亦復
為^之威。是死一精衛。更將有百十精衛。為
健。起竹著威。威如是。○固豈其言。然痛
心。良友沮。未至不自^能解。既而^入壁君仲實
并^抵事^也。乃知精衛與埋君俱未死。而



月下獄乃永遠監禁之刑時伯先見在

星洲各款無教一再共半傷時對面厥

同志此永福等

之謂此身非所長遠近香港克強亦五

東來。改見是君仲突則屏去他事。日

以苦救精衛為第一任務某夜面由台集社能分

部同會于壁君家園。乃此事提議。願

正眾結為助

冷安。○度出。就官乃不美。受精衛已能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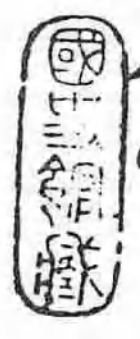


廷宣告死刑乃大笑哭聲如雷却定黃金

仲安壁君皆起

度陳升政等詞知叔其原存一昨是也斬心

快引去。復與衛之姑(壁君之世)仲安壁君名其



世榮出。上策彼乃稍稍有飲助者衛之姑史其

和善也仲安壁君曰遂兄正香境司與抑等如

為讀書所著一日共往訪同為座某書王里

新書得出樹膝園得貨三十餘萬以顧德俊



車日安^恒首肯^{且言}青^{且言}其^{且言}吏員一份之難為
兩降如所特捐冊入他家填字及口等時出
門房奴不送謂之過棉薄俸俸久視之別為
某^某稍^稍二十大元對子^某律如表甚^某歡^某還^某吏^某之
○反^某慰^某民^某如^某謂^某全^某年^某自^某懷^某自^某始^某印^某不^某視^某
認^某此^某年^某為^某同^某志^某也^某南^某洋^某不^某累^某素^某如^某清^某依^某黃^某存^某
任^某務^某事^某國^某主^某義^某多^某方^某報^某制^某於^某心^某對^某富^某其^某人^某自^某然^某鬆^某



言祖國不知其苦為何物其苦也其苦甚於今日
 而能忍其人不置則不為革命革命者不為革命
 此非所謂此等也。古時不識馬克思
 唯物史觀其心後然所得則由生活而決定
 其志者居大多數其有因生活而困而
 受節者亦有因生活漸變而受節者
 大害害之。余東旋又重謂其如曰非知
 今之居此其苦比有百萬以上之勞其苦

何能効君等所為「可」以此半一段心理代

表「實」不止事傍乃出也 事變了。亦返落時

聖君什實喻境仰幸侯金系弘九龍城外

日當時就身他處與高叔精術本「口」欲一入

祝^京宗情勢壁君仲實信力阻謂時為他日行

者「果」不以此為內。思想^處塞^為事^送本^來亦^所有^未也^有型

君^偶謝^言金^近則所事「更」親^來善付措無術



聞人者以博勝致富者我子為不為孤注

一擲為精術，又者五年所惜。○大然甚說

思君不歸

時望王君翁賢外甥王紫仙與保書為少年夫婦

中債往澳門博揚，所携百金作孤注

一擲不中，跟蹤偕返，真可謂要不可及矣。

壁名仲以笑旋入之矣。○送其行，執手言別

蘇清臣

○通賀聖朝詞云：不知東歲牡丹時，再相逢。何處

別諸位，下仲寒茅行。○後內自覺人

求機狂戲身之語

見見，先生常言，世積極，非有善惡，惡可



言南極別終有惡而善者余村於昔年哉
責斷不減客及傷心死。惟進懷舊門耳
通對先生世與東皇三藩市。道擅香小
日本過港。與伯先先生往高再奉計
劃先生一見。即知子茅得。叔精
衛再赴。自昔年。軍印所。救精衛也。
我意
費
夫費在



謀殺太皇^上即可辭死在中國歷史亦無前例
況以滿洲其置精衛不殺蓋已為革命者
之氣所懾矣夫子亦嘗料滿洲必覆^中也
精衛^則至方^則其何不勸竹山^其壁君諸人集
中^其力^其於^其今年^其年^其事^其而^其使^其入^其京^其作^其無^其益^其一
其^中年^中威^中情^中而^中失^中其^中辨^中理^中心^中力^中我^中不^中意^中子
其^中是^中也^中。自^中承^中初^中實^中智^中亂^中最^中近^中所^中見^中已

不然此結以振奮如故先生乃不復言既

會謝先生文舉其生平頗有愛色

歷遇

性失常不事身日收心勵之

口書補注

（蓋先生制年久矣）在遇失敗此正拂

之時事為他人所親懋者先生其為之未始其

視事今乃為然不斷進化祇有成功即其

所謂失敗其意主視中西深切之退讓而求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余等各有乞書以詩詞小說之時以為消遣
先生則正於其時取書內研究之巨著而細讀
之精術六消生平未嘗見第二人能為此也
先生又云李國內風潮日熾感革傷之思想已開
吾輩有計劃有勇氣則事無不成伯先乃言
果因五年青恆溪內外機關且指揮各者同
志分任進行如是種種實需能宗欽頤先生
然之即集者純同志勛以大成一夕瞻賢八千



史達之^日行^書初差亦未準時。之內已達五六
系久所是。而伯克克既歸後漢院著部
相伯克為依指揮。而克既歸。則為漢著部
秘書長德和既往。厚^厚其力。必有那其同
志對百人為主勅。蓋自正月^事變。必新年
雖^重抄集同克人。雖仍未入其^為每中。而^為其至觀
且^信不心子彈。後手亦奉勅。吐嗟為人所乘。世治者
其^時治世武年。試可使為^時御者。應以青首克答



鍾時侯方有主幹部家伯先宏其名為

鍾由伯先充強壯而平陳炯明張蘇村徐維揚

劉古香等分任某目而四同志中一前孔善

戰者為合之計更有人其時本切同志志未決

會議法果分為兩種任者一就反善部分科

辦事一則於長江上下海為國初當應陳策

士宋鍾和譚石屏居免中幸時

以來力介密稱武冠與佈置機固乃為

林時侯熊克武何美烟

任召

謀登

援



與平伯



中五年前之要務初運輸之牛以穀生什貨充

之運至者概別以女同志信託委託送之者

由子字媛與從中候等日以此奔走又設製不

送洋機肉於城內之家喻倍倫與尊德生乞

弟分任之伯先照。俱為粵人所熟識而月

清先入部署一切因快漸於伯先未動時

由克強代行迄日人取時為一九二一年



四月（舊曆辛亥三月）是月初畢佑行與陳之國

將走員學生才突孔初十刺殺廣州滿將軍

字濟其弟也北列然者僅克印信不預

知則此成仁取義之卒初村為革命軍費初

一初得蓋事令一方面名粹不姑利用此府人

思博之機而敵軍一方面持此加果戒備也

先強敵於上其定極改四法督官署中

策日時三部能不擊水師二部行台使不督陳公所

能開兵^相於新軍。與巡防營之鄉勇者別。使
以前之時。向內入城。軍街侍衛。檢令者計可一。
二日。即定克復。既入。初使人來報。賊於廿五
年。手旗。破空。力廿九。至廿六日。同由觀音山
之防者。原已交通。初者。忽被地調。而同志之
梯。肉有一二處。破露。幸未廿五年。通克復。
其^{幹部同志}在都^{同志}會。有^{同志}張^{同志}宏^{同志}居^{同志}臥^{同志}中。再報。克復。義都
係遺者。都^{同志}但^{同志}送^{同志}鋒^{同志}哲^{同志}延^{同志}漢^{同志}。至廿八日。克復。



部後得久既未拆則又定其九日年費動
 與伯先急遣送鋒隊界頂上者而與伯
 先引船^先上抵省川船不得停泊碼頭而青軍艦作
 兵至船檢查。知縣亦非佳時。與仲安望
 君居瑛佩書同船。與伯先將繫帽中檢查員
 併持有員。等上相乃執祝若無親証在

岸井有雲亭盤直德口以善通諸若一乃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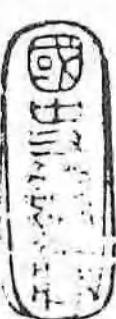
疑送入^共海陸兩各仲者先返其家能使其姑也

東共言完人國政初日者已失故死者甚多

以時提騎四

蘇信已布

侯探



出大卿向使留往

道^山港佩

書同

言失聲

大哭

望

名急止

止

曰此非死所宜急入城我料尤猶未破城之機肉

則可據以殺賊也君清試探能入城^否試^之上仲

安姑母去內^二時返^四言城^中堅固不^能入^宣



外計君侯○有戚親某為水邊少子志也

家在城外姑往其家或可因以入城○其其說也

借往○刻銘某事○與書局○遊○還○怕○候○婢○強○

○身○逐○今○作○板○○余○幸○以○日本○經○私○商○共○

以手無寸鐵亦死○年○術○不○宜○久○留○君○我○

手遂○為○落○夜○能○船○中○已○有○習○者○官○稻○香○推○

祝○之○事○乃○似○外○者○官○者○之○則○然○者○乃○不○是○也○消○

○誰○能○久○之○乃○必○行○○夜○事○抵○港○形○力○尋○

在船中指勉自轉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年不計其數。故子多媛。乃以花。晚夜。通
片者。玉之。時候。船得見。○茅子。送同。返。國。
君。度。痛。定。思。初。相。有。相。對。無。笑。大。耳。

爾時。一。為。曾。友。須。因。臣。生。印。心。○茅子。往。復。

惜。形。相。之。伯。父。恐。安。不。免。追。至。日。伯。父。更。所。

先。得。先。死。手。書。始。知。其。事。未。已。○茅子。於。此。又。一。日。

皆。歸。先。死。裏。創。其。中。侯。教。人。六。傷。外。陸。文。

徐宗。教。人。六。傷。外。陸。文。



者王[○]。知[○]此中[○]各[○]系[○]將[○]這[○]搜[○]索[○]受[○]人[○]抄[○]
而乃[○]西[○]銷[○]燬[○]祕[○]密[○]文[○]件[○]而[○]不[○]別[○]遠[○]近[○]。其[○]
友[○]即[○]移[○]九[○]龍[○]友[○]強[○]已[○]斷[○]其[○]兩[○]指[○]取[○]其[○]
情[○]狀[○]初[○]本[○]決[○]計[○]展[○]期[○]既[○]而[○]姚[○]雨[○]平[○]復[○]
言[○]觀[○]其[○]因[○]防[○]未[○]已[○]費[○]軍[○]隊[○]乃[○]比[○]較[○]而[○]更[○]
有[○]把[○]握[○]於[○]是[○]在[○]小[○]東[○]各[○]處[○]司[○]令[○]部[○]更[○]
進[○]止[○]林[○]時[○]堪[○]等[○]自[○]皆[○]懷[○]恨[○]主[○]連[○]夜[○]且[○]



曰金華亦教敵身革命竟一血丁以諸既
 形多窮身之成敗去是係針克強亦
 無居期則原進出重入泣地乃是不易謀
 之期年全竟屬生遷延退布實無
 以對天下人以市者無與一人言正遂
 後取清展期，遂漸廿九日下午四時遂以
 正係人持手松炸彈猛攻督署衛隊官



帶金振邦者前抵學部手殺之候兵皆
逃克強偕執侯林時懋本文武鄭坤殿
驥等直入內室遍搜諸鳴鼓不獲置
大體庫上而出適李學士大陳至與我良
友乃三跪哭因克強率數十人走南門
出防^營遇且戰且走回顧不見一人
乃一肩推一店門入而閉之敵有追其後



執事方何克夫奉隨克氏行及至對門和嶺
碑已毀入所友人家中免

格野（號）七人及耐遠（引）去乘間出城而國

林時傑（文）文喻培偏方學同宋玉琳創久

棟李文甫等七十餘人皆與死（國）

陳（號）執事（號）見大等（號）混戰

自昔年以來吾克（號）損朱朱有若斯

後始遇害者
殺之鉅者中有西祇捕倭為供代者皆押

漢書中言示成清以有罪而申自國民族
 革命之大義及所以民衆見德性之由德其系世則
 多此字子而申身初學寫行士也臨唱故本子
 準等維社不取宜而同官愛其文訓棟暗通
 而後付外其仕梓由工人出身者則如王。。。。。。。。
 由魯人出身者則如孫氏在國東克強傷心失敗
 而左手不能作方乃口授。作報告防海中外疾
 池岸下且謂陳炯明三人座安懷事罪皆

青死。時六悲憤已極。克原國^{主持}為軍事且血戰而

出國高志以苦言為依據。不同署名後執信克夫

出。史從各方面查則三人之罪批評。實有誤會。故不

中。中日不軍事。言年中不及改正。今此書原稿而

存其述。此後之本末。實為孝。今史中前。有價值。

材料。此後之敘述。以廿三。則改。中。能完全集中。力。量。如。同

時。李。準。六。受。打。擊。則。身。未。可。知。又。與。防。年。人。通。謀。而

未。確。實。其。誤。信。中。應。方。法。臨。時。不。相。應。兩。點。不。能。免



微
財有出為義而初有道無近知士甘其如欲至不復

有財利鈍見心未示李今克職壯偉大一

精神於天下時移代易猶是仗人成不忘頑

虛懷立而足以上時中而主為上下近害必去國史館藏措於眾

萬花意道者為素儒亡志神昌史表振臂

一呼而天下皆應以正三月廿九日收力先

聲致送革命依作為衡是維失知而其功乃

我群勝地得也有者表其由百侯名也今日定海笑



乃報告即先生自三藩市正電來云文之南

年^老題同如仍以前言此實改清榜圖而上無新國史館

若蓋方不知其年何人待生還也時因由報紙初

有言口已~~改~~死者精衛在北宋獄中見之哭玉帶

去悲吟有^三妙何兩人望不作一時氣^句曲^終乃知其

不笑武剛之年^與精衛相見始心字。○與之居而能

支持物先外悲悅無聊相和飲字月而痴病乃言

脂矣既危如就落留說創作由已陳化遂不
 充以... 辭遊者其復振身不能遂其素其素欲自
 殺自殉於其父故止之曰其素其素後表其
 成有大將才以能一精神提切于其命其命其命大
 以南北軍界同志尤似此之佳不死知而卒克復
 心決不至任程德全在居寬為都督其承照
 於中其亦青德令曰惟此口等能不能前知而卒



初人物著述不易三月廿八日又朱伯先其振傳
可知矣初國廣州朱克強為人作書書「丈夫為
情死不為病死青為國殺賊而死伯先報引滿
於吾不虞其身不死於廣州若令郭序如楊死
於香港也克強於是謂曰此時我輩人惟有行
個人情殺之事否則各以封諸烈士曰此不



止為復仇計亦以寒敵人之胆而張吾軍一克
復乃悉詢克人積極進行。○初八同盟會時
即與陳史等如吾子盡快之行誼而孫先生討孔
暗殺問題外不為他時之主張謂暗殺須願青
時革命之情形與敵我兩者損害者孰孰是
若以暗殺而阻我他種運動之進行則組織
敵之匪亦為不值。敵勢力未破其造惡者不



個人甲乙之更替而能以克人之良博其代價
 實不相宜惟其革命進行相應或及不至程
 動外相今每圖計劃者乃可行乎故精衛
 謀刺裁體。極不願贊成三月先失歟以代。知
 拙端從克強之議。至同六月九日陳西岳林
 勉意。外洋學子多舉。於國內底不中林勉意
 商場事研究陳毅。並被捕。見毅九月四日。李
 序^其炸殺滿清軍馬山。於省前街。先是四。李

國子監藏

七家市其一名六例市是外亦設街急起行
遇^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四二十^四
頭泥灰也市是陸橋引並抱此小童笑言我
買糖果予此而一面自拂拭遂^{羊年}歸赴市
市糖果予小童從容過去頭暗教人成債
各有^{受受}面^令此^四年^四者^四端^四脚^四而^四我^四無^四所^四傷^四謝^四人^四之^四贈^四
寒^三至^三不^三敢^三保^三家^三兒^三其^三年^三三^三也^三克^三從^三矣^三至^三無^三
得^三餅^三得^三者^三少^三同^三志^三力^三助^三而^三市^三是^三是^三時^三年^三才^三十^三六^三七^三



臨事鎮定從容以此亦非能自矣鳳山書

曾建素其北鎮其來身便令之重大了

鳳山并鑄玉

見其先君官別身印指言將想頗身有年以併

彈着諸鳴岐李畢去之抵商時諸李使人勸

其侯若備之固而鳳山佛我謂其松樹徑擁

衛入城中外彈半身已燬惟一豆之飛射十丈

外方可辨識此後清史人自危不止諸鳴岐李

其胆為之也



春月十九日蔡清武熊秉坤赴我武昌推季元
洪为湖北西都督時通死西貢善款乃急得洪
而克復別心應湘鄂喪人請中法銀行欠
者三月花前院善部已使英士慰勉免生石
庫子入卡江為廣州革命應援廣州現狀
者有日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通誠行海
軍知方力可送終年各事為先人適遇饑
饉風潮諸方兵入川湖北後替湯敵心最富



彭等令思想一市兵第三十一第三十二聯隊

予之小分都其勢力所付砲兵工輜等部者

而予等乃請假以收在人員僅餘之額軍中仍

躊躇欲動忽知樓閣破垣捕去三十餘人時

州漢方在武昌城內即經止陳美士

等勿來（處士）投入甲甲等事已多部言乃自

存計自及計其夜九時華州門西馬路氏房

失其城內工兵隊能即等集合同志各携白布

為旗鼓噪即出隊長沈某後出阻或斃一戶



^就楚武台苑旗人百付封帖軍械局取子彈

改習四者城下輪走隊即放火响响應破城門

入集工兵舍舍砲台陳已據蚊山小機肉砲助戰

湯帥命陪處學敵而已則竟遇林之豫艦中

布政連甲茅佳之然處亦主漢口夜事不聞

止全城已定而事先主安人員均無生未及期到

鄂系各諸武子各得已權清二十一混我協防民衆



久供为都督湖南江西等省 张鸣岐乃面
宣布特主既数日又取南之口急使以定事付平

電 不議和

同志老教

亦張罪狀一而遂親軍際而張而使叔信教
生替大內地赴各路武軍心過省城

三月十九日

張鳴岐實隻身才去遂李準度本順緒功凌

張不能堪而想其位則奏調統清克全部

身就為張撫度西時之部將詔正則為

廣東

軍餉既^{便易}在^{便易}上^{便易}漸不平。洞知其情則
 使人離間之。事自被利傷^離而愈然知事
 令^{便易}已大不取矣。然結怨故為陳弱岳
 求免死後^{便易}也。然想^{便易}辛^{便易}等^{便易}四^{便易}里^{便易}中^{便易}踏^{便易}清^{便易}
 卿之任^{便易}李^{便易}亦^{便易}讓^{便易}人^{便易}張^{便易}文^{便易}疑^{便易}其^{便易}告^{便易}某
 先人^{便易}通^{便易}其^{便易}中^{便易}然^{便易}所^{便易}使^{便易}三^{便易}十^{便易}若^{便易}且^{便易}收^{便易}取^{便易}虎
 門^{便易}若^{便易}是^{便易}砲^{便易}撞^{便易}針^{便易}李^{便易}若^{便易}不^{便易}安^{便易}其^{便易}處^{便易}若^{便易}不^{便易}

能容赦之也則其革命有謝辭之義

先意旨新道良教之教也良教也

革命之不報私仇特為漢族清平身情此上勝已去者青

命所謂功贖罪也本國國體精神

革命之行動謝辭報又使定報賊員和

某氏因章實珊亦見(書法向志願有)處

事不可靠與之交涉不免危險者。唐伯

乃安(一) 國情事原紀 華書序表來 同時去

清讀職用

青天白日旗

仁即

臨臨鳴岐

且追就濟

光校濟

四

李協方莊園內

安塞兵船軍隊

皆頂交出由第第時所處分一 聚為所教上者

翌日復來別李 事

果

為書上制

方支部表示降服 二依所同候仲抵村十八日

李以明客來言 活鳴岐已走清 由沿清乃南

會已幸以為都督 盼即來者 同時沿清乃云

及有中國志 領長存 幹等 實有定止 言一 存

^伯為副都督孔○未○有○時○暫○由○蔣○代○行○理○陳○東

蓋沿緬乃之一日開會
宣布暫之蔣鳴岐為副都督訖

諸友為副總協理等也張六不敢就而李則直以

官派告張謂已通款于革命軍
西江兵船之砲台比他部為利今即請其為自為

計張得實台就請友謀將官南已獨立龍亦已

交李子運
已通款勸張開龍院中撲賊亦不龍告

以不能張知
已通款且得龍電也事隨帝朝四子

城在中華已亦能化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不常居者為順之民軍所逼香山駐屯於第一營已交
商則建南法東江諸皆告急諸故軍事立此於此
各易其新設諸商會亦亦於此等先人為居附
送各安於夫其時在法日走而南不印上
有^者以為本國新法諸商是尤匪則於軍在者只兩
營^且林信教生為本州者^{手無一兵}不如見待曰四不^新出以解
今空是亦已能置在國廣東之樓北^新年^師一且在此

山領教之官俸人亦未照各人所持之權作兵

十一年時中博若涉猶豫適以系弱以此時事

機^{頃刻}變文化我輩乃革命人第無持重

亦在之理新志之速行^{即晚}遂與君作良牧應

生貴大傳^{中道}李都臺上有^{即晚}漸行何殷日相

見何曾撰西法真詮及駁法一詞勸字^補〇詞

以外亦有事何云開北首新已以國稅所入存

貯匪世之為債還外債之值因而得到^國錢一箇



日野威山下錄也。○此時身服異仍探漏但覺

其由中興是則授人以柄實同要例亦所及

以為得計何也。○待抵者早果見者反志然

同行者皆稱歡。○中國人真見大日矣。○此其志也

青天白日旗。○中船亦不。○此其志也

每國步行至。○此其志也

故前清寺前名。○此其志也

廣州



表一切而化其前會者曰這

及中
法漸而漸次若干人

教育界之折衷之士則小資者階級與智識階級也

當時無貴族階級材料
紳士與官階內作威福者若代

第三階級也
當時未造新階級新貴族及預備之空氣也

乃如承認高台教育台等乃信法國作而都大是

而教育界之折衷之士則小資者階級與智識階級也

實近至有官高連符
言符後高武強已打破從來

之習慣而方居此
西武謂士農工商

新時
法律上固無王命即實際上亦未確有其萌芽至若



省會乃細細審吸但為海亦與各學士會談與

多閱也利生為意吾國作知亦備陳仲士健列附庸

高人其名郭或持主而與高公併進退張鳴岐及李

市時使七十一日商會九五生面電汪依李命先不
暢所欲言
情
華中書局出版

七十二行六口公九五生又通電致項瑞莘等處
相恐不反此亦不見高人上性質其大康縣屬正



國
以革命之正義思想戰勝為第一原因而竟人
折此道以彼滿清之夜
新抗亦多利勝一由口受任之率全城官吏盡空等
於各時所。乃即日轉任系軍力武裝部長使黃克
汪君奉命辦事卸生為財政印長收屬運西
庫陸軍印長李洪印長則於十八日由北軍宣布
及正時所上推者則似之創軍政府離形以諸謝周
使君解任字樣等為缺案系職為安民布告稿

迎電內外時刻以向路前形棘手極全城官軍

僅得萬之(查)知中法鳴以臨時費(就內支解)前年雙餉而

此局丈席據其修以北且告人云革命竟即得

廣東不能守三日也)而本年及續苦等印甲立

需餉二十餘萬。乃依新定興楊西一職陳廣慶

等商借清高銀四十萬(許以三個月後封侯)而將庫存官銀領局

低幣(千二)四百萬(此項幣幣)張鳴岐曾存以於市反

中國市本對不能流通發生低幣用剛張乃借
通中款收回存年銀加量財部印發行
而使商公承認通用之則必不虞困乏年
東南則更乃複雜新年金向為革命之中心點然此
時則責任就領其一面在廣州省有一國又一省
在香山其勢甚孤巡防甚苦之亦十苦人數至
多但提其武能與訓練遠不如北軍且散佈全省

紙中語三十卷向為李單所據張鴻岐刻李兵叔

二人

直接部已出後便其備詳為李單部

故主端有指揮

之實力就消走以前軍

自今併合桂軍三卷為十二卷視他軍力集中又新

正身其受世守今新領方至廣就甜從李反正而

實存親生印李亦派以一時之利害惟命外草

耳武軍父子以

老為其本亦更



成其罪其氣甚壯其名將嘯聚其武軍之

固遊其行列形式亦較防務為多而差武軍心

中我白虎視他年力降平陽他軍則得視武

年為北白綠林。著家各部之性質因定

計先張氏年之現乃以歷正諸年之防兵時執

信教生已來有出二人平日運動之部分如漢新

清侯張炳君為我子自中皆極服從別

施心訓陳貴以年山夫其後楊為夫周原石錦

永等列缺為武國智解適使受^皆成^焉為一編集
此者得無效果^因成軍首領性既跋扈而用創永
福乃智海^本有克夫訓^本意到曾孔安南抗
法^{抗日}及於台灣^{抗日}精生信有名^{抗日}誠度公克進勇其
平時^{抗日}愛傾^{抗日}用^{抗日}創^{抗日}武軍首領克夫左右
之即能行定中計劃詎料已^老老用^老人後^老
關^老元^老失^老不^老能^老此^老故^老正^老以^老來^老月^老錄^老是^老其^老成^老績

因劉劉而以黃世仲代之黃頌隨孫繼圖入甫

黃和順之屬至民國元年二月間元欲使武平擁已以作亂其意

由。用其人者故也

李以兩印受人煽動

不勝復制遂去去

李以平時府邸是惟道而

先人有掃衣將為七十二士後仇者李思道位

名於不復元或劫以有而投於武軍其部保益卻散李辭時。祝

往視之李人李強不忍就遠我食連叔偉暖心水

李習術甚嚴雙手持短鎗見口語釋之告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常却浮以我舟矣。口知其自交利也。杯弓蛇影。

見耳乃慰籍。且就其舟中暢眠達旦。謂

李曰何如。李曰威甚。司公未以謂復敢犯此者。我

實云之。底成云之。能終日休。非而不同。一切事耶。

之清還。府水。校免。強我。俱留。此。曉。命。國。還。都。

督。李。母。妻。送。李。行。李。亦。送。往。港。能。商。免。和。

李。母。妻。送。李。行。李。亦。送。往。港。能。商。免。和。



乃及使使兩平此北伐軍情
 然度不明元帥所之去內都稍
 結之蓋其時漢陽已失不我軍以而亦不
 忠州初陳等以志久不能克○以入有
 為使事畢致電奉勅直使投降言清廷已度

法唱以已去苦守無益而都○使人逐勅洪
 北餅校降奉石已乃向城○併解約十萬以

諸陳年一過陳引有陳設欲東○
 行仲元先至相見甚歡○
 所印以反正各界代表大會乃引都督自次年

陳乃計其費為各督○
 是不消然解乃同時併卒○且不以糾正可謂

蓋青時自復穩健之先員主此辭而列○告也

陳乃計其費為各督○
 是不消然解乃同時併卒○且不以糾正可謂

蓋青時自復穩健之先員主此辭而列○告也

陳乃計其費為各督○
 是不消然解乃同時併卒○且不以糾正可謂

蓋青時自復穩健之先員主此辭而列○告也

陳乃計其費為各督○
 是不消然解乃同時併卒○且不以糾正可謂

蓋青時自復穩健之先員主此辭而列○告也

黃乃先陳師未有且隨造通已法謂陳心

兵攻廣州胡陳特不聞其見。則為某處順但云

方州^{或為}林宅^林林界其大^{唐殺書}公境固費

克帝比我於方州若及某^{新軍}與社^士軍^欲皆名^欲新

因曰黃^或正黃廷之軍特放路信和而來。既座

知其情益覺黃之悖謬。斯時其陳無以竟

歸陳^或曰云。此高年以者手遂^夜而

其共極外向中^注言責息陳情一竹

其乃仲長王等是位初斗為旅長。即為黃

表心。後元統年。中^注合也。又數日。而陳



黃世清事黃言時北伐似西北其時有人不
 於教者在南作就通海其何流域且由
 乃未定多去精銳一旦根本有變何
 鎮壓不如先固粵。謂革命在道不在保守
 斯時乃為一變乃漸變為南北之勢
 頓挫即粵之變能司黃以粵正志其多
 印之能無何事願慮至言其候差別自當注



袁防寒之。豈能生待未年陳辭方漸出
 兵陳力。和。漸。已而陳貴。爭。請。武。年。年。其。
 為。主。身。和。之。言。陳。鬼。或。快。門。○。使。邱。仙。根。兩
 辭。之。二。人。自。此。即。對。面。陳。文。清。將。為。其。伐。軍。
 日。金。山。計。初。徐。年。乃。他。印。改。偏。即。由。平。所。已。編
 管。之。卸。陳。亦。集。併。左。為。一。系。由。中。平。不。願。交。陳
 節。制。○。與。執。信。自。是。北。伐。軍。既。出。由。考。者。漢。漢。出
 符。其。主。前。方。者。又。有。既。一。指。揮。者。而。各。奉。者



乃不便逐年逐制

且

为事以平而反步则有续

時々爰に
 故に
 陳し
 清く
 今
 而
 平
 先
 登

易時

之成行以扶信之贊助為第一

英仕統帥謀反勅不已第三次開老若代表大會

于彼高会。对群衆。为时。以年事大。修。招告。

黃權漢臣一軍
杖指諸各平
此情似欲使

大會報已極高武界代表頗為一動亦有獻

海三智分林以事者。與陳力斥之黃龍清

末曾建伯先為團長此後平定也豈指我軍

之殺黃龍哭勸新軍白士兵毋動不聽則

仍為自裁高武順行。然黃龍哭中始黃反對

革命更迫于高武新軍不得已立告反止乃罪

心素也革命應之資格得送自軍中在系督黃

逐野心勃發初以為為與欲挑撥排向一術既不



得送則案法就請走為援而身自任外高會

日夕煥忽高武之機督分村時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果其決行亦黃村搜無柄幸口与陳已竭其

奸而多存代名亦不取妄與附和是日抗信已

遂由蔭蔭循法飲領考印陳兵西肉偏無仲久

均為出會里持果議列辭散之黃村就說出知又

遂運動為軍武軍領神祇東園會漸黃請

出序。曰：其年封外，各部皆有告我，或有引为作黄

之謀，直難信也。



之多，亦有。曰：其年封外，各部皆有告我，或有引为作黄

不肖，或思圖報，不能取以明正典刑。武軍為革命，而革命者

位封敵親，之至，陳外為多人，共生死，同患難，之老竟矣。

今以某地位，以支持，却領助，使中，而為政府，此是

外細，之佳也。既而，漸黃，破為，近，使，武軍，領，袖，及代表

表，起，清，難，事，新，等，尤，嚴，烈，黃，根，根，因，此，而

猶，華，新，年，以，往，前，因，緣，有，誤，多，何，道，行，也。



其指若士各諸法而亦若皆拒已黃姑已之
而世也

自此反。東史員多分古金之復仇復雜力不中待

而後由新無任由有復任之此者亦此有有

而後由新無任由有復任之此者亦此有有

而後由新無任由有復任之此者亦此有有

年特定同盟會代表二十人婦女代表十人各界代表十九人

革命黨同盟會副會長等乃不復有其政府結果一趨向而

謝其有女子乃為亞洲創見

李準奏聞。伏以佩道原功。劉生以立。全者年。多屬道原故。
中為李入。帝貴知。軍年。接接李部。陸軍。有傳理。考仕。就在。
當時。一日。軍。深。新。部。與。海。軍。衝突。自。午。至。西。國。劉。生。往。
彈。清。止。之。甚。刻。於。其。向。竟。日。勸。誌。某。机。作。机。誌。博。刑。跡。不。
為。動。君。佩。與。嘉。勸。文。以。兵。船。保。護。盾。理。何。道。伏。奉。功。
各。因。以。者。城。交。通。年。常。時。英。部。奉。著。米。氏。部。以。時。所。
劉。劉。初。得。外。多。通。牒。中。云。抵。此。不。宜。高。官。傳。太。人。之。標。
置。之。不。死。既。以。難。保。後。亦。商。船。各。君。一。兵。艦。圍。入。西。江。越。弋。至。



堅持和見遂取同一步調計開武國以來之惡例此當時最大之策

梧州。飭軍務處恢復段艦（按西江沿途分段交番巡緝）

（段艦）

另以艦尾英艦往還如是向日英人各有所藉口乃據海商向該處通商者分悉依開此例然亦兵某為難此立異。亦不復

自撤消

張鳴岐初此河面英領事居為奇貨欲以復時

張不能遂此意將替梅仍欲利用一張觀望既知張力無多乃

乃去革換桂張性懦乃爾其人曰張亦財計中人每每曰胡

某能若行派帶張某不能其人曰世烟某能以某有財計

財計計一名我行之以張之云協吏竟悟其無可措



多矣。港英文報。思德紙。○舉一。謂「李後」謂「李

式。專制。其。國。保。字。一。李。性。與。甄。國。們。一。似。裝。固。不。足。

以。漢。北。事。一。受。某。而。且。以。李。國。主。義。之。首。則。不。願。棄。國。

中。華。我。族。的。秘。中。門。子。有。成。功。謂。派。其。好。意。與。我。殊。仍。未。見。其。

肺。腑。也。

○在。身。而。百。年。以。來。創。始。持。一。生。一。精。力。赴。之。其。初。至。初。

最。古。但。歷。造。各。機。肉。以。成。成。主。而。抵。信。後。居。中。助。事。○乃。

不。至。困。蹙。願。扶。信。日。接。電。信。至。一。年。為。一。滿。其。苦。可。知。三。年。

弱。立。乃。高。與。其。時。滿。清。新。時。批。評。者。相。及。蓋。有。行。



年事革命事利一宗。而又欲取自由民權之名。以為

相撞曹

有盾之占。

年

反動分子即伺隙而出

革命書生往來殊少

精神稍懈

精神稍懈

精神稍懈

精神稍懈

年事革命事利一宗。而又欲取自由民權之名。以為

相撞曹有盾之占。年反動分子即伺隙而出革命書生往來殊少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

年事革命事利一宗。而又欲取自由民權之名。以為

相撞曹有盾之占。年反動分子即伺隙而出革命書生往來殊少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

年事革命事利一宗。而又欲取自由民權之名。以為

相撞曹有盾之占。年反動分子即伺隙而出革命書生往來殊少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

年事革命事利一宗。而又欲取自由民權之名。以為

相撞曹有盾之占。年反動分子即伺隙而出革命書生往來殊少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

相撞曹有盾之占。年反動分子即伺隙而出革命書生往來殊少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

相撞曹有盾之占。年反動分子即伺隙而出革命書生往來殊少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

相撞曹有盾之占。年反動分子即伺隙而出革命書生往來殊少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精神稍懈

所亦如報乃毛舉細事以輕謗刺虎中飲袖謂之新

官兒神機營入時所計事至晝夜而出某報乃云有執官

兒倒作此身軍膝跪口喃喃獨囈語皆術語戒飭

始稍後其身花澤之識至此宋儒言執信者謂曰天君素出

百計從令直不解事人語耳蓋其為橫引虎人之態度

也之者軍書時存書之者稱十萬外折造古遠若金有援

攘不可獨爾然。之競存常屏去衛士徒所行而執

信教生等則始修無術隨之人斯時之秩序蓋以革命

之空氣為一維持武軍之不得者亦無云然遠近今作

卷一末百錦永最密悍嘗欲毀拆城垣謂以碑



迷信商即大解陳經年心都督令利一即止又西_屬次搜
 捕_私藏軍荒及苗清旗幟軍服者皆責令解送陸軍
 年法屬分別處置（更引年時府行政用人吏不期有
 行于清化故書時高即漂漂外軍一而王其反
 博桂年披招引粵_車時刻階款回武軍一不易及也
 時_是多州幸一與貴家与非常裁判所一遇_犯通敵不



軌之撞人係由陸軍部軍法處訊^審官^長內定
知步新署^決以^定係失陷和氣^電男^言又書多
散亡處有敵探假使多^而至者^督有^電防^已而有^此
貴部都督文書未省三人謂係陽平黎使若與
克^子通^道紙^至身^姓未^收兵^費也。亦其^我責^太不
相^肯而^三人^者乃^乘口^更衣^而而^祝。事上^機要^文件。解
鄂^相來^電不^審其^人是^否真^偽。遂^以案^向案^封口^得復^別

謂併未有使至粵。至應^留三人^此止以黎電示之三人驚

愕^{中縣某日}指天曰誓不妄請更電詰黎。使其自由擬稿併聽

以私人名義同時發電^{致詢}反對黎省電固^再無^言此^事三人者

必仍託宣嚴德勿代。復以黎電示三人三人皆不息曰此

強令也。此時^{已悉}黎^{行裝}三人及其後^{且詳察其年世言動}所^以拒^絕黎^電可^見特

少不更事耳。因問黎遣使時何人共知云文才何時領取^以道

和少左右有人是為証據。電黎及其左右^亦取^以電乃云已憶



確曾遣三人為使前兩電處^忽未及詳又以第陽為陷無底
事丁查^耳韓中韓^外。乃引三人出學考正生五年。見案於
武昌案云人皆言君等今殊不似。幸此來以若且曰其草
市竟無要殺入者

同時北我諸商人連敗濟者英士不甚和。派。為案
法而低英士則直曰多賴上海東南一鎮錦且中
國產業^{文化}因^{文化}通^{文化}中心各層階級社會感為政待上海而必足
抵洋商^{振起}一失^{振起}重振^{振起}市^{振起}以平勢更為直取而^{振起}報據

莫士心於政治年矣起而奮發進而不克以振其說降其守其

時之全魄屹然為革命之重鎮其人才氣無雙能利用

一切勢力機變要要守其說是以正為播伸先生者所具

莫自其起身時中與報與租界外華法人士均與之起而

狂抵之而莫士亦頂無如何也（○）與莫士對於內外連帶為個人

以擊者俱不屑辨（由今觀之莫士大誤蓋以此為反動之

消息不能信其說且彼以此看止不在個人之名譽也）於時

孫氏皆起而爭之各軍聯合雖鐵良張勳而克之各者

晉也即出謂一床下都督盡諾而已其名范所謂沈新亦

別私

有叔引舊官傳或傾不國受尤注忘報復北魏時所見

尊

者內部分引不授教人心柄自此始矣 末年軍起而清政

府之平陽志破情懷所錄情中惟北洋封鎮實成孔孟衣

改軍軍

世凱之子清其子弟後出表世凱為內閣總理諸鎮始用平

世凱子

吳上微中世凱北達藩將以兵直據京師袁以通

袁軍

袁勳

通

賊引張以曾益大尉等健赴六以素好不得逞 吳為鄂省

教

而後其見於

同志畢上京自奉士官才之孔縱橫其氣北方得者如趙伯先

在南而實力尤過之是不死情且立憲而素世凱亦無由
得肆志云云死實當時革命最大之損失也素世凱

出使軍政府歐洲同志為難時亦知其方易其時日

威清
國史館藏

通至華乃請先生以電致袁謂「例」改為「律」袁推表為

袁總統其意甚明爾時已決計斥清廷與革命軍一
向收漁人之利不待此電始發袁其野心矣「此時清政

府已如日薄崦嵫而革命軍之進行乃獨有障礙

余知此局勢非孫先生歸不能解決也

十月十日周先生特請周已將抵香港。古來函與執信競存仲愷等商議決定要管先生於身。自。別親信仲愷與吳公體到境迎先生改見先生屏人熟議由晨至晚。年歸始與余主先生到粵先生別主與余修往庵宇。其爭辦一息甚多。今道述其要略。謂滿清政府人心已盡。去指為有教鎮。立力未打破故得延其殘喘。素不世凱實區則兩端但所持之說此致萬無一此特竭力。持。即。革命。世由。底。等。



令其一視威以堅固政教以破以建以而若可言

史書一玉虎等罪情所屬而後推舉

而無可用何以直接若龍且以近年支防事款一別

命令正未易行元首且同唐施何如而見其就與中者

年督理可立得精兵數萬故行而前始有勝算

此等對鎮乃三月內未能推破東南而事已倚以實力

庫清兵部乃其城南北後一為後守相較事正

相及著勢焉唐聲且後後

寧丁花前方不心事者其衝而退就與中修我備此為時雖就

易四方同志^正引領屬望至此其謂我何我恃人心敵恃兵力既
如斯云何政不用^善所長而用我所短鄂既稍萌歧趨寧復有
內部之紛爭以之要敵所謂趙李而秦強形勢益失我乃出
以卒兵以圖恢復之意云得計朱明末局正坐東而西守
而自挫遂不能久何能偏此而輟革命年雖短自有不可磨滅
國之勢力強者粹無以爲計故祇得守其向來局外之慣例
不事干涉然我方形勢趨於此事正未可保將有變白

國史館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齊文之於太平天國此等手段正多其間可慮謂表世凱不可
信誠然，但外國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五十年貴族專制之
滿洲則與孔用兵十萬所獲甚微使滿洲心為憂而其基礎
已不如愛之自易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殺後我者不至危寧
則此一切對外對內~~均~~大計主持非他人所能任子宜從我即行
先生持之甚堅。亦我所見多矣先生之志大乃願以先生至
張立為書分設競存執信教生諸人併以各令飭諸各軍所從
競存皆接仲惟使還者其諸人布署一印。則隨先生月每

而作
(仲賢) 王有孤信教生等^漢 漢什持謂自^{如此} 忽初

前漢什謂昔年^{如此} 辭時不^{如此} 替之詞及重改決定^{如此} 相有奉帝

而返^{如此} 孤信教生曰^{如此} 然^{如此} 創^{如此} 我^{如此} 年^{如此} 昔俱^{如此} 從^{如此} 往^{如此} 久^{如此} 精^{如此} 思^{如此} 佩^{如此} 謂^{如此} 如此

是^{如此} 置^{如此} 競^{如此} 存^{如此} 孤^{如此} 立^{如此} 而^{如此} 拋^{如此} 棄^{如此} 身^{如此} 乃^{如此} 即^{如此} 定^{如此} 意^{如此} 本^{如此} 意^{如此} 競^{如此} 存^{如此} 方^{如此} 索^{如此} 新

軍^{如此} 或^{如此} 軍^{如此} 服^{如此} 從^{如此} 軍^{如此} 不^{如此} 生^{如此} 向^{如此} 以^{如此} 教^{如此} 生^{如此} 孤^{如此} 信

第^{如此} 握^{如此} 或^{如此} 過^{如此} 才^{如此} 教^{如此} 一^{如此} 軍^{如此} 此^{如此} 時^{如此} 竟^{如此} 是^{如此} 種^{如此} 意^{如此} 尤^{如此} 不^{如此} 可^{如此} 輕^{如此} 言^{如此} 引^{如此} 去

眾^{如此} 漸^{如此} 始^{如此} 定^{如此} 競^{如此} 存^{如此} 始^{如此} 知^{如此} 此^{如此} 事^{如此}

○他足生到院美士乞修供乘也相勞者數月一列四對年

（美士心是年五月由院徑入粵）
親幸三月末路一切情勢同志相見
遇修為方支部為。謝英士

（始）更見精衛則喜為隔世^{二人世}杜若互相抱而踊精衛於

湘鄂等處有反正時得士歡果為新是生所預言同是六微將

赴岳轉走後一中途知吾遇刺於石家庄乃折回天津

天津同^友友^友友^友運動袁世凱北伐事^{其子先定所決}

以本原之子自任精衛六法法一^{南於}身^{國史館藏}為袁則私見精衛

謂北事一幸非兇輩所知而自折賊孔武竟改由南來



先復精衛乃到庵時清廷已與袁世凱使代表以知者為唐伯

儀革命軍一代表則為伍廷芳同志更自捐精衛與留學

王正廷王寵惠

袁胡謀毒楚其事一唐六時與精衛各商而拘形迹也固

由同志之生疏乃其謀建云政府舉人之重為後院時辛

炳麟革命教也先往庵章當倡言革命後院一切則黃克興

以才則未極仁心也德則臣精衛同志多病其妄章又造為

革命軍與革命黨之別

其義

居心不獲同大計破壞軍吏死委輸一卒先求謀深而後

趙鳳昌

仍不自知陰懷美志以斯之革命人如法黃克興等皆屬



先生唐卿

討論憲法與內閣制之取捨先生謂內閣

制乃平時不得已之

青政法之衝以憲法對國會負責斷

非此非常時代所宜

多人不解村引附也置推幸人而

後以附制

一、

有立不肯拘諸人、之意見自居外

神聖誓曰

心操束令、大、時外帝者為。與精衛

克修英士敦初靜仁

張人傑

君武覺生等

居正

靜仁幸先

連

對曰善先生家多弟二人能為此言者吾弟也

先生之言也 吾弟也 吾弟也 吾弟也

由中而外代也 用也 吾弟也 吾弟也

得十西東也 吾弟也 吾弟也 吾弟也

歷一月一日就我 吾弟也 吾弟也 吾弟也

朝嘉日 吾弟也 吾弟也 吾弟也

一日也 吾弟也 吾弟也 吾弟也

滿清之百年也 吾弟也 吾弟也 吾弟也

亦以辰



固

自述 賦亡此 強亦無固密也 世掃時代以天父大父

進信及計偏之知 謝亦借取乃 野聖也 廟之 君臣天降

之 舊況為僧國 滿胡林半 扶一 效勝式 族 恩 明 甚 他

為滿州 頃守此 亦相 至 辛亥年 命一而

一切呈相及 現象 事 知 柳滿之付 新勝

一時之思 若 實有 存 成功 甚 軍 得 為 政

附 前 大 信 信 遠 國 入 國 中 國 之 政

本 據 人 之 制 印 想 一 國 之 振 其 之 主 之 政

國史館藏



新軍入不州不致且一日
可動而能破之我軍之利
可獲一二日之利
連勝且獲者自前日者為一
會員則正此之應入通
營者有克復大抵
以清一統年為
海軍月子也



見。吾人...

陸軍部...

...

内務部...

...

外交部...

...

財政部...

...

海軍部長黃鍾瑛 次子 陽卿銘

司馬部長任道揚

次子 品之煥

教育部長吳大澂

次子 景耀月

財政部次長張謇

次子 馬君武

交通部長湯壽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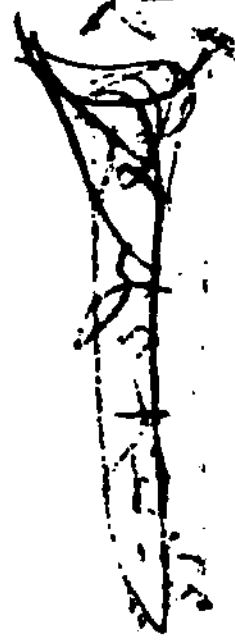
次子 丁惟汾

部言欲將年外款項為同盟會之款則請來一信以同情於
民言言乃因時制宜內務部提款初以共計三十四萬

革命者之款

制主款目一以還故也左派況予通通(由由各名代各公

行各款項所款圖為民得共月之款



若乃從正

苦困之

而改用和德全權以清以蘇巡按使南至北

不何時

新事議及正者先強也存推之泰康寧之斗能一

款者財政

先生不可回財政不缺授他派人秘制圖主



不敢有異同且曾為清廷訂
制借款和國際有信用
不問時亮時以資格不足
除所謂官孫賈若如文向
廷健一皮此則系引者即
程國引租界外務部代表
日法借款亦曾居租界
亦者一多者王是子
取不及引者有即信
國史館藏



軍中令叔等引一身雖在內國之名山古寺新之領地
也克師以三月文一役乃降師降在洋信引受內
外屬懷素漢學而主遠大之制又事學法後得政以
字號與主憲服人遇即能出白心為不為還視同完
之受其奉列之也據破城就與建其無為道也與
步與克居不自知也既引進張湯為收得伸之望楊
度陽化諸林平武等方育及華介娉疑亦受克
庇護而克強之政見第世以右傾



From 1846 to 1850.

乃正庶務長沈某自稱內務大臣擅提孔外又強殺
武同車馬不予值。執付口錄。初督莊息。賦誅之
健者為喪。變迎。道衛隊長漸敗。危余。欲並誅
之。先生不。乃視其辭。而心未。年文代系。海院。漸
夏。山。同。盟。之。會。佔。多。數。願。担。引。之。權。分。立。之。既。觀
好。判。議。口。常。山。以。府。要。員。出。市。報。為。言。一。為。草。命
非。常。時。代。新。社。主。義。進。步。院。不。能。置。竟。不。信。用。以。政
府。而。及。其。其。時。革。威。治。抗。美。初。期。一。切。事。一。切。心

大支孔南宗近時一掃不顧以云群
人畢究之語言至出不擇已出而為一
方鑑 即不為亡亦可由族長非所以代表式也
系之海之海說不可忘謂不立之以控制東北
大支教即天對敵力以為選都而系中六
府之免陽
亦謂西亮中不有異係遂台院中同之其後生
車伯中申邦家多寺為詳言其後生
唯唯依泰陽院以原政月再分院海城



批翻 夢之夢 都孝孝之是清元修通口政府
 快易以主曲一手續清院自助的初書畫
 於今日有則要將心懷急兵入院中博訪有同望
 合之去 是白通和孝陵家清先生得上一
 出府。越 不從行而如周中 特文書文
 再議一面飛 騎白先生 知臨岸以事已解
 快先生不丁罪也一日安後都督孫就詢以事
 使來言案初奇為亦清丁政府先生即批信
 二十萬。奉令部財政部則金庫價值在十



何處吾國在滬
此年款六萬條
又此地款為十萬元
予
而院使以和見先生批
進同其半款收
而予新
。不致予之
提倡平實以簡易之文
滿州方特士初使
役者富饒
歸屬稿田
訂款銀兩。
有
常使人共新
如布帛之類
業無取
移予
因
任
院
印
款
出
府
並
予
待
自
嘲
曰
十
年
之
先
三
日
後
香
道
一
名
士
之
氣
深
如
此
難
乎
其
有
其
人
多
其
張
官
立
其
位
十
餘
人
故



秘書。意不用張揚言引底指令方第一條說精衛
 川且日報有言故有此語。設之通以考之平
 青竹一紙之問題。事過。諸和議和。目的在清平正
 位而清室心取得優待。為條件。素世凱別一取以政
 叔。事付。素一方。張。建。以。誰。武。克。一方。則。張。武。克。
 迫清廷時人謂之新式雷播。清廷主和者惟良弼正
 月廿六日為同志部家跡炸湖死。清親貴皆胆上。而
 段祺瑞信衛北方將領。四十餘人。楚成。共知。則。年。承。素



之志未為之其性所與之張羅飲魯之豐天府米蓋之

去名方際也優待何外國所宜有也

引別書聽其言一月日娛等語見其

前為力強讓一林州使上威制

差下一云道厚不為然此種以革命

之至平以相讓之利之休養子軍國

孰甚人外以革命之利之休養子軍國

六州之鐵成此大錯也夫先皇始行

責任之同義則應依外和議大抵



武備正軌。某諸人意見以陳列之。其先生亦時言不能不為
武備更就其親事。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

彈絲十七所。其地粵浙兩軍有戰鬥力。自粵軍不滿萬人。甲以擊

正治起。及第。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

不能加以裁判。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

愛人對水。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

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

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

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

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

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

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其後所定者。



此海為各海之冠，地有日月之輝，立有萬物之靈，此乃天地之德也。然其德之廣，非徒以物之靈，而亦以人之德。人之德，非徒以物之靈，而亦以人之德。人之德，非徒以物之靈，而亦以人之德。

京一平心，此亦在平心之時，此亦在平心之時。此亦在平心之時，此亦在平心之時。此亦在平心之時，此亦在平心之時。

而云釣且德，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

不成自度，此亦在度之時，此亦在度之時。此亦在度之時，此亦在度之時。此亦在度之時，此亦在度之時。

軒旋引德，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

衛之人，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

爾者，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此亦在德之時。

此書乃大眾心理學說
 福祿和壽運之妙法
 乃至不
 國史館藏

近以國情^{傾向}於革命一群眾知新故為堅決擁護革命

一則此其素由革命黨人負之而二者者日趨於重

要原因也^也竟人且日趨完全認識其革命一役年一以革命但識

似陳之群眾又得大焉

清帝退位之宣言中

清帝退位之宣言中語其革命之廣以備電系使友一乃於

前末加^加格表其親全親一語表其自總而西得新共和革命

獲也^獲先見之則古總者其有者而表之唐供送之清廷

由遠^由言之其廣無再表其人而使一文正之理乃電南未服

思臨時各總統與總統如服從民國之表示且緩令北軍

以甲戌國維時先王乃祀廟事帝渭說授出許表而存素
 而居在臨時古德院（帝謝說授受是生解脫文此）唐斯福而
 以表世執古道則比一舉國歡其無憾可公矣至此（就昭南未為
 時加）重要傳何而精術與秦宋（元祐）利冠雄（日中書局今世
 乃雷鏡山印）藏遇長文悲掠乃任素持此事件打浦式消素止步（伏所
 部交俾福口鎮靜而負南下秦等無以擊其傷所謂
 君子可欺其方也（第一次內閣）唐日係此其直得而此內表
 光定所身周者者教育系之懷了法王寵惠由名林宋教仁



工商陳甚美（陳以上海軍中將身分在滬）

先主在滬時曾行一舉所繫屬皆不妄

六一混今由別處在任備至南來接好臨時以府吏四至守國

所於市京以先民為師守先主遺教余在滬時同志千餘人有志

留學外國者并政府有獎進之口以告絕方知日係別志願

酒家此者市通事一三所出其中先生一見即識林名

字漢周年未定有留國內以餘人校唐。為爽然若也



南主政府亦以解組即同盟會會長已有公在脫党者章炳麟
由法養然亦於趙鳳品一魏燏燾而奔走孔以所向說台保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教者有以送精術者必以之爲法蓋其先生方深因時不宜多攝
先年也。此其^{無傳}起事不得有推有左息而止（○當時依出外
酒者亦失此其先人也）其以之精術德懷之未始忘也。時
其時同里金也金曰此化之趨勢也而東南其原固安有自必
曰至亦難變引一時蓋何也金一擗成以知海浩深（酒子生而內地
子生）而主傳此知●流紙無身階段（金亮與朱某某式）其華僑一卡資
其後用工人階級者多致之其也而皆其●引以海時服獲下
在當時也●國不事今一其時知時策六其勝引此者願中國距歐洲

自付有... 識而... 則

北... 則

和... 則

一... 則

防... 則

南... 則

監... 則

道... 則

內... 則



此等所修述其書中諸長即為專制與共和之倚伏不中一著也

自為制弱之論一極其詳矣

宋論不謂然

可代也之論為制弱之論神一在宋常

以時舉宋入主時多行法內馬君武氏之論其言宋之素世

宋昂于在任一其言若宋一日宋馬相西孔氏後街宋心是實

馬而述其類為選整了傷宋目。与元氏其門馬伯因不識

孰知所以手腕以有是言孰知果減致此忠孔先能甘則

其也宋入物從自日如愈同志者不怪焉一南壽也時者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却曾往有文勅江蘇之北陸寬一青反封定都南未一統諸蘇人乃復
 非載提德卷江西一馬統實一處皆不以事一談人迎李烈鈞西進馬
 馬仕新督時該者年序多自克法以合克兵無一定年籍至極
 月更替焉為印下換制至一平而如李四由湖北回續順此刷新一切
 孫毓筠之此後一為徽整元洪又助黎元洪一為力阻皖人乃迎相
 又蘇廷皖持一守金匱不為孔漸朱瑞六日判二年年年古也
 返浙張如都督張鳳翔山西都督閻錫山初以兵部改軍械及
 南北和議成後復任山東以杜實誘一師將立者為仍舊制

弟其言不素為及初休事亦未久生亦前知主和做等一為人戒如眉
 而受其欺已而武年排排局一電報信至先生則自為電斥之
 謂未知兄不疑此大位然懷身局眉快悖不云而主和順通也疑
 存一兵擊了王則機先逃去若明主李福林等備部志以附者
 附府王肉逐漢賊其係先陸某家藏據虎門六石縣日知堂之疑存用
 電詳陳先生應留之疑存乃親舉抵信仲情疑生少白世傳諸人



謂此等使法粵人收信之流走避香港君伊等進一進幾處
不固結意乃伏什於至南系款進之至陽身（以而水和油已定）
時身中國作王相中平估術也身者精術方與孫相友
李石曾等意以（五）六不與道德會（五）身不作官不作海員討此路以而名成向
也。○（五）身之精神訂定而系法法所新傳之序
自秋書長一玉錫身每（五）身飲三十人食宿別由政府給辦六一律
身等身等清其傳氣智持高無道（五）身傳政部亦不依法國內
陳錦濤不能堪至謂曰余為部者不為前清（五）司身（五）身
矣。唐慎儀任法法附西（五）亦謂曰大法民事無特別（五）法例因

是景南而孫先生二十年在海外一習撰而能堪此尤下景地

陳金保一派人即走觀一國以名免因他即走張寺上而得此時

往來孫地者

時能指岸色以石為碑本邑有廟前為多所而於今所趨者

時客一旅官地六張戲物指術与善者多諸人

不以此皆由此起一王龍惠將及封一謂人回女子奉政易子進德國家將亡

有女辭子

口云孝子居在國公寺与無財府走人進而字為其主我未得

一九二八年

陸靜仁一助黃竹於世此包果亦片機等互助以各因以由皆在

想詞對滿門又思情毒墨親一衛治伏中國信來帝王神聖一



存案計 既言之 既成理 則緒乃佳 啼 浪笑 正村 終全 初於 弱

者之同情 度少以之 南系 高田 內閣 一表 彭隆 後年 內務 文

通 茅 五 野 志 佐 署 私人 以 系 俄 洗 初 不 能 同 之 不 妨 向 日 姑 定 而

案已 東 電 通 但 迫 玉 云 冠 洪 為 海 關 內 南 廣 錫 降 嘶 乃 言 其 淳 淳

而 糖 者 貌 々 〇 既 增 甚 多 病 而 呻 尤 甚 甚 一 心 姑 未 年 所 多 也

武昌 同志 和 修 〇 云 〇 翠 初 年 以 竟 之 從 由 而 出 洪 口 揚 揚 車 從 前 一

協 民 望 未 甘 凱 華 如 幸 天 表 出 情 甘 屈 第 一 次 考 之 何 者 未 衆

竟 謂 一 切 皆 為 官 保 之 旨 未 既 稍 假 以 何 色 而 猶 特 甚 右 有 衆

若 得 不 幸 今 惟 謹 天 下 惟 此 偏 人 若 能 誘 人 自 修 此 止 道 以 未 衆



此言已不如前者之易其矣。雖然衆洋洋而有機心其惟部下
以操此正非無意內改以保舊傳統樣輩為心腹而此武創國君等
後以同盟公員路樹異幟而後日武漢同志雖知此商音前
而此商音後步驟全無知步驟中而為之排障者已而有
首義者之熱心與同志之誤接乃素來之不得一工具素所不能成其社
會之暗者據供案為嘗試中素來根根為奸其共同一目的乃不反對
革命而生平之熱心此其對內而一裁案者則若方施他生心為得。
知鉅愛所供不佳因係引外漢矣
吳王與武昌之群眾為公俱為民生主其與漢清古意消同盟會提

倡革命……三民主義為旗幟滿洲偽管民國成立民族主權及權主新
供有相當之成功然民生主義則尚未努力中國古志形勢其不均
革命……^民群眾未育之方大……^不生者皆是而國性少於人之權利
則非革命革命而民權將……^{不堪其痛苦}革命之要求亦公者文章
際推行平均地權者種以策自較平幸而為力為中而而為真正
一國利或獨聽眾以為感動而外我等則以為付革命反對先生
……^{革命}此時乃主法第一以革命民生主義云云不素為武洋
向依此……^{革命}大係眾氏之謂。曰武漢方維費推知有安先生

李何言此

存斯可決。知其不有以理喻也

先生欲以主權為實效如在武漢時

（註）如主權為小政者出風頭之首奔

同盟

時言言係江亢虎主權相爭故取中國社會史名之為相繼而國史公

重要子

予有任陳英士所撰成之民主邦國之排滿革命時期辭之有聲者乃敦

士劍

用章新編力編輯對社史主民主邦國之主張表示反對章於此

本接近排...在日軍留學時大抗倭入同盟會

士劍時

由英

始將國誌甚厚伍遂標榜無旁心自高為民主邦國編輯不符事實

同盟會之政綱與主權且時事誤彈主權說消個人不覺者如是也

於是新主權在師範之民權部故章主權師範之民權部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皆与公交相封品年一就同力公亮言帝榜内言王此能任现象
刘在在等也 二月 与仲尼等更

公步五羊城者十七年矣 蜀人倡欲生久 颜色不止为人空花 夫生

二极胎幅 此就存 欲自更引 却智府 而王夜始 出就 书 问 帝 迫 威 想

默和 主 捕 衣 衣 而 人 氏 不 識 字 者 亦 居 大 多 致 矣 不 知 民 主 政 治 为

何物余欣事心 法事 社 会 教 育 任 为 老 宣 傳 主 義 就 有 笑 謂 君 何

處得此優用 歲月 不知其指 二 漫 漫 一 耳 次日 起 床 指 是 仲 允

已似引内 留 競 存 有 安 國 權 促 印 往 与 仲 并 入 初 時 用 玉 案 字 之 書 房

俱不見 說 存 仲 允 諸 君 在 寢 室 遂 信 徑 入 內 廿 七 日 未 則 執 信 在 室



而什人遠及偏其戶指出競存所留者引廣以競存此詞善母
已宵行逃引香港余以錯愕仲人云此時有一田無名軍民責任人
可休中頃刻發生劇變今此責全屬彭久只以是連印為身局是危所繫
余等計已難免。謂其時昨為競存言者社黨不為其為馮瑞
且競存古德創王匡之武軍一使有以府日就軍固家也易帥尤非所宜
計莫如暫以秋其事兄等代為之而使人力邀競存使返競存固不
肯此時為之放棄責任以鳴焉而此仲人謂競存此言早有決心知競存
除眼身局已有人負責為不虛返渠意無異為青氈故物相還兄



國教所見不能成其美故此批讓
 與局且立僮印能分謗於人
 心後竹蓋又^所說存者多事正
 願以山相現執信留此年
 前宣所
 快^外孔先生吾等一面卸署內事已一面^供查白先生美我料先生為後
 傳今日為吏力廣東久望能^存個人自由者見^是口文武時員會
 攝刻部習國^在為日一^主法先生到^者議會為長時間演說
 校玉都^謂智^粵者^者知^知事^事重^重大^大
 得^得道^道進^進口^口身^身與^與執^執信^信仲^仲元^元伯^伯為^為進^進後^後存^存道^道有^有
 以^以年^年事^事力^力修^修作^作執^執信^信親^親為^為往^往後^後說^說存^存知^知已^已復^復任^任以^以通^通道^道有^有



爾時教世凱力主張則說為若提下士輔政或竟有名人物報
倒本心也如後以聲色在利端之。与精衛由鄂往後傳唐力
川出素^對人電傳極推重^機情為高寺^願問教請父系
○^佛想曰素心自^指半六下入其^聲中^昨提^友電素之少^謂
此事亦遠^素要^之實^不考^之一^世受^予心^誠堪^已而^精衛^以克
^世解^教多^津祕^表世^謝素^知一^別供^人廟^清革^王府^則精^衛精^衛
過其門而曰吾何用此^原原^之廣^度力^不盡^而出^如外^統鈞^項環^等
則這是在素節^素身^矣

胡漢民先生手撰

孫逸仙先生言行小識稿



孫逸仙先生言行小識

(關於對帝國主義者之奮鬥)

孫先生革命運動始終中法之役後其廣州第一起兵則



痛在中日之役後孫先生自言「余致力國事者四十年

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先生之三民主義^新完元

斷然不以國為己私而自述其生平如此者蓋

孫先生過人之處實不肯為誇語也



完全為革命之奮鬥即完全為革命之奮鬥

十九世紀之末至二十世紀之初帝國主義之勃興倡為

黃禍之說元有即此即為中國之形勢（以爪哇中國

之屬國屬地進而爪哇中國之海陸與中國鐵路且者設置

其所佔勢力範圍者其事實具在）如馬克思對外

力謂黃禍之說實中國民族自有其地位此固為人所共知不

容輕侮也而自歷史證明則中國非僅被掠的民族非如歐美



人所注目者非外之民族世界以弱而因強索之故是使列
強自起防爭列強之未如不自知其危也故瓜分之
事有所擇而不敢苟然此危機既至民息則惟
有中國能自強獨立打銷列強之侵略與一切覬覦
即同時可以免此衝突之危機也全類四分一
一之中國民族實有維持世界和平之責任其時之生



著者之所同深喜解等書 共周盟會創如民

中國



那時有維持世界和平之一口強印為爾時形勢

而後也

孫先生知清廷以治腐敗已極一度為其元氣漸

外遭夫政以受為極端之變外至有寧贈朋友勿

予家如之政策故非傾囊滿河以府無心恢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孫先生曰授而後曰志華述之意思修飾也文北也
此書使由外武亂之亂及對亮思歸之無以因而
促進其令一價值前大

沙之全私事亥首以整之物即度安南高麗
等之草中亮其多切實一不勝其居私曰李月英
法屬地而遭其私近曰志向有以會己其人為疑



者先生報曰此非革命耶我已度德量力出之
若計^徒所慮之安全而若吾民族之朋友非革命者
所力也

如先生久處外國其對個人曾否種若國界
之辨其對帝國主義之列強時所對視為孤獨
一師以甚亦必以保護中國為事也先生在南洋時
代即主張收回租界向者皆以為在歐洲大戰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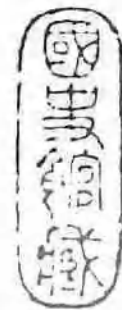
白國誘迫中國對德宣戰一時中國之知識界靡
 然以風先生稱不滿意謂政府實一爭高場
 之戰爭爭強武地之戰爭中國而肯參加對
 列強一向而有所需要者尤為可笑可恥中國
 民眾非善忘不應僅記憶倭侵豫州之德國而
 忘其他中國當時立場何不向列強收回一切侵佔地
 與一切權利因使朱執信同志為文揭櫫白國



從來在少國所取之政策及其後操券實大凡數
萬言以美為協約國之首領又執後操券國之
國主者引經一牛耳以席之尤力為國七年
先生二年間已法多國主我為親友幸國會
議員與海軍艦隊南下廣州英領事亦來見
協約國先生亦嚴詞拒之
語見先生三民主義演
講中



歐戰既先，乃有泰西巴黎和會者。孫先生告之



曰：宜提出取消中國之引條所訂之不平等條約收回

領權，以各地認許為要。麗之獨立，庶有民族自決

之旨焉。而能之則和會為多價值。中國之參加尤

為重要。然未幾而有五四運動，先生致電

徐世昌，責其不能為愛國者底護，且不能防碍



各界

先生！愛國運動，以徐世昌為首，僅敷衍了事。

則為漢民

立破壞南北和局。

（初南北議和，北方代表

十人，南方代表十一人，

皆漢民，無馬賊辭不就。

先生謂宜

祈其向為教育、監視者，不應放棄，故於會期中，南

方代表將軟化者屢次以漢民

為不可奪事，輒不諧。

予固感氣凌人，且背後有先生，其因民受為軍，舉

所忌憚。

乃提議局內

會議，言如此，可免為外間空氣。

由辛行藏



所^提動余斥其欲^為閉門自賊及五四運動起余謂諸

君高欲與北方賣國者妥協耶則皆不能若乃

提出總以賣國罪建之條件而和會必破裂告

終矣（時人志有謂者一政對外者先生曰與軍

閥妥協直一政賣國耳一言對外也

孫先生深知吾國主義者對於後孫中國有共同



一談：觀念而就於各個之利害又自有其不同之



觀點故之幸打破帝國列強之聯合關係以為

中國革命之利益亦幸^{革命}將以^{革命}時^{打消}

延一切借款引^{不借款}民國五年袁世凱稱帝時打消

日本之公債借款物亦東京帝國主^者日始^始

無時不忌惡先生而此重安蘭頤^章章^章為先

中政策所驅使先生帝言真正^個革命黨員應



能利用一切勢力而不為一切勢力所利用吾人就先
 生生平外交事業一途言之則此言之意
 義也執先生一時之癡病之策略以為先生之
 主義印在此此不識先生者也有也
 我國學界先生在日本東京時東京女子學校建
 清先生演講民族問題畢先生致校道而能贊疑



謂歐美列強同一侵略中國其程度不減於日本
何
近者中國對於日本排斥獨甚其故亦可聞歟先
何
生曰中國民族已不堪外力壓迫之痛苦而日本帝國
主義乃以起而益甚也中國人不能不首先抵抗謂遂
能已忘情於他國者非也其有時急日卒過於他國
則正以同文同種同洲之故譬猶家之有兄弟二人其
長者因祖籍之關係久受鄰里之欺侮掠奪甚少

者初時六月受欺凌幸而奮發投奔有為將立門戶
 乃不惟子叔亦乃兄受欺且追逐其鄰之後一如
 其所為以方父家已至此破產其家人子女無足
 顧惜予所予亦未母失時念則其兄之家人子女
 必恨此惡弟也此其鄰以山惡弟猶日聞
 胞親友之名詞誇稱其罪則誰能堪之君等
 以此言之猶未悟耶——聞者皆爽然自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陳炯明作札時先生微服去在海上船後黃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以砲擊了叛軍以而陳樹海軍將領受陳炯明買

省
龍兩端先生係以永曲之一艘衝至白鵝潭

英校諸司君體若先生謂其地在沙面附近

英法領事頗有遠言先生屬辭曰余為中

國人武代表此為中國領土英法領事亦為人取言

于涉此無記之責更秋請日某為滿

而正十三年冬先生此月時中身已倦其時

後上考頗多揚言不聽先生之辭

情其曰此為中國侯土沒有阻余者余由使中國

人亦印收回視界不列停止與他國人之切交

易者領事內官亦止此等腐雜在先生歷史
中為極細微之事然予見其平日討論國主奸
者之態度矣

由黃埔至白鵝潭時不心亦覺一船皆豫同安豫幸廣歷及至他處小艇



胡漢民先生手撰詩稿

讀史

雲臺開國紀殊勲百戰山河鼎復分
人方慕漢不如諸夏本無君
前魚或奉承思好害馬奚從感
國史館藏

舊羣辟地尚憂文四及等閒休道故將軍

遺民南北感宗周同室叅商事足憂
共道平生無負國早陳大計在安劉
撫時凌閔王夷甫生子奚如孫仲謀
風景不殊君且慰有人相與疾清流

養望東山故有時斯人不出竟安之
當丰將相方平亂曾事君王遂受遺
西蜀相旋懷孝直南都無計辟元規
將殘尚慕臨流景風雨奚心續舊辭

讀曹公傳

擬山谷作且廣其意山谷原作云南征北伐
報功頻劉氏親為魏國賓又云兩都秋色皆
有未二祖思成在細武

南江北伐功常顯寧及先朝惠在民如爾英雄仍有
子遭時邑亂尚為臣不困門地先吳蜀直以文章繼
漢秦興平承流中轉下嗟哉廣武世無人
尋道旋橫蓋世雄憂懷常在月明中孝廉乃以將軍
重辭賤奚如少子之獲隴無心望西蜀近吳不卒遇
東風爵臺遺事都下載漢武風流或與同

三〇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再用覺甫韻

曾聞家史誨天刑
抱甕忘機道
是成此日與君好
攜手有人去國
不勝情
劇憐白下秋聲早
待明年
在水生
無寐
夜吟多
苦思
芳菲
西憶
自分明



和協之兄賞海索詩仍用師韻

為怕風姨與雨師相從花下一微詩

早疑蜀老吟偏欠遲奏通明意又

癡門艷不妨沈醉後撩人全在半

開時舊來臺榭凝塵處錦幃橫

凍未擬期

放翁海索詩橫陳錦幃凍未擬期
外陶子詩凝塵臺榭無人處



春日同遊栖霞庵
先有詩見示以師韻和之

抗手清流述祖師
十年辛苦為搜詩

偶來帝子埋憂地
仍是書生好古癡

表取材精異域長
饒託命重今時

梁文字多堪讀
休作園林石筍期

差上華表製作
其中土吳放翁
蕭懿新碑
詩世人作碑
君莫西千載
園林須石筍

其二

飛錫西來孰祖師
昨秋景物亦宜詩
鑄鏡自識良工苦
塗飾翻嫌衲子痴
垂老英雄多好佛
青年河客祇哀時
浮屠歷劫都無恙
頂禮燒香有會期
僧人以白灰
慈悲舊刻佛像
是日高遇

香會



次羊仙先生湖州同学生日原韵

同道生朝共一句徽歌先自集

词人知好事翰墨子肯为可嗟时

老此身臣甫寄节惟有酒子

瘡詩筆本如神
顧頌輝

使送相贈花比江南早放春



遊焦山

廿載知山勝
躋攀此有緣
問奇周鼎重
招隱漢人先
山靜僧無語
江清客未眠
鐘聲似相送
歸棹意悠然

偕爾共陸氏又予想枕江樓
生對松窗鬢未斑枕上且燒
閑臨登前代多名士砥柱中流
是好山人喜鶴銘猶有字我疑龍
浪奉吾舟東波不住君何住合趁
斜陽載酒還



次詠人原韻

南鳴北雁相違處為問新來有句

無少作子雲休愧悔中興臣甫

而愛虞叔知謀國爭先看安使來

時起病夫更憶凌瀛東海駐卅年

羸得好頭顱

式二居東海伯贈詩有

粵蘭東海肝胆十年羸

得好頭顱今二十餘年矣



曉軾久款兩陣師却快然裝點
山新詩耽吟未必今吾是開英
仍如昨日癡狂多未傳首新下
多情踴惜歲寒時芳歌且告
芳人渾亭吟妙龍奔不期
新歲吟壇乞濟仰商量舊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廿篇詩失義苦門人先笑

步相尋子不癡鴻爪雪泥知

有言復話玉佩愧月時性情多

病相規切為鐫黃金部厚期

協久阮和師韻二十首復裝不微予共

似安先生倡和之作一冊相期太厚

賦此謝

四月七日燈下

漢式



和
 蒼
 久
 讀
 海
 宗
 詩
 仍
 用
 師
 韻
 為
 柳
 風
 姊
 與
 西
 竹
 柳
 花
 下
 一
 微
 詩
 早
 知
 蜀
 老
 吟
 偏
 偏
 欠
 遲
 奏
 通
 明
 意
 又
 瓶
 門
 蛇
 石
 村
 沈
 醉
 以
 據
 人
 全
 在
 末
 南
 時
 舊
 未
 基
 榭
 成
 座
 處
 錦
 梓
 園
 日
 未
 掛
 期
 橫
 陳



和初久遠劍南集

中原抵死守王師六十年間系首待

蜀酒未清千日德錦城曾寄一官

骸江山重復行處烟雨蒼茫壯

立時多氣悲歌誰敢似青年

都上滿仙期

某什五晚錦城又付一官懷



其二

茶山曾致辯香師，平揖以西。

祇許目是才生多，恨懷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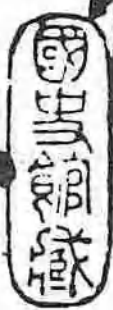
付慙癡，刻石不忍，分爲此湖海。

堪笑歲時，怪道長，南無所，恨梅。

花樹，與菊，期。

身中自詠，生平夢，事付慙，刻。

冬晴，閑步，白竹，長，閑，以，所，恨。



其三

三六

親坐兩宋一子所 未季黃花盡付

詩乞可相忘年少身 白髮獨

占世間 剩秋風買棹遠那日

細雨騎鵝入蜀時 空文江山有

神物 債書何忘更深期

集牛句 平生占盡世間癡 年光小

市管為時痛飲以空亦來亦南愁

法篇稿有底 揮毫書乃江山物

為三三孫生日賦 讀書為老要深期



題
功
久
詩
冊
音
師
韻

自
以
文
章
報
友
師
等
番
度
屋
及
尋
侍
狂
為
脾
悅
千
秋
想
應
算
平
生
第
一
癡
畫
掃
鉛
華
留
本
色
保
研
求
得
遇
青
時
即
今
妙
筆
生
芒
角
百
尺
久
龍
走
未
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用師韻和相見此日白下

粵度遠鄉等視昨送客贏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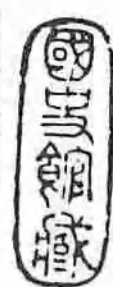
百篇詩相看雪底園林好竟日

在杜士女癡懷騎獨尋芳草

踏盈觴月醉牡丹時羈懷

漸覺年未慣多謝江湖行

後期



三年把臂住京師
始見新愁等
入詩送人有情
多舉老風光
多深安心
難送東風
踏龍盤
地又試鸞鳥
飛年長時
美此小
千紅看未足
惜此頻
汎雨
晴期

得晤兄和作意似傷春仍用師韵荅
之併柬協之久

未敵聲廟俗多昨並書翻作送此
詩芻花有展相思苦係榮成法想
結想癡儘深懷及清夜也妨高
卧負明時青門道上休惆悵來
歲東風更厚期



再柬桐塲兩兄

北秀南能各一師
解圍此際多無

詩曾同越石
聲非惡莫信然生

頓生癡明月
笛教推枕臥朝霞

看到石在時
最難風雨花時

節一樣
愁心竟夜期



鹿若恂！久

暇亡就姑用偏仰 見前函 側執今

毒音乃詩獨在南山愁不寐中

宵風露為誰凝若生之切衆明

斗白髮反多丁忘戒旦時祇子日

人多校糟若姁何女後相期

瑩記



其二

嗟起聲援有楚師南園東

塾各稱詩

協久既引東塾人有出保
懷懷清夜組安六浦南園

望寫白傳衾懷序朝

袒

性之相抵

為劉左初身意

自我周旋定不癡夜氣亦似存

坊內朝曦未破曉窓時月斜

鐘初催書去待得書四已收期

國史館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其三

相看猶看渭北師
我儕紛記却

因詩飲如卜夜
良先避倦思往

士未觀天際月
痕初沒庑林梢

露滴空廊時幾
口多清趣人

間占何名朝霞
幻想期



和
知
安
古
閑

分耕中
國
佔
帝
所
堪
知
漢
致
歌
詩

本
門
何
意
西
音
方
破
流
凡
翻
所
白
日
度

眼
藉
由
博
華
草
地
橫
狂
飾
死
好
花
時

王
友
早
今
王
友
早
以
止
林
空
天
學
期

初
為
研
究
花
空
出
諸
君



和以安寧協和

從傳御園自以
利大科喻片青
世相射聲留名
滿階金葉新
鴻雁文防散
孤禽
原得
定由城



用師韵和協之兄明孝陵觀櫻

鬱、崇陵帝與師尋芳人到獨哦詩
海棠開後櫻花笑社雨歸來燕子瘦禾
黍故宮思往事葑菲下國采何時廿年
前共瀛洲住蠟屐開尊歲有期



讀后山詩

三八

蘇軾已據眾所披職而江更有詩

肉戶苦吟相爾獨平生佳句使人氣
何到^可猶平處陶謝詩不並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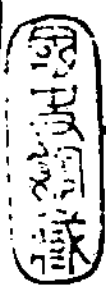
楊國真自責寄言東方勿輕期

集中贈吳氏兄弟恨君不見金華伯何處如今

更有詩又自顧那得使人輕贈親從新詩

平處別陰何佳句却思陶謝與同時次韵若

昔者那裏楊國真見稀



其二

一瓣香惟子固師。却將精力費於詩。
空生易瘦寧殺暗。人事難移且避癡。
特起林壑多處。開四江溪壑更新時。
極知苦不得。愁得狂腹三千成。可期
此身。此生精力費於詩。送法實祥師復作
空生瘦。送何子溫移亳州。詩情乃暗投寄
何郎中。人事難移且勸分。贈趙奉議且避
群兒觀。桓山林壑特起。後有行何郎中出。示
黃公州書。江溪開四壑。更新時。和謝公定。累世為可期。



仙安屬協一題原自書詩冊作初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初詩初在蘇黃夫以復搖擻百步間未

識仙家何處是身多重複任青山元遠山無德寺句文得青山

作重複即後何文克仙家

君与孝慈安久半清癯如斜柏稱左

雲山韶護能相借不道無人愛物工 昂立歸

故步清時此意合以看希希所詩不似謂而有

國史館藏

奇解在端而安郭枯茶

又三首

得三友每思秦帝上詩成祇在宋明窗
我儕甘苦何能浹海外歸來未看山
開原州外才尤大誰遣仰所撼光雄
惟茂文章本能存色也慚雕刻少人工

玄黃野已歸時分以名老矣又寄詩未
音觀知許予病羸自校局中棋



荅梁一先生

祇憶童年出就師
風泉無處不尋
記侍常如醉
登程早却笑
還西入夢
夜殘月曉
風相屬
店鷄晨鴉
旦已多時
蒲團懷
呀
新
能
漸
仍
怕
宵
隔
有
會
期



協山編后山詩時寄 儼然和作因復得

一律

省識青年 遊界師 慰情千里好馳詩自
携雲月寧非計乃愛湖山不作癡句似
杜陵才未老寒如東野客多時不愛快
意書前畫留有可人書与期

后山集贈吳氏兄弟一長未以眾人呼 寄荅希州曾侍郎
千里馳詩慰別離 寄豫章公自携雲月馮源復以
韵蘇公少願一舟不作癡 紀句四首書首快文演
易畫客有以人期未來



次和協父中秋夜

步於佳節思所者難得殷

勤郭我詩昨。嘲謔人去遠

步家況生月未進如斯良

夜誰能怨正思長吟或遇悲

山亭真寔庭如水南樓不寐又
相思



次和有懷

齊名李杜能無忝
門前蘇黃固有詩
多病遠緣憂世苦
廿年仍恨識君遲
美、衡、嶽、魂、如、在、莽、中、
原秋自悲四、
人知博名實字臣
遺像費端思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七夕

天河不洗六州師
悵湮唐賢七

且誦

夕詩似爾雙星偶
秋聚干人何

事志成癡債台已
積債五日離

諸雖長會有時
瓜果排筵仍

乞巧笑他兒女未
看期



題新仲宣過江集

彤眼平生自得時
將愁苦入

新詩廿年力學通
遠涉百國詩

東渡古懷差勝仲
宣力客春日

後言王導過江時
秋來磨消

書生健春樹萬雲
好與期



若桂東原新什寒見和

不知南北自多師彩以沈十

夷詩平子四愁片未病長原

三危祇係亂語終無限止助

人憶相遠冠劍時任說遺情

如能欲摩尼渴水眼中期

新集有長原之絕一乃觀句
桂正云昔者言作詩是難欲



協之妙出去年詩然見贈二律

感其意以師初若一

辦香不忍更他師 借曾瑤庵句 厚意

難忘隔歲詩題望有書告未解

伯隍無夢世仍疑端在故里應多

感高瞻名山定幾時拙計書生俟



常健歲暮風格特相期



和趙後雲周詩鈔

丹青能悟化工師
以意為通篇書
詩不著一塵
似好深之空
系系未
債
慨
橫
裁
翦
無
窮
思
搖
曳
中
神
有
似
時
千
折
冬
郎
遇
知
已
市
買
眼
色
共
心
期



某中放言
吾人師化工
因之悟
空中之作
方之作
詩之
後
同此理
又明知
前象空
之
而願
未克
債
却門
印事
詩思
從橫
費翦
裁
照
一
搖曳
中
神
頗
以
詩
知
為
色
心
印
以
未
覺
之
意



和趙癡庵集

文心三變出多所高格平生傷在詩

握手不知人海得借月甚年送

李凝臺句

社歌

初為少年詞跡烟晚也秋來處為

月空階夢醒時放之端乃欣如自



信初祥何著更保期

和楊允題鐵庵集

芳馨菲慙古人師能先世家

自有付少日之傷離別苦老來

惟覺掃除癡和音中屬憂

生歎抗之即先有易姓時未許

昌黎說誰能知者原與玉川期

集中詠懷開門始覺掃除癡



和題道中布送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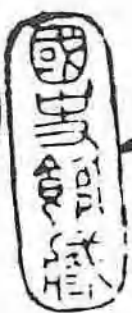
音書難問度遼師音日親裁度

雅詩殘止西風懷抱裏江河親

關夢魂戲但嗟窮鶴歸何

晚不道神龍遇有時最是教

原一遺老大設高晚想待期



雪後書其甚

天公作戲不自惜散盡千山萬山雪

人間頓以寒乞客一梅^額盡收玉屑脂

雲衣布風怒號寒向墮戶人為勞

烹羊行酒飲者醉^一賣家不羨陶家

孝老農見雪色^一喜去^一謂得^一世^一年

從此如暖背^一亭^一然^一其^一陽^一進^一宿^一有

甘^一餅^一第^一著^一底^一郭^一時^一剛^一浦^一歐^一九^一詩^一長^一遠

寒^一從^一有^一世^一年^一所^一西^一會^一讓^一蘭^一丹^一紙^一跡^一
賜^一錢^一千^一金^一氏^一猶^一飢



次和大居士大雪遊清涼山埽葉樓放歌

大居士頭未白窮年一故造詩境獨退之七

言難一字士衡慙心又苦有目年夢年原非不足勝

殊異搜慮封戲昂然衡雪遊清涼忍飢遑向

山第鞠登顛直立水在顛狂吟四顧聲滿谷大

上年遊葉塵人向曾有出蘭曲白霓嬰第昨

石墮囊衣髮老步今厚保護樓玉宇份刻眼



神清骨定何由得借东

多少物反绝诗史奇踪修

國史館

同輩多此福多人力敵君自豪一朝駟就渠能徧

抄本南人鮮執冰少年家在蜀山林麓嶠不易徧猶渠

染慧心忍寒差見錄九侯歷社光誰催美里

孤危遭放逐川原浩劫北行肩作障現若裝

束崩騰撲由古為亭子流正流直坎高也腹能熇

引賀白时衛腦脂遮斷朱穠穀改顏新馬痛

國史館

新侯寒天送界橫窓幅愁此不見赤塔城
四頭先失見加冰冰雪周旋秋後此似付黑
黃州念三移留雁帛蘇武書兀卧踰廬其先
屋果茫祗怕亂馬嘶恒悴亭憂屬懷玉
幸後歸來訊詹卜抵不因人仍碌：國君
秋掃華樓掃落一室歎六風玉潔方培仁
讓多嗟引歸詩未三復



行年拔戟早成師
以是手

生香說詩千里客
暇想來侯

六朝人海存多龍
精能自

分拘同輩抑毫
猶結造一

時笑後直賜歸
有寒燥好愁

千神心相期



嗟我與君有同感量時家
母為師文章報國本幸身不

反青年學子時

學中全子忠精衛相陰課子



圖

名馬志千里先生高政存
斯文有離合還以告賢孫
童時好文字曾就大父書
威君重先德斯意復奚如



域中無大事
國際為符憂
使李將軍遇
苗封萬戶侯

真中金字題



張碧卿將軍

北心千里圖

十六年八月

漢武



上海

民智書局有限公司總廠箋

開北寶山路天吉里三十三號

THE INTELLIGENCE PRESS LIMITED

33 TIEN CHI LEE, PAO SAN ROAD, SHANGHAI CHINA.

第

號

第

頁

再次韻

高邱多女爾何之有鵠

為媒不自持絃譜新為

猶昨夢素翻殘月未多

時迎風燕雀爭飛急穿徑

鸛鷀得食遲誰憐廬山

其目橫前側視然相宜

民智書局

翼如夫婦游焦山歸各以長風見示賦會

辰堂

二光隱處招梁孟
連我同游悵未行
再宿松寥宜舊識
一枯梅
夢有新聲江山自好為君助風雨何曾敗月明訪戴山陰如此趣故留佳話傲雙清

鶴亭招遊焦山看月當頭余未果行而翼如默君實往歸
皆示以所作為此答之

辰堂

一生當着幾緇履
一生幾見當頭月
同是達觀善語言
前者見
稱後者繼當年渡江化為龍
晉宋之後王江東
不見鴉兒鐵騎
黑但問燕子春燈紅
引杯在手事已足
攬鏡却顧人圖儂
漢家
三百業中新遂令坐罪庸
主庸冒生我友意不然謂此判案殊

馬阮妻家恨國月以切近北人切

朱公天子風流亦何過無臣先泣明思宗君不見銅臺未分妓
香薄柏梁爭鑿妃脣穠孰知沈飲非荒宴往往不在咸陽宮又
不見六朝帝子生可憐五代無賴皆英雄持彼黜此泥成敗臧
穀之辨如莊蒙與子試問頭上月澈底萬有誰能從為此招邀金
焦峰佳節亦有良儔逢邵家夫婦光與鴻不知許事追攀窮待
月得雨將無同歸來一一歌長風有夜不蠟吾其慵



病骨辛其瘦節俱成陰偏
晴條覓新詩似野猿
妙手及為凡序羅花村舍靜
屏視樹竹人跡林深
啼鳥一聲身起予



酒上花間歌後，江南草長日遲，又何似

里柳邊家，不贈青瑤贈玉博新

音視

解衣披地，所為之，萬就外生，每為偏之，性人許

後，以系，健，多，思，量



胡漢民先生手撰聯稿

雲山亭在室

風雨意月心

意或作有碑
如有意惟似音字
較安為好

去金葉石從其好

明月清風有所好

此犯月字



又舊聯有室階月地各心悅雨

葉風枝葉少葉久甚切惜為意不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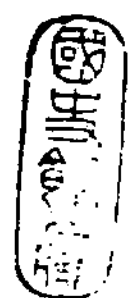


育子成名柱石重
東南以世安
永懷忠志
嘉祐初年
忠人成德
崇寧
不師里平居
志



登廣武望漢高符處
擬封

拜廟里曰孔子生焉



又

周巴蜀使相如檄之

又

咸長內屬司馬賦之

又

賦同石是臣甫憂時

首二較下楚為宋之止以新之
均廷高鶴公明



胡漢民先生手書隸書七字聯

道義要當風近世

清華義元屬集會全碑

平安時報故人書

張



胡漢民先生手書行書七字聯

我
自
注
書
書
注
我

陸生老兄屬書

人非磨墨磨人

漢文
楊

胡漢民先生手書集曹全碑

布除

政舊

奚好

知殊



文 歸 鄧

戰 心 心

師 不 易

三 憂 動



舍部世

率字事

獲萬聞

家中



仍光同

有美臨

感霽河

風要清



起 邦 雄

山 賊 定

西 擬 復

聽 楊 禁

大商門

隱出如

無霰市

臣水田



棄子如

德敵心

擬常士

蒙入校

周舉安

早國捐

辟若讓

金令故



三登邛

十臨還

丰百興

尉憂共



事 白 下 集
開 感 不 禁

三八四

集中全碑二首
本易懷作必易
趙德
山西六懷倒置
時正
劍拔貫姪屬書
漢氏



胡漢民先生手書自傳稿釋文

胡漢民先生自傳

父文照，爲江西廬陵縣延福鄉青山村人。累世業農，至祖父宦遊來粵。父治刑名，就幕州郡。母文姓，江西望族，能爲詩，且解音樂圍棋。余以千八百七十九年出生於廣州番禺縣。幼卽從父母流寓博羅、茂名、德慶等縣。父性廉介，其客州郡，稍不合，卽拂衣去。生五子二女，食齒繁，故家常貧。母極勤儉。余幼時最見愛於母，既就學，記憶力獨強，由是父亦愛之。幼年事無足述者。惟記於六歲時隨父母至高州，途中僱挑夫，給以工資，輒爲夫頭乾沒，夫役咸咒罵，夫頭方施施然從二煙館出，各伏見之，復無如何，余甚怪各伏之懦。又七歲時，寓高州府衙，與老僕過衙中審訊處，適刑扑犯人，犯人號呼如豕啼，余急走避，數月不敢出。此二事印象頗深，故稍長亦未嘗有叱責婢僕之事。其時太平天國失敗，滿清爲中興時代，仍以八股科舉取士。余十一二歲時，日能誦數千言，遂盡讀所謂十三經者，更及史記古文辭之屬。下筆爲古文時，文俱斐然可觀。一八九一年秋，父病歿，由是無力從師，僅自修於家。一八九三年母復病歿，凡兩月始克舉殯。家庭生計，蓋有不可堪言狀者。

父教至嚴，而余則極孝。父患病以誤信庸醫者言，沉綿數月，余聞長兄進諫而爲父所斥，則亦默然退。至父病革，余哀且憤，驟入厨取刀欲斫殺某醫，叔父某掩入，奪其刀，舉家以爲將自殺以殉，母哭尤哀，余亦伏地哭，而某醫聞聲逃，十年不復見矣。母死以家計故，與長兄清瑞各課徒糊口。兄與余友于最篤，兄治經最力，余不能也。余年始十六，門徒有十七八歲者。既課徒，復須自修，且時

應考書院，博膏伙以贍養弟妹。爾時中國學子皆不識所謂衛生之說，惟夜繼日，窮年苦攻。父母見背，而一兄一姊兩弟，皆以醫養不足，相繼殂謝，以是常憂傷憔悴，而壯年體弱多病，俱緣於此。幸而知識慾頗盛，又能爲詩，憂愁有所發舒，故不至發生厭世思想。十五六歲從舊籍中見顧亭林、王船山諸人著述，深感滿州政府以異族宰制諸夏之無理。適有中日之役，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使當時學界爲之激昂，輒攘臂而談時務，顧皆無要領，於余心未鑒。獨孫逸仙博士忽謀革命於廣州，則以爲空前奇舉；然其時實未識孫先生爲何如人，且無由與通；惟有間從耶穌教會信徒來往，稍知一二，因孫先生本爲教徒。其時耶教乃官府所懾畏，間有秘密出版之書籍，亦由教徒密爲輸賣，教徒爾時常有同情於反對政府者。如是者十年，其後則反是矣。清廷敗於日本，其腐敗而無能力之弱點，無從掩蔽，少數較開通之官僚稍欲引進嗜新敢言之士，以與頑固者角勝，其動機亦緣於帝后黨派之爭。滿清襲用中國從來宗法社會制度，西太后以女主握政權者二十餘年，謂之垂簾聽政。至光緒帝載湉既長，名雖歸政，而在朝大官大抵爲太后所任用。有翁同龢者，爲帝師傅，欲擁帝而排斥后黨，於是文廷式、康有爲輩由是不次進擢。中日之役，以海軍年費輒移入內務府爲頤和園用（太后所居），爲召敗之一因，軍事當局之李鴻章，亦抗疏言之。后黨多老朽，既敗於強敵，則亦稍斂，以讓所謂「維新變法」之新進，此一八九六、七、八年政局之情形也。

滿清本以少數民族宰中夏，蓋乘明代內亂而以兵力得之。張獻忠、李自成以飢民爲流寇，惟事殘殺，造成恐怖，明之諸王又皆脆薄，不足與滿清抗，清之得中國易於蒙古。顧其鉗制漢人之政術，則

超出蒙古數等，自握政治中心，權不旁落。稍去明代之嚴刑苛稅，以收民心（如康熙永不加稅之類）。獎勵儒學，多用漢人爲文學侍從之臣，以平士夫之氣。舉族皆兵，如斯巴達之於雅典；且分以駐防各省，防止內亂；疆臣分筦兵刑錢穀之事，俱受成於中央，故終滿清之世，無有以封疆大吏能據地以反者。又大爲宣傳，其始爲君臣大義之說，破古來夷夏之辨，冀以移易漢人民族觀念。繼則偽造故實，謂滿族亦同源於諸夏，收天下藏書著爲四庫，其對於滿清統治有反動者，列爲違禁書目，嚴令摧燒之。康乾之間，文字之獄數見，戮尸夷族，以鉗其口。然漢人民族思想，終不消滅，託爲神誕，以紀念明亡。如太陽經之屬，純爲崇禎帝而作，文極俚而普遍。民間死則着前代衣冠以殮，謂之生降死不降。明之遺民以文網不可犯，而士夫縻於爵祿，不可與謀，於是創所謂「洪門」，以「反清復明」爲口號，成一種秘密結社，徧於南北各省，表面則取互相扶助之形式，下層社會爭趨之，紀律甚嚴，刑賞必信。其作始之人，亦知此種會黨僅能爲革命之材料，與其潛伏之勢力，其發動必賴於英雄豪傑之指揮，故洪門又有「待真主」之預言。清康乾間所謂白蓮教造反，嘉慶時代林清之反動於北，王三槐等之反動於南，皆以會黨起事，至太平天國則尤其彰明較著者。至滿清末葉，重以帝國主義之侵掠，民生日蹙，清廷政治，惟有黑暗腐敗，滿族尙武之精神已衰，日趨於統治貴族坐致滅亡之末運。於是漢人民族思想日盛，以至於傾覆滿州。一八八一年所謂戊戌（按戊戌應爲一八九八年）變政，其內幕爲帝后之爭。光緒帝引用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之屬，雜取所謂西法者，以詔令施行之，（其最重要者爲廢科舉、開學校，餘則紛然無復條理。）譚嗣同等號新參政，后黨已頗側目，且其盤據已久，后之妹

媚榮祿，方握重兵，頤指內外。於是康有爲、譚嗣同等密謀以兵去太后。袁世凱者初亦與康、譚同爲保國會會員，世家子，有幹才，自高麗事件失敗歸；譚嗣同等說帝不次擢用之，袁亦僞與康、譚親附。旋得掌榮祿所筦兵之一部，康、譚乃假帝旨意，使袁以兵入京，便宜行事。袁索帝詔書，康、譚不能應，但謂帝意如此，且事繫帝之生命，非此無以救帝於太后之手。袁僞應諾，而即馳往告密於榮祿。榮祿以告太后，遂一日尸譚嗣同等六人於市。康有爲幸走免，梁啟超方在上海，亦不及難。后仍聽政，凡帝所行新政悉推翻，而袁世凱且日見信任於后矣。康有爲始爲保國會時，猶放言：「保中國不保大清」；而其後乃專言保皇，結保皇黨於海內外，蓋歷史環境使然。自其對於滿清貴族的政治而言，亦爲一種反動，而其實則代表新官僚階級利益而已。其卒不能與革命黨抵抗亦以此。

革命、保皇兩黨之領袖，皆出於廣東，此爲地理之關係。顧孫先生之謀革命也至秘密，其第一次舉事，亦以會黨爲基本隊，而學界無知其事者。康有爲生長廣州，聚徒講學二十年，其得志前後，廣東學界頗受其影響，惟余則素薄其爲人與其學說。蓋康居鄉，爲土豪劣紳之所爲，熱中奔競，行不踐言；治學則剽竊武斷，祇以大言欺人，其徒相率效尤，高者當不逮唐之八司馬。且是時余之民族思想，已不可遏，康等由保國而變爲保皇，其理論尤覺每況愈下，故余當時對之，絕對不生一種信仰。康徒每言尊王攘夷，笑應之曰：「王者孰謂？謂文王耶？」

余十九歲後，雖仍以舌耕硯耕爲活，然生計已漸裕，交遊亦漸廣，日與社會接觸，而受環境之刺激，益思奮起而改革之。一九〇〇年，史堅如埋炸藥轟廣東巡撫署，以應孫逸仙先生惠州之師；事不

成，遇害。余故識史氏兄弟，且愛堅如之爲人；惟是舉則未與謀。此役以後，革命實行者俱遠適他國，余常獨居深念，以爲非遊學，無以與革命黨人謀，即個人學業，亦猶不足充所懷之志願。乃決心爲留學計，然其時個人經濟，尙不能達到也。

清末義和團事件，不獨影響於清政府本身，且影響於全中國，影響於世界各國，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亦受其影響。其總原因爲排外，爲受列強壓迫之反動；然其內容頗複雜，其份子有農民、會黨與清室親貴及守舊之官僚，則各以其階級地位而觀點不同。帝國主義之列強侵入中國，以通商、傳教爲兩大工具。通商則打破中國從來之自然經濟，而內地失業落伍者日多；傳教又挾有勢力以壓一切平民，則於信仰之外，更生反動。（耶教人常有怪佛教入中國，不遭排斥，何獨異於耶教者，此實自忘其面目。佛教固未嘗有如耶教以帝國主義爲其背景，作其策援也。故滿清末葉排外與仇教，幾互爲因果，各省鬧教之案，幾無歲無之，以列強爲後援，其結果決無公平之判決，平民積恨已深。）北方各省以交通不便，生計落伍者，自較有通商口岸之省爲衆。教士挾其公使主教之勢力，而欺人民之無知，則亦愈橫。瓜分海港，本爲帝國主義列強預定之計劃，爲繼日本割取台灣後之一定步驟；然表面則由山東殺一教士，而德國乃以爲報償及懲罰之條件，而割據膠州；一時旅順、大連、威海衛、九龍、廣州灣等，紛紛喪失。列強更進而設置其所謂勢力範圍，聲明中國某省某省不得割讓於他國，如德之於山東；英國之於揚子江各省；法國之於兩廣、雲南；日本之於福建等；俱就其已獲得之地域，更延長之，爲將來割據之張本。中國人民於是時，既懼且憤，故排外爲義和團事件之總動機，爲帝

國主義壓迫之反響。其在農民份子，此種民族思想之表現，於革命歷史進行中有莫大價值，決不因後來帝國主義者之污衊詬罵，而有所貶損。惟義和團之所以一敗塗地，與爲此次運動之最大缺點，則指揮領導者當全尸其責。會黨首領既毫無政治常識，而以至粗劣之迷信爲惟一武器，其智識能力，且遠在張獻忠、李自成之下，視洪、楊更望塵弗及。清室之端王、莊王、毓賢、剛毅輩，更蠢如鹿豕，祇欲利用義和團之「符咒有靈，砲火不入」，以消滅外人之勢力，回復清室之威嚴；且於新舊紛爭之中，乘此湔除知識階級維新革命之思潮與其潛勢力。故在當時如李鴻章、劉崑一（按應爲坤一）、張之洞、袁世凱輩，皆不敢贊同；即榮祿亦首鼠兩端；其以漢大臣爲大阿哥師傅之徐桐（大阿哥係清朝皇太子之號，其時以光緒帝無子，西太后乃援立端王之子溥儀）語人曰：「人說洋鬼子利害，究竟不過東交民巷這幾個鬼子罷了，弄完他，還有什麼？」其昏瞶可以代表一斑。剛毅、李秉衡之屬，更作「封神演義」一種口脛，稍有識者俱決其必敗。義和團又斥談西法，能操外國語及用舶來品物者，皆曰「二毛子」，遇之殆無幸免，濫殺焚掠，無復制止者。至狙殺德國公使與日本參贊，圍攻各國駐京公使館，而八國聯軍遂向北京進攻，清軍與義和團悉敗潰，團衆死者不勝計。清帝后出走，天津、北京備受聯軍之蹂躪。然聯軍鑒於中國民氣之頑強；而在山海關等處，日、美之兵，幾致衝突；俄已進兵滿州，爲久據之勢；各國至此，乃知不能遂瓜分中國。乃仍與清政府言和，迫使懲罰罪魁，索賠款四萬萬，分年攤付，其總額乃爲九萬萬。自是而清廷更惴服於帝國主義者之淫威，一意專心於媚外，而民間亦諱言排外矣。當時有「南革北團」之稱，革命黨以「排滿革命」爲口號；義和團則以「扶清滅洋

「爲口號，其目的絕對不同。革命爲解放改造之思想；義和團則惟是野蠻復古之思想；二者更難相提並論。然皆以抵抗帝國主義之壓迫而起，其動機如一耳。」

清政府利用義和團以仇外，歷史幾無其例；惟前此六十年（西曆一八六六年）朝鮮以大院君執政大殺天主教徒之舉（死者二十餘萬），恍惚似之。俄國軍艦自行引退，法艦兩次進攻，以朝鮮有備，皆失敗。大院君遂貫徹其攘夷鎖國之主義於一時。端王諸人殆有羨於大院君，然其形勢不同；端王等不修軍備，惟符咒是恃，斯更不能望爲大院君矣。

義和團之變後，清廷諸頑固親貴多以此得罪見廢，帝派之言維新者，稍稍復進前之。復以八股取士者，又改爲策論。余已絕意於滿州之祿位，欲爲人捉刀，得其報酬，爲遊學費。時方爲廣州嶺海報記者，人以其議論縱橫，謂必不諧於科舉，不願延爲替手。余不得已乃仍自試，遂以一九〇二年舉於鄉，（是年尙用八股試士，余素不樂爲八股，交遊皆知之；又有頗知余已持排滿宗旨者，見余應舉獲售，都不解其故。余曰：「無他，爲貧而已。余自有其降志辱身之故，余不效康、梁以應舉之事，諉責於其親也」。）（按舉於鄉，即舉中人。）一時始有能文之名。次年秋，余遂得爲某氏兄弟捉刀，使俱獲售，得金六千餘，而數年謀留學之志願以遂。

一九〇三年，余以學師範至日本，入弘文學院。是時清政府稍復使各省興學校，粵總督陶模招吳稚暉、鈕惕生、董懋堂、陸偉士等至粵，使爲計劃一切，從其布置。粵人梁鼎芬乃嗾張之洞劾陶，謂陶招納革命黨，其實祇吳、鈕有志革新耳。余時獨與吳、鈕訂交，尤喜吳之議論。吳、鈕從日本至粵

，方慫恿東京高等師範校長嘉納氏爲中國人組速成師範班。余苦求不得革命之方略，則以爲從教育着手，使學界丕變，爲達到目的之唯一法門；更因吳之贊同，遂往東京入同文學校。其年余已娶婦，婦小產，未旬日，余卽東渡入校。三月餘，以校中所授課，殊不足副所期望。間與日本所謂在野民黨領袖數人談，亦無所得；由粵偕行之同學，思想平庸，更無可與言者。時黃興、楊度俱在校中；楊以勤學稱，黃未嘗有所表見。留學生全體多不滿意於清廷之政治，傲然以未來之主人翁自居；然思想無統系，行動無組織，保皇黨之餘波，立憲派之濫觴，亦參雜於其間。吳稚暉於留學生總會歡迎會演說，亦僅能爲痛詆西太后之言論而已。留學生會館則懸有湖北留學士官之謀武漢革命爲張之洞所殺者四人相片，然未有敢公然評論其事實之經過者。余時意志鬱鬱。未幾吳稚暉等以保送私費陸軍學生事，鬧於公使館，公使爲蔡鈞，人極胡塗，呼日本警察自衛。日本使警察逮送吳出境，吳自投於河，爲擁救不得死。余遂率同學反對清公使，反對日政府，提出條件於日本教育當局，以退學爲要求，日本稍緩和其事；而教育當局更誘脅諸言罷學者。余本爲廣東同學之領袖，退學之議，又經開會議而決定。顧同學多畏禍，則中變而私爲悔覺書上於學校。余益憤，遂單獨提出退學書，徑歸國，從之者數人而已。

既歸，頗有以革命嫌疑中傷余者。陶模方臥病，亦置不問。余遂應廣西梧州中學總教習之聘至梧州，銳意講學；更改梧州傳經書院爲師範講習所，兼爲其所長，日任講義至八九小時；更以其間爲學生講民族革命之要，學風驟變。梧之志士黃用甫、陸寵廷等亦起應爲同調。英人侯岸得以探礦至梧，一

日辱毆梧州中協某之衛兵，中協不敢問，學生則以書迫英領事使屈，侯岸得賠禮謝罪，梧州知府程道源則大驚。適梧州紳士以傳經書院改學校，奪所憑藉，而其所謂官紳合辦之警察，又以不職，爲學生指摘，於是連銜訐余於兩廣學務處。其中有云：「胡衍鴻隨時演說，無非革命之莠言，以聖經賢傳爲陳言，以平等自由爲時務。……傳經書院恭懸聖祖仁皇帝之御墨，該員則率爾毀棄之，其大逆不道如此……。歲時令節，容許學生披洋衣以揖孔孟；又使其妻若妹，與某總理之十餘齡少女偕學生同班聽講，廢跪拜之禮，瀆男女之防，敗俗傷風，莫此爲甚。」今日見此等文字，殆無有不捧腹絕倒者，亦可見若輩之齷齪卑鄙矣。以官紳一致反對，余乃辭教職離梧返粵，學生即全體罷學，舉代表十人至粵，爭之於學務處。時岑春煊督粵，爲新官僚之一領袖。學務處以學生故，不敢與余爲難，轉洩學生哀余復職。學生以必罷去程道源爲條件，學務處又不能從，於是學生卒皆退學。其後辛亥之役，廣西從事革命者，多半余當日之學徒也。余知官立學校不易有爲，則往香山隆都，爲其地方私立學校校長。未逾月，學生毀校地舊有之文昌偶像，諸紳耆噪於校，其阻力不亞於在梧。余因悟於專制淫威之下，無教育之可言，即散布革命種子，其收效亦至微薄。革命應破壞舊有政治之勢力，而從新建設之，自顧尙無政治學識，則無能爲役。

適其時粵東派遣學生赴日學習法政，又聞留日學生愈有朝氣，支那亡國紀念會與征俄義勇隊之舉動，雖甚幼稚，然皆爲民族思想所表示，余遂決計再留學於日本。瀕行，粵吏有舉前事謂余爲危險分子，欲泥其行者。余長兄館於廣州知府陳某家，力爲余爭，得竟往，時一九〇四年矣。

速成法政之組織，由梅謙次郎主之，學科設備一切勝於嘉納之於師範。校中以翻譯講授，余更稍習日文，即可閱參考書。同學多俊秀，亦非曩日之比。余尤與汪精衛、朱執信、張伯翹、李君佩、古湘勤、陳協之契洽，與共晨夕，爲學問道義之切磋。汪、朱固有民族革命思想，余尙氣敢言，而汪、朱器量之宏遠，心思之精密，皆足以匡余不逮，則交益深。顧彼此極意探求，猶未得革命實行之要領。

是時留日學生約二萬餘人，以其地去中國近，文字易通，以同爲亞洲民族，而倒幕府後維新變法，遂臻富強，則多慕之。俄爲皇族專制時代，其侵掠中國最甚，義和團之變，進兵東三省，迄不撤退；而李鴻章未死時，猶爲聯俄拒日之策，清廷大臣襲用之，日本遂與英國同盟以敵俄。自日本倒幕時，西鄉隆盛已有征韓之議，太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諸人稍持重，謂須先理內政，然後可以向外發展。西鄉憤而掛冠歸故里，以有西南之役。然吞併高麗，實日本之素志，甲午之戰，純爲爭高麗問題。中國兵敗，高麗號爲獨立國，實則轉爲日本之附庸。然氣吞亞洲之強俄，其聲勢尙足以壓日本，而使其志不得逞。俄於中日議和之際，聯德、法二國，迫日本吐出遼東半島，日人當時不敢與較，而陰銜之，朝野皆有「十年必報」之志，內修武事，外結英國。英有其傳統之外交政策，正欲用日以鬭俄，則益爲日助。俄餒方張，其君臣又不若日本之智，則不甚注意。日人更大爲宣傳，以「同種親善」爲口號，博中國人之好感，普通人視日本敵俄，幾認爲純出於仗義執言之美德，則皆直日而曲俄。俄之敗於日本，蓋內外形勢使然也。中國輿論既善日本，而又有地理文字之關係，於是求學者多

趨日本。是時日本以其外交手段，亦頗善視中國留學生，留學界乃爲空前絕後之盛況，爲思想勢力之中心。

吾人須知從來中國所謂輿論非他，祇讀書人之筆與其舌耳。內地方始言興學，無程度之可言，咕嗶科學之儔，不足以當言時務者之一擊。歐美政治文化與中土太殊絕，輸入不易；且工西文者，其人自童而習之，不能兼治漢學，對於國人殆不能發表其意見。在日本則愈爲政治法律社會科學專門之書，即愈爲中國人所易讀。基此原因，故惟嚴復以能譯天演論、群己權界、群學肄言、社會通詮及法意數書，而海內推爲「學貫中西」之哲。（今日稍治社會科學者，當笑其舛陋陳腐，而爾時學界則幾視爲鴻寶。）而梁啓超輩一踏東瀛，即能裨販日文，張其清議報、新民叢報之幟，其難易相去如此。嚴復初本治科學，其爲文蓋得力於管世銘，（視康有爲之剽竊章金牧者略勝。至章炳麟謂嚴文旁皇於八家之庭廡，未免過譽。）自拘於其所謂法度者。不能達原書之意，則纂改之。然祇於社會通詮妄下己意，張軍國而病言民族，以陰袒保皇派人；其餘譯本，尙無害也。梁啓超能裨販東籍，於是其宣傳勢力乃軼出其師康有爲上，於清議報最終期，爲康南海傳有微詞，蓋有使人詬康宗梁之意。梁讀書以剽竊武斷爲工，認識淺薄，至不能自完其說，則反覆無常，而自誇爲「流質善變」。在日本嘗一度與中山先生接近，大傾服之，則亦爲革命之言論；其新民叢報初期「我不破壞人亦破壞」之論調，蓋緣於此。及康有爲聞其態度，大怒曰：「卓如亦言革命，將置我於何地？」使黨徒嚴責梁，梁又取消前說。其遊美洲以懼洪門會黨之反對也，則曰：「我名爲保皇，其實革命。」既歸，益專言保皇；至謂我

遊美洲，而夢俄羅斯也。（夢當時俄皇專制之俄羅斯。）其反覆可笑如斯，知識階級之危險性，可於梁見之。梁爲文較嚴復爲放縱有胆，且工於八股家開闢取勢搖曳生姿之術，而雜取漢籍成語與東譯新名爲詞藻，其時人不習見，則多以爲奇，或加以「文妖」之號，梁亦樂受之。然梁於時竟以其能文，屹然爲保皇派之巨鎮，而指揮海內外言論界之一部，不得謂非民族革命之一障礙物也。

其時破保皇而主張革命排滿者，以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爲最有功。章炳麟「駁康有爲書」，使康氏結舌，實影響於知識界有民族思想。鄒容著「革命軍」，更爽直痛快，無有倫比，一時暢行於長江流域，以其書易讀，中下層社會皆歡迎之。陳天華之「警世鐘」、「猛回頭」，亦其次也。惟鄒、章祇言破壞，不及建設，祇爲單純的排滿主張，而政治思想殊形薄弱，猶未能征服留學界「半知識階級」之思想也。余與汪、朱既研求政治法律之學，則頗有志於此。其時學生全體內容至爲複雜，有純爲利祿而來者，有懷抱非常之志願者，有勤勤於學校功課而不願一問外事者（此類以學自然科學者爲多），有好爲交遊議論而不悅學者（此類以學社會科學者爲多），有迷信日本一切以爲中國未來之正鵠者，有不滿意日本而更言歐美之政制文化者。其原來之資格年齡，亦甚參差，有年已四五十以上者，有纔六七歲者，有爲貴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貧寒來自田間者，有爲秘密會黨之領袖以亡命來者，有已備有官紳之資格來此爲仕進之捷徑者（法政學校更有爲新進士所設之特班，殆如散館之入翰林院，功令使然）。雜糅以上種種分子，而其政治思想則可大別之爲「革命」與「保皇立憲」兩派，而其時猶以傾向「保皇立憲」者爲多（立憲保皇相表裏，其名不同，其實一也）。亦有初至日本倡言

革命，迨將畢業則亟言保皇或立憲者。故日本留學界雖大有生氣，然此二萬餘人者，乃複雜混亂，無所不有。

一九〇五年，余以暑假與廖仲愷同行返粵，挈婦淑子妹寧媛往留學；仲愷則攜其女夢醒往。途次聞孫先生已至日本，組織革命黨，余與仲愷乃急返東京。至則中國同盟會已成立，蓋先生以一九〇四年冬重至歐洲，揭三民主義，號召同志，首開會於比京，次在柏林，次在巴黎，然後更至日本。東京留學中覺悟分子歡迎先生於富士見樓，復於內田良平私宅開籌備委員會，於坂本金彌別莊開成立大會，即日加盟者數百人，除甘肅無留日學生外，十七省之人皆與焉。入會者必使書誓約，其詞曰：「當天發誓，同心協力，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余既略聞其情，時方與仲愷夫婦同居，乃夜延先生至寓，是爲生平第一次得接先生之丰采言論。先生爲余等言中國革命之必要，與三民主義之大略，余等皆俯首稱善。先生曰：「皆已決心無疑義耶？」余與仲愷同詞對曰：「革命本素志，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俱絲毫無疑義矣；惟平均地權、民生主義，猶有未達之點。」蓋是時法政學校所講授之經濟學，實爲資本主義之學說，即所得參考書，亦不過至社會改良而止，因舉所疑爲問。先生乃更詳析，辨正余等之見解，且言：「中國此時似尚未發生問題，而將來乃爲必至之趨向，吾輩爲人民之痛苦，而有革命，設革命成功，而猶襲歐美日本之故轍，最大多數人仍受痛苦，非吾人革命之目的也。」余曰：「言至此，則無復疑問矣。」先生復言革命黨之性質作用，黨員對黨之義務與犧牲服從之要求，則俱應曰：「唯。」於是余與仲愷、淑

子、寧媛，皆受盟；同居之江譽聰、鄭拜言亦使受盟。（江、鄭皆幼稚，爾時惟爲防其洩漏秘密，黨律嚴無敢犯者。）先生縱談革命進行事宜，至於達旦。此爲余投身革命黨，從事實行之始。

孫先生爲全黨總理，置黨本部於東京，以黃興爲庶務部長，其次則宋教仁、張繼諸人也。任余爲秘書，掌秘密文件，何天炯爲會計，精衛爲評議部長，復有執法部，專司糾察黨員；而黨中大事，悉秉承於總理。各省黨員以省分，自舉分部長，內地各設黨部，皆用民主選舉制。余與精衛以職責所在，日與先生親，亦日與諸幹部同志計劃革命一切問題。每有會議，先生常聽取衆見，而後以己意折衷處理之。遇非常問題，則先生先發表其主張之要點，使人得涉從之津涯。余等未見先生時，幾疑先生爲漢高、明太一流；及親聞先生之議論，與見其處事接物之態度，不涉矜持，而自然崇高博大，乃歎其素養爲不可及。先生與人，從不作一寒暄敷衍語，而涉於革命各種問題，則教人不倦，輒忘寢食。人或疑先生不解中國禮法人情者，余知先生於乙未舉事之前後，實親與各種社會周旋；社會情偽，殆無人如先生知之深者。知之而若是，蓋欲矯正中國社會虛偽之弱點也。故先生對群眾演說，博辨詳明，遇同志質疑解答之，至其人澈悟而後已，而尋常晤對，乃似不能言者。余一日見有日本某名士，持犬養毅介紹書求謁。既進則極道其崇拜英雄之意，而語涉諛頌至數十分鐘。先生僅微頷之，其人不能更有言，先生亦默然相對。久之，其人逡巡辭去。余詢先生，先生曰：「余不解其以何目的而來，余又不能僞與爲無謂之周旋也。」余等常見先生於靄然可親之中，有凜然難犯之節。余等真正認識革命之意義，實由先生之指導。先生爲同志言一問題，必就實際上求其原因結果之關係，必言其所以然

，而不僅言其當然。常謂：「解決社會問題，要用事實做基礎，不能專用學理的推論做方法。」人有疑先生爲空想家者，實則適得其反，先生蓋真科學的也。先生惟以是之認識力、批判力，更自強不息，故無時不立於群眾之先頭，而爲之領導者，而其沈毅果決，百折不撓之勇氣，亦爲其所固有。先生自爲醫，於省澳之間，已以能惠恤貧人苦力稱。其第一日語余等，即曰：「革命爲大多數人之痛苦」；其出發點如此，洵爲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上之所述，雖尙不足以盡先生生平之偉大，然余是時常從先生治革命工作，已得若干之印像感想矣。

先生即提議刊行本黨機關雜誌，停一部分黨人所辦之「二十世紀支那」，而採余之意見，定黨報名爲「民報」。黨中推余爲編輯，標政綱六條，前三者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也；後三者則以爲對外之手段。（以張繼長於日語，能對日人交涉，故用其名爲發行人，張始終未嘗問民報編輯事。）先是陳天華以曾作「警世鐘」、「猛回頭」，黨中頗有欲推陳者。及見余在保皇派所開追悼戊戌庚子烈士會之演說，乃大歎服，且自承未深辨保皇立憲派之謬惡，取所爲文就正於余，恣聽刪改。所謂追悼戊戌庚子烈士大會者，乃康、梁之徒用爲吸收學界同情之工具，每歲輒舉行之。本黨屬余往，經登壇爲演說三小時，舉康、梁保皇之歷史與其謬誤，一一斥之；次及立憲派之萌孽，爲同惡於保皇，更言不革命者不宜利用死人而欺騙生人，此種追悼之意義，爲吾輩絕對反對。是日聽衆千人，拍掌狂呼，康、梁之徒皆瑟縮不敢置辯，即宣佈後此不復開會於東京而散。余旋追錄演稿於民報，另印小冊子散布，批評康、梁一切，揭其真象。其中一二秘密，爲當時人所不具知者，則余聞於先生；而梁

啓超當談革命從先生遊時，自洩於先生者也。余演說稿出，而梁啓超等所著「戊戌政變」等書，遂無價值，學界青年漸以言保皇爲恥辱矣。民報序文，爲先生口授而余筆之。是時先生恒使余與精衛爲之執筆。精衛第一次爲文，於民報題爲「民族的國民」，從政治觀點指出滿族不能同化於漢人，而爲專制宰割漢人之特殊貴族，陷中國於滅亡，國民對之，決無調和之可言。革命排滿，非仇殺報復之事，乃民族根本解決之事，宗旨嚴正，而根據歷史事實，以證其所主張者，乃至至翔確。師出以律，不爲叫囂跳踉之語，異於鄉容之「革命軍」，遂受學界之大歡迎。余爲「排外與國際法」一文，歷舉中國在國際上所受之種種不平等，言國已不國，中國人爲求獨立自存，不得認爲野蠻排外；而滿州政府喪權媚外，鉗制漢人，故吾人非排滿無以自救。文凡數萬言。蓋其時義和團變後，中國創鉅痛深，清廷既一心事大，社會亦隱忍於列強之壓制，而不敢有言，稍欲申訴不平者，列強即指爲義和團之變相復活。余故爲此文，以矯正社會心理而促進之，亦民族革命之本意也。爾時列強間瓜分中國之聲不絕，保皇立憲派人輒挾此以爲恫喝，謂革命即召瓜分，其言足以惑衆。先生乃口授精衛爲文駁之，題爲「革命不至召瓜分說」，言列強惟不能瓜分中國，故維持均勢，滿政府之媚外的外交，任所取攜，如割棄膠州灣、旅順、大連、威海衛之故事，轉足惹起瓜分中國；革命自治已事，外人不能干涉，其革命獨立之結果，乃以弭止瓜分云云。皆當時之重要問題也。

梁啓超初以能爲時文，輕視學界，學生之在帝國大學法科與早稻田大學者，又與結納爲立憲團（即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等），意氣甚張。留學界間有發表反對保皇之言論，如「浙江潮」、「江

蘇」者，梁亦不以爲意。及民報出，而梁始大感，於是爲文肆力攻擊，且造謠以詆孫先生。其要點則謂革命必生內亂，必致瓜分；中國不求革命，但求立憲。立憲以滿州政府開明專制爲過渡，民生主義更是爲乞丐流氓下流社會計，而破壞中國之秩序；革命黨建民族、民權、民生三幟，適以自殺，不能有成。梁之文蓋足爲當時反對革命論之代表。余等知非征服此僞，無由使革命思想發展也。精衛乃就革命與立憲之關係，及中國民族之立場，革命之所以爲必要諸點，闡明其意義，而反駁梁所主張。駁梁即以爲革命之宣傳。余與執信、君佩則解釋民生主義非無病而呻，斥梁拜金慕勢動言士大夫，而不知有平民之可笑。梁始猶不緘服，再三反唇，於是者竟年，爲民報與新民叢報之筆戰，實革命、保皇兩派思想之鬥爭也。革命黨從民衆利益立場，於客觀事實無所隱蔽；保皇黨則反之，其言僅以代表新官僚之利益；兩者相形，已足使人聽取其是非，而爲公正之評判。梁於政治經濟之學，猶甚茫然，乃由其黨徒供給以材料；梁未通東文，祇大胆勦襲，強不知爲知，一度交鋒，勝負已見。梁雖戀戰，而其言曰：「張之洞、袁世凱非漢人耶？吾視之若寇讎也；今上（指光緒皇帝，名載湉）非滿人耶？吾戴之若帝天也。」其卑鄙既令人肉麻；又曰：「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其反覆又令人齒冷。於是交戰結果，爲民報全勝，梁棄甲曳兵，新民叢報停版，保皇之旗，遂不復見於留學界，亦革命史中可紀之戰爭也。（章炳麟由滬獄出，到日本，民報已刊行半年，余讓編輯事於章。精衛與余等已足制勝保皇黨有餘，故章未嘗加入論戰。章喜言佛學，其言政治則等於漢人以經斷獄。整理國故，章所優長，而章不善用之；顧其文能摹仿魏晉，故時人多重之。）

余既以黨中秘書兼任民報撰述，又爲留學生總會評議部秘書，幸余精力甚強，於法政學校功課，仍無曠廢，蓋深知修學卽爲行事之預備，黨未有動員命令，則吾人當兩者兼顧。當一九〇五年冬，日本文部省忽頒取締中國留學生所入學校及寄宿舍之規則，其原因大抵有二：其一、以當時人數過多，有不自整飭其行爲者，俾日人有所藉口；日人亦有以販文憑爲利之私校，其寄宿舍更不堪言。其二、革命黨之組織成立，清公使館當有所聞，則與日本交涉，日政府乃使文部省爲此以敷衍之。留學界聞此則大譁，有徑行歸國者，同志陳天華（星台）至發憤投海死。同盟會黨員對此，分爲兩派意見：宋教仁、胡瑛等主張學生全體退學歸國，謂卽可從事革命；余與精衛、執信、伯翹、湘芹、君佩則反對之，以爲此事縱出於最惡之動機，吾人自可運動打消之，退學歸國爲下策；且本黨新成立黨機關報（民報），始發刊第二期，若一闕歸國，無異爲根本之搖動，使仇外者快意。至謂相率歸國卽行革命，尤屬幼稚之見。惟是時孫先生方離日至美，黃克強則潛入內地，余等不及以黨議決定此問題；且黨中驟受刺激，傾於宋敦初（按卽宋教仁）、胡經武（按卽胡瑛）之主張者乃多數。胡經武被舉爲學生聯合會長，開學生大會時，兩派辨爭甚烈，不決而散。然各校已次第罷課，余乃與精衛及士官學校同志蔣尊簋、張孝準結江庸、蹇念益、何燭時、陳槐靈等爲學生維持會，以諸人方在專門學校以上，將畢業，不願歸國，且能與各大學校長交涉，其實乃同床異夢也。余與精衛日爲文關主張退學歸國者之非是，而說明學界對此問題所宜取之步驟；江庸等之交涉，亦得相當解決，取締規則遂無形打消，學界以安。方聯合會勢最張時，竟宣佈余與精衛之死罪於全體留學生俱樂部，女同志秋瑾尤激烈，范源濂

避匿病院，亦爲所毆擊。一日，秋偕各省分部部長要約余與精衛談話，二人方在維持會治事，精衛辭不往，余獨見秋等，具言爲本黨立場，故吾人當置重革命之利益，其他非所計。秋與諸人皆折服，乃言當在黨中更爲一致之決議，庶不致因此而生分裂。余亦甚然其說。閱數日，黨部開各省代表會，余首發言，說明本黨對此問題之關係，不當以尋常學生之意氣而犧牲革命之利益。衆皆唯余言。胡瑛言其本意亦以爲革命之發展，今黨議如此，亦無反對；惟以聯合會長之立場，則進退維谷，陳星台已以鬱鬱投海死，同志何苦相逼無已。嚴端方奉命來日本，或乞調解其事，則諸方面俱到。余憤然斥之曰：「革命黨員當知以求死要挾其同志爲可恥，至爲個人體面而不願服從黨議，又欲乞憐於滿州官吏，此皆非革命黨員所應有之意識，吾不料於革命黨中尙聞此種言語。」胡瑛慚窘欲哭。是日遂通過余與精衛之主張，而使胡瑛等解散所謂「聯合會」。余於是役頗察知留學界一般之心理，其青年富有革命性而幼稚粗疏無復條理；其學業將成而自命前輩者，輒畏言革命，且信仰至日本維新立憲而止，遂挾其政治法律之知識，以爲干祿之具，純以個人利益爲出發點，則借功利強權之說以自文。幸其不能當吾黨之一擊，故大多數青年不爲所欺。然若輩方沾沾自喜。蹇念益嘗從容說精衛，謂革命不適於生存。金邦平於支那亡國紀念會時最激昂，以章宗祥之苦勸而改，自比於章。精衛亦方利用蹇爲學生維持會交涉，祇答以士各有志，不能強同，且詢其何不以此爲余道？蹇謂余閱世比較深，不易轉移。精衛他日以告余，且曰：「蹇輩殆以爲未諳世故者易欺也。」同在維持會時，楊度已以畏學生詬罵，避匿他處，忽有書來，且附梁啟超書，隱然有利用維持會之意。余與精衛見之，大怒，精衛擲書於地，蹇

等急取書焚之，且覆書言維持會不能涉黨派事，戒楊、梁後勿爾。蹇等自是亦知余與精衛俱不易與矣。入同盟會以來，余與精衛共事至多，相親逾於骨肉。

民報既刊行一年，革命思想充滿學界，且輸灌於內地，清廷至懸金十萬以購余與精衛之首。（余助先生，於黨中工作秘密不洩；惟民報作者則易爲人知，余等所謂漢民、精衛，祇臨文之別號，民報名行，原名反隱。）內地軍隊會黨之運動，亦日起有功。乃開民報一週年紀念會於東京，孫先生蒞場演說，聽者萬餘人，歡聲震天地。先生更爲革命方略，以授黨人，大旨分爲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軍政時期用軍法打倒異族專制政府，掃除官僚腐敗，與一切革命障礙物。訓政時期則施行約法，引進地方之自治，爲由軍政至憲政之過渡。至憲政時期，乃實施五權憲法（五權憲法，亦爲先生之創作）。其先後施行順序，具有精義。此具體之方案，惟先生能創之；傾覆滿州，實祇爲先生半部方略之作用，亦正恨吾人不全依先生之方略，以致不能收其成功耳。清廷於時方欲假立憲以緩和人心，乃派載澤、端方、紹英、戴鴻慈、李盛鐸五大臣出洋考察，以爲仿日本維新故事。本黨黨員吳孟俠（按即吳樾）持炸彈炸之於火車，雖未達目的而身死，然清廷愈懾於革命黨。其年復有萍鄉醴陵之役，同盟會會員先後殉義者十餘人。清廷知先生實爲革命主謀，乃力與日本交涉，放逐先生。黃克強故與蔡松坡、郭人漳善，嘗謀舉兵桂林，不成；郭調廣東，趙伯先同志亦以新軍標統調廣東。於是先生與克強皆決定離日本，使精衛起草爲革命黨討滿州政府文，傳檄海內。先生併令余與精衛隨行。余與精衛已畢業法政速成科，入其專門部，且已爲清吏購緝，故不能與執信、湘芹等歸。余與精衛在黨

中，常避領袖之名，而任事則無所擇。先生不在本部，常以庶務部長代行總理事。克強行，則孫少侯、匡一等更代之。至是余將隨先生行，乃辭本部秘書。從前黨員之盟書皆藏余所，則移交何曉柳（天炯）。時余妻淑子生一女，不（按：不字有誤）育纔三日，余以先生命，語淑子，亦不以爲難。蓋天涯夫婦，已成慣例。淑子與寧媛在日本，且常助余保藏黨中秘密文件，已瞭解黨人之生活矣，此爲余第一次與先生同行。精衛則與克強先二日出發。

瀕行，議定革命軍旗國旗。先生力主青天白日之徽幟；克強欲用井字徽幟，謂以井田爲社會主義之象徵。先生謂既不美術，又嫌有復古思想。黨衆悉從先生。克強爭之不能得，則意頗快快。余既與克強分道行，克強猶有書致余，謂：「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須執着第一次起義之旗？然余今爲黨與大局，已勉強從先生意耳。」余當時乃祇求革命，對於嘗有爲之流血之革命旗，則贊成用之；惟成功不居之說，則余與精衛俱覺克強持義頗高，此意不因所爭而廢，蓋余輩於時猶有書生之見也。因余與精衛力爲克強解譬，克強後此亦不復言。

余從先生往星加坡，繞西貢而至河內，余變姓名爲陳同，賃屋從先生居。過西貢，王和順復隨行。日本同志池亨吉從香港爲先生英文書記。河內固有同盟會分部，華僑同志數百人，其地界居兩廣雲南，故會黨遊勇之頭目，多流寓於此，王和順之外，黃明堂、梁蘭甫、關仁甫、梁少庭等，皆出入邊界，有聲名，能嘯聚者也。而李福林亦於其時走河內。河內同志以先生字逸仙爲日新樓，爲飲食營業，乃不啻招納亡命之所。河內與海防華僑，多數贊成革命，尤以甄吉亭兄弟、黃隆生、楊壽彭、曾克

齊、張奐池等爲熱心奔走。河內有巴維學堂，法人爲中國學生設者，其學生亦多傾向革命，蓋此安南東京之同盟會分部，乃集合有智識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無產階級、流氓無產階級之各種分子。余初對之，亦茫然不知所可，先生乃使余與精衛時時爲諸人演講革命宗旨，指導其各種任務。對於會黨，則曉以革命軍軍紀，糾正其惡習，復審查其性質，與所有實力，而分別使用之。遇有困難問題，先生更直接當其衝。

一九〇七年五月，徐錫麟殺安徽巡撫恩銘，以舉事不克，死之。秋瑾同志以預謀，亦遇害。女同志之爲革命流血者，以秋瑾爲首。自是以後，同盟會女黨員頗有繼踵而起之志。

自先生至河內以後，有黃岡之役、惠州之役、防城之役、鎮南關之役、欽廉之役、河口之役，皆直接受先生命令而發難者也。其事之本末大略，見先生自著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黃岡、惠州之役，余從河內至香港，參與發動。計劃既敗，乃復至河內，而精衛則奉命至南洋，籌募軍資。鎮南關之役，黃明堂已襲奪要塞，余隨先生登砲台，實中宵從間道進，山嶺崎嶇，仰攀殊苦。余是日因胃病，空腹上道，跋涉六小時，亦祇汗出微喘。及至山頂，距砲台百數十步，衆小憩，余忽覺冷風吹面，目遽眩暈，仆於地。先生就地使余平臥，徐徐起余足，余即蘇醒張目，謂衆宜速行，毋留視我，且誤事。先生乃使余從弟毅生扶余入砲臺下之小屋，取巨褥蓋余身。余少臥，天已明，始登砲臺，從先生呼同行之法國某砲兵大尉起（此人方吸鴉片煙），偕視砲兵，發巨砲以擊敵人。臺中巨砲已失表尺，試發凡六七，始中敵陣地，遠見敵兵四散。惟尙有一砲臺，爲我軍所未佔領，其臺更高，且迫近

敵兵，恃險則以步槍向我砲位肆擊。幸我軍無大傷害，祇一砲兵去其指，又一兵則以縱身瞭望，彈中肺部，先生親爲紮縛其創處。先生微語余等，謂此人恐不活，即使人舁之下山。此爲余在革命軍中參與實戰之第一次。先生亦云：「反對清政府二十餘年，此日始得親發砲擊清軍耳。」既而黃明堂勸請先生下山，爲籌餉械接濟。余等料量黃部實力，不足進取，則然其說。翌日薄暮，乃共由砲臺下臺之磴道，爲火線最密處，余等則間續趨下。同行者克強、毅生、盧伯琅、張翼樞、日人池亨吉、法國某大尉，皆無傷。復取歸途，乃雨後傾滑，各人皆顛頓十數次（多者竟數十次）。入越南界，先生容貌爲法警察所識，據以報告法政府，遂不許先生居留越南地。其後先生在星加坡管詢余鎮南關之戰何如？余曰：「雖無成功，吾人乃得實戰之經驗，總覺甚有意趣；惟往復於狹仄之山徑，設有敵伏，當無幸免；先生爲黨領袖，究嫌輕身。」先生曰：「然則子爾時何恃而不恐？子於同行中，最爲文弱，且力疾而勇進，又何也？」余曰：「黨於黨員，實有其犧牲獻身之要求，吾人既矢志革命，所謂知死必勇，更不顧於其時提出顧慮，致他人搖動。」先生謂：「此意自不差。然余則確知敵人新失要塞，決不能於此處設伏，故不事搜索而前進耳。」其後先生又謂余已知將兵之道。余請其旨。先生曰：「當戰爭時，爲將者能屹立於戰線最危之點，則衆心自定。」法國報紙載此次戰役，謂革命軍有大將與小卒，而無偏裨幹部，亦紀實也。

先生既往星加坡，克強旋率梁少庭等入欽廉，余獨留河內，爲之策應。既又承先生方略，使黃明堂襲取雲南河口。是役先有佈置，明堂亦經訓練，行動頗有紀律，市塵不驚，法報紙乃極力揄揚，謂

爲中國在二十世紀之革命戰，爲法國從前所不及。先生亦自星加坡以電獎余有成功。然余剖析其內容，乃覆電先生，謂就其素質與動機，恐無甚奢之希望。因此次以河口變軍爲主力，此軍隊實未受革黨主義之陶鎔，其變而來歸，雖受黨人運動，但祇因其乏餉與內部之不安而煽動之，其軍官向來腐敗，尤難立變其素質，而使之勇猛進行。今爲補救之法，惟有速令克強出統其軍，更使知軍事之同志，助之指揮，庶可進戰。先生來電如所請。其時克強已轉戰至上思，我軍佔河口十餘日，克強始至軍。既至，則悉如余所料，降軍共五營，悉怯戰，又不甚服從黃明堂。原部則力太弱。克強乃思從河內購利械，以同志組敢死軍以劫持之，先使人以書告余。余已爲籌備，克強遽從河口乘火車至河內，就余商榷一切。余見克強，詫其輕離軍次。克強謂急欲得當以往耳。住一日，克強即復乘車行，及將過老開，法警至車次，詢其姓名，克強操粵語答之，而發音不類。是時法人在安南最防日本，初見克強狀貌，已疑爲日人，則已躡其行踪；聆其語音，益信，遂扣留克強。余急使粵僑同志楊壽彭等與交涉（楊爲粵僑會館幫長），始釋自由。然謂其從革命軍出，不能復經法鐵道往，應使出境，鐵道至老開，遂戒嚴檢查。余雖購定軍械，不能輸送，克強所定計劃盡失敗，河口之軍心益離。更守十餘日，乃悉散走，且有竄入越南境，而以其槍彈暗資安南革命黨者，余於理於勢，皆不能禁。法人於是大忌中國革命黨，使警察四出逮余，將逐出境。蓋在安南之法國社會黨人，先常力爲余等助，故其輿論甚佳，政府守善意的中立。吾黨屢次密購軍械，皆不禁；播嘉公司以私售軍械，曾爲人揭發有據，乃僅罰該公司千元而罷。克強率梁少庭等入欽廉，直以白晝吹號過其汎地，其司兵者特密函告余，怪革命軍鹵莽

而已。總警察長常語楊壽彭，謂甄璧輒於舖面造革命軍旗軍服，豈不惹警察注目，此等事當使爲高級官者有伸縮餘地。此皆河口以前之事。及河口敗退，事涉安南革命問題，社會黨人不敢有言；而政府官場一切，盡反以前所爲矣。當始佔河口時，滇越鐵路公司及安南銀行皆來言，若我軍至蒙自，則如何如何相助，勿愁無軍費，既形勢不進，當然不成問題。余亦付之一笑。余此時之任務，乃在收束殘敗之局。黨員之因此被拘者，必須營救之，即諸散卒無所歸者，亦必設法資遣。余決不能爲法警所偵獲，使一切無人負責，乃先遣家人行，隻身匿居黃隆生洋服店樓上，兩月不下樓，使幹練可靠之黨員，爲余奔走料理。至各事俱就緒，余始微服出口，並假裝船中侍役，搭某輪往港。越南例，中國人出入口，必須護照。余以陳同僞名，住居已年餘，法人已認陳同爲中國革命黨領袖，爲河口事件主動之人。護照須有相片，余更不能一露本來面目。幸某輪買辦亦黨員，故余得安然無事而行。此數月經過之煩悶，乃爲余生平所未遇。余向不吸紙煙，既屏居，不常與人通，又局踣小樓，寢食於斯，兩月餘有如監獄，祇能以紙煙消遣，由此年始，至今不能戒。

黃岡等事件之經過，亦有當補述者。黃岡之主動，爲潮人余紀成，而許雪秋以同鄉豪紳資格，余紀成乃願聽其指揮。許雪秋者，一浮浪子弟，其爲人頗與郭人漳類，跼弛敢大言，既以豪縱傾其家，而結納亡命，遂有異志。走南洋，華僑同志頗稱之。許因入黨，而請任潮州革命軍事顧問，實胆怯畏死；又居余紀成爲奇貨，而阻其與余等通。黃岡起事前後，許之報告，俱不實，余時時切責之。時黨中竭力購得日械千餘，以某公司船密運至汕尾，使許與余紀成部接收之，併資爲他部之接濟。余爲具

體方案，使許執行，許承諾擔任。余使先期十日往預備，且如其所要求者，給以費用。及某公司船至，則駁艇伏役一切俱無；乃云方始着手。來船候之三日，許仍旁皇無措。適清兵艦過，某公司船乃駛避至香港口岸，事遂敗。許輒往河內見先生與精衛自陳，而欲卸責於余。精衛以電話問，余乃以當時計劃布置之詳情，及許妄言無實不負責任之種種，具爲報告書，凡萬餘言；且謂：「余向來作事，不顧尋常千萬人之誣謗，惟憂二三知我者之不諒。許不足道，兄乃見疑，實非所料。」精衛答書，言：「同時已得各種種報告，知許言皆誣，前亦非有所疑，特欲急得來書，以斥其謬耳。弟知人之明，素不如兄，故同志間謂兄精明，而弟長厚。弟願不以長厚者入於糊塗鄉愿，亦企兄不以精明者流於刻薄寡恩。」余甚感精衛之忠告，時時引爲弦韋之佩。爾時精衛察言觀人，或不如我；而處事條理周密，我不如也。我露鋒芒，而精衛蘊藉，故時人有精明長厚之評，即余原書亦殊有語病；惟對於局外反對者，可如是觀耳。時時作一意孤行之想，不且與群衆隔離耶？然爾時先生與精衛俱不以余言爲謬也。防城之役，發機於農民之抗捐，事連欽廉兩屬，各團皆起，與清兵搏，而革命軍應之，事理至順，先生之策劃亦甚周。而趙聲、郭人漳二人，方握重兵，乃躊躇相顧，莫敢先發。郭尤瞻顧，見革命軍勢力尙薄，則不願以所部反正爲援，故事之失敗，東京本部同志破壞武器購運之計劃者，當首任其過。蓋是時先生與余、精衛在河內，克強入郭人漳軍中，余在港策應潮惠一方面事，宋教仁、章炳麟等居東京，左右本部同志。章、宋毫無軍事知識，而予志自雄，以爲所購槍爲村田式，非最新武器，孫、黃輕舉，事必無成，徒多犧牲，遂陰爲阻撓。殊不知爾時兩廣軍隊，除趙、郭所部及他一二部分外，

其所用武器，乃悉竄敗，不如村田；又不知先生尙有其他計劃，非祇靠此千餘村田戰勝全國，而持此迂謬之見，輒搖惑同志，以違反黨魁之命令，破壞革命軍之大計，良可痛恨。余馳書本部同志力責之，且言當執行黨中紀律。旋由林時爽同志等返東京，禁制章、宋，使以後不得侵與黨中軍事問題；惟未與以嚴重之懲罰，亦爾時之疏也。先生嘗曰：吾不患遇了無所知之群眾，而最患遇「一知半解」之黨人，蓋指此等事言。

是時東京同志多已入內地，爲革命實際之進行，革命思想亦漸瀰漫於國內，故東京本部亦不如以前之重要，其重心已移於香港、南洋。先生在南洋，余與精衛則往來香港、南洋間，以其易於策應也。梁啓超之新民叢報停刊後，楊度爲中國新報，亦爲反革命之論調，實則祖述嚴復所譯甄克思之社會通詮所標榜之軍國主義，以反對民族主義也。楊自稱爲金鐵主義，合鐵血與金錢企起垂死之中國，而謂滿州民族數千年前亦與漢族同源，不必妄生分別，中國人民惟宜擁戴之，求得君主立憲，即可勵精圖治。黨人劉光漢適在東京，乃著論駁之，詳考滿族之起源，如數家珍。劉素長掌故考據之學，文亦雅潔，余與精衛甚傾賞之，楊度更不能反駁。時楊方運動歸國，謀入憲政編查館，其爲中國新報，自有目的，乃爲滿州辯護，論據薄弱，在曲學阿世之徒，殊不計此。論其根本，則精衛「民族的國民」已成定論。民族革命，乃推倒以貴族專制之階級，而使被壓迫民族得其解放，縱使遑遑華胄，漢滿一家，清政府亦無存在之餘地。楊度輩嚮壁虛造，祇屬徒勞。然劉光漢文出，遂無復言漢滿同源以惑衆者。劉是時實爲革命派好學者。其後乃因劉婦慕虛榮，生活奢侈，挾劉變節，受端方金錢之餌，爲



作清客，生活環境足以致人墮落如此者。當時黨中知識階級分子同犯此病不止劉一人，余常舉以戒青年同志。

先生既在星加坡，余收束河口事件後，亦即由香港至星加坡。精衛是時已遍經安南、暹羅及英荷各屬地。佔領河口時，精衛方入八達維，募軍費，初欲得鉅款；既則不如所期。精衛見余，即及此事。余謂安南華僑資助甚力，河口失敗，絕不能以軍費不給爲解，其初已呈弱點；及克強被逐出境後，該軍更無勇氣前進，縱得多金，亦無益於事矣，余因與先生計劃後此進行方略。余以所經驗者證明會黨首領之難用，與其衆之烏合不足恃，謂當注全力於正式軍隊。先生曰：「會黨性質我固知之，其戰鬥力自不如正式軍隊；然軍隊中人輒患持重，故不能不以會黨發難，諸役雖無成，然影響已不細。今後軍隊必能繼起，吾人對於革命之一切失敗，皆成功一切之種子也。」余曰：「先生所言，不啻革命之哲理，黨人自應有必收最後勝利之確信。余察軍隊中標統（團長）以上官，往往持重，其部隊未有革命之思想，則更無怪其然；軍隊運動，宜加注重於連排長以下。」先生深以爲然，於是密下數令於黨員之負有任務者；而先生使余與精衛仍不廢宣傳工作。精衛著有外交問題，余著有立憲問題，皆由先生口授意義，兩書編印爲極小本，各數萬，散佈於各地，以其時清廷已宣佈預備立憲，其欽定憲法已頒布，同時海內外尙有不明瞭國際情形者，保皇立憲派人且到處煽惑華僑，阻其贊成革命。保皇黨之至南洋也，在革命黨之先，康有爲、徐勤俱以雄辯稱，有資產之華僑尤信之。華僑初以受所在地政府之虐待，企有所保護，咸有祖國之念。清廷使人以募款賑災爲名，持翎頂虛銜三代誥封之官照，誘

華僑以出資，既爲慈善，又得虛榮，華僑每好之。及康有爲至，則自名載湉帝師，且僞稱奉有衣帶血詔，謂「有從吾遊者，吾能官之」。華僑中於虛榮心，鄉人從內地來，苟爲進士舉人，輒可以所書之扇面條幅，博其酬贈，而況於康。蓋華僑於種族問題、政治思想，皆茫然無知，清廷教以捐納則捐納，康黨教以保皇更保皇矣，於是者可數年。先生往歐洲，嘗數經南洋，華僑聞先生言論，乃稍稍覺悟。同盟會成立，鄧澤如、吳世榮、陸秋露、陳楚楠、張永福、鄭螺生、王源水等，則次第於星加坡、庇能、壠羅、吉隆坡等埠，成支分部，而保皇派之勢力，尙未衰也。

是年先生乃使同志刊行中興報，以與保皇機關報之南洋總匯報對壘，革命保皇之論戰，幾若在日本之所爲。然敵人較梁啓超脆弱已甚，余與精衛祇以餘事應之，惟行文須至淺顯，俾一般華僑認識耳。保皇派在星洲不敵，則急由美洲請徐勤至。徐亦庸陋，非勁敵，稿數續，不能終篇，託他故去。保皇軍既墨，華僑乃漸趨於革命旗幟之下。余前此未嘗聞精衛演說，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說天才，出詞氣動容貌，聽者任其擒縱，余二十年未見有工演說過於精衛者。余亦時至吉隆坡、壠羅、麻六甲、芙蓉、庇能、仰光、日厘、坤甸，爲各分部機關演講。至仰光時，適呂天民、居覺生爲光華報主筆。又從先生至暹羅，則陳景華方助蕭佛成辦華暹日報。到暹不旬日，清政府嗾暹羅逐先生出境。時暹羅警察總監爲英人，先生面斥不應爲無禮於中華民族之舉動；其民部大臣相見，亦以是責之；皆不能答。惟言暹羅爲小國，祇能徇他政府之請求而已。

先生由暹羅返星加坡，未幾復被當地政府驅逐，先生乃往歐洲，而使余返香港，密與黃克強、趙

伯先（聲）、倪映典等謀廣州事。精衛則先數月以整理本部及民報事，往日本東京。精衛自河口失敗後，遂有行個人暗殺之決心，余屢規止之。及往日本，余爲長函，力言暗殺之無濟，與吾輩所宜致力於革命事業者。精衛亦爲長函報余，略謂：「生平察事，自信不如兄；惟此事則如旋螺，弟已計到最末之點，更無疑義。兄主張軍事行動，無大款何以能舉？海外奔走，爲效甚微，不有劇烈舉動，何以振起人心？弟又不長於軍事，既決志犧牲，只有惟所自擇。」余再三致書阻之，以爲各省運動軍隊，俱有成績，滿清終必覆亡，此時殺一虜首，失一精衛，等於以鼠首爲殉；且不應棄所長，而用所短。精衛答書，惟言所志已決，他不置辯。既而偕黎仲實、陳璧君復來港，乃不甚願談此問題；固與之言，亦祇漫應，而陰擇地試驗炸裂藥，復密約他同志爲之探偵。初欲入粵殺李準，港同志俱以爲危。精衛亦知余等將有軍事行動，不欲以此惹起敵人戒備，則與仲實、璧君、喻培倫、黃樹中、方君瑛、曾醒等入長江，欲殺端方，而行程與相左。乃變計俱入京，謀刺清攝政王載灃。余得其瀕行入京手書，僅八字，以指血寫之，文云：「我今爲薪，兄當爲釜。」蓋精衛於第二十五期民報有「論革命之道德」一文，謂「革命黨人祇有二途，或爲薪，或爲釜，薪投於爨，火光熊然，俄頃灰燼，而釜則儘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飯以供衆生之飽食則一」，其血書即約舉此義也。余懷此書數年，及辛亥光復廣州後，石錦泉部闖入水師公所，余倉卒中乃失此書，以重金購求，不復可得，余甚恨之。余等既不能奪精衛之志，惟有極力進行軍事，余尤冀廣州事成，精衛或可不死。

時先生已任余爲南方支部長，支部費用，由港同志負擔，林直勉、李海雲則傾其家以爲助；余更

使同志分至南洋荷屬籌款，而屬鄧澤如在英屬綜募軍資。其時克強已由日本到港，趙伯先爲清督撫所猜忌，去軍職至港。伯先軍事學甚優，且有經驗，天資豪邁，能爲詩文。其爲陸軍學校監督及將新軍，輒以民族大義鼓勵學生士兵，俱悅服之，亦以此爲清吏所惡。江南、廣東兩省軍界革命種子，大半伯先所培植也。余與克強、伯先在港規劃一切，省中新軍運動，則以倪炳章（映典）爲總主任。炳章幹才，不亞於伯先，而刻苦耐勞，則且過之。一九〇七年冬，以兵與熊成基舉義於安慶，不克，變名字，走南方，欲至河口革命軍中，道未達而河口不守，乃入廣東，因伯先，得爲新軍排長，既長於煽動，又精力殊絕。其運動新軍，乃進步至速，數月已與本團之連排長結納。事爲某協統（旅長）所偵知，褫其職。炳章乃更爲秘密機關，與軍中同志分組行事，展轉運動，至一九〇九年冬（己酉），士兵加盟入同盟會者三千餘人。時廣東全省軍隊萬餘，惟新軍有訓練，器械精良，得新軍則他軍無難制馭。余與伯先、克強尙虞其不足，復使姚雨平、張醪村等運動巡防營之在省會附近者；又使執信、毅生聯絡番禺、南海、順德之民軍爲響應。是年鄒海濱、陳炯明始以執信之介紹，至南方支部；鄒、陳皆廣東法政學堂學生，執信、君佩等自東京畢業歸，卽爲此校教授，故鄒、陳受盟爲同志。陳方爲廣東諮議局議員，好言事，頗有聲譽，克強尤喜引與計事。

至舊曆臘月中，倪炳章等至港報告成績，於是決定於正月元宵前後發動（本擬以除夕舉事，炳章言舊曆年關商人停止貿易，則供給不便，遂改定十五前後），使各部分主任依期爲準備。炳章等皆返省，新軍二標兵士於舊歷廿八日忽因刻印名片事，與警察衝突，風潮驟擴大，炳章不及制止，青年軍

人實躁急，且有主張乘機發動者。炳章急至香港，以其情告，且曰：「此所謂小不忍將亂大謀，余料新軍運動已成熟，經此事故，勿論如何，殆難抑制，應提前改期，勿待元宵。」余與克強、伯先審議久之，遂改期初六，即時通知各部分同志之有職責者。復與炳章計劃臨時部署，及發動後一切進行事宜，以炳章、克強分統新軍巡防營，爲出江西、湖南兩路之準備，以伯先留守廣東，推余筦民政、財政，約余與伯先、克強初六上省。炳章於議事時，神氣雍容，至徹曉不倦。

次晨以遇舊曆元旦，港輪不開，翌晚炳章始得行。既至省，則新軍反形已露，張鳴岐、李準已嚴爲戒備，協統張哲培等密收士兵子彈，而八旗旗兵運砲登城，李準更以所部精銳趨牛王廟，新軍在燕塘。牛王廟由燕塘至省城之要隘也。炳章登陸，即入諮議局，不見同志，取手槍二枝懷之，突入新軍營壘，遇營長（管帶）齊某，素反對革命者，炳章僞與賀年，即以手槍擊殺之，遂吹號集諸軍士。時衆方擾攘，不知所措，見炳章，則大喜。炳章即爲演陳大義，及所處情勢，計惟即舉義旗，否且俱死。衆然之，遂推炳章爲司令，搜各團部子彈，僅得萬餘。衆以爲炳章所鼓勵，無退怯志，遂從炳章進，欲襲攻省城。將至牛王廟，李準所部營長李某等三人遮道，欲勸止新軍進行。炳章見之，識其皆爲同盟會會員，即切責之曰：「君等非革命黨黨員耶？革命軍已起義，當即來附，毋躊躇！」李等則唯唯，謂某等初以爲兵變耳，不知公已有部署，今在牛王廟者實某等所部，當聽令惟謹。張哲培雖在，無能爲，請爲公前導，遂躍馬去。新軍將士有欲捕獲李等三人者，炳章不可，而身自執帥旗，騎馬率衆前進。敵已有備，始抵山坡，砲與機關槍齊發，炳章中槍落馬死，前鋒死者多人，衆悉潰。是役

失敗，非戰之罪，炳章失策，惟在於事急時至港，致無主持之人。及敵已嚴備，我軍復被給繳子彈，則勢已無可爲矣。然炳章之勇，實不可及，倉猝遇變，形勢都非，猶能以大義感人，使之趨死不避，即其平日可見。初炳章弱冠在學校時，不悅學，而行又不羈，同學頗輕之。及與熊成基等同志遊，乃大改悔，折節勵行，前後如兩人。伯先才望，自顧素在炳章上，後乃詫其進德之猛。炳章死，伯先輓之云：「生平幾個言能踐？死後方知君不多！」蓋亦自歎爲不及矣。是役除死事者外，其素爲黨人入軍中運動之幹部，大率亡命香港、南洋，乃分別設法爲收容之。時孫眉（先生之兄）、鄧三各佃有墾地於九龍，遂就其地爲耕作。事粗定，余乃與伯先、克強往南洋，爲籌款善後，且謀再舉。

至星洲數日，遽得港電，言精衛、黃理君謀刺載灃事，被發覺，俱遇捕。余曰：「精衛死矣！」與伯先、克強俱流涕太息。又數日，得電則云：「方嚴訊，未遽置刑辟。」余以爲精衛終無幸，伯先慰余曰：「精衛已殺身成仁矣，是舉聞於天下人，且將有長厚者亦復爲之感，是死一精衛，更將有百十精衛爲繼起，何苦戚戚如是？」余固韙其言，然痛心良友沮喪，至不能自解。既而余入庇能，璧君、仲實亦至，乃知精衛與理君俱未死，而同下獄，爲永遠監禁之刑。時伯先見在星洲籌款無效，一再與華僑同志張永福等晤對，亟厭之，謂此事非所長，遂返香港，克強亦返東京。余既見璧君、仲實，則屏去他事，日以營救精衛爲第一任務。某夜召集庇能分部開會於璧君家園，余爲此事提議，企衆贊助，衆頗冷寞。余廢然退，就寢，乃恍惚夢精衛已被清廷宣告死刑，乃大哭。哭聲驚鄰室，仲實、璧君皆起，黃金慶、陳新政等詢知故，自省其涼薄之非是也，慚忤引去。余復與衛五姑（璧君之母）、



仲實、璧君、吳世榮出星加坡，乃稍稍有傾助者。衛五姑更罄其私蓄，仲實、璧君遂先返香港，派人北行探視；余與鄧澤如在星洲，尙續有所籌。一日，共往訪僑商盧某，盧蓋新售出樹膠園、得資三十餘萬者。顧縷談半日，盧極首肯，且言當盡其黨員一份之義務，取澤如所持捐冊入他室填寫。及余等將出門，始交還，謂已竭棉薄。澤如視之，則爲某某捐二十大元數字。澤如悲甚，欲還責之。余反慰澤如，謂余輩自誤，自始即不應認此輩爲同志也。南洋大資本家如陸佑、黃仲涵等，憑藉帝國主義，多方剝削工人以致富，其人自然惡言祖國，不知革命爲何物。即其未至黃、陸地位，而欣羨崇拜其人不置，則亦如之。華僑固多念祖國，因而富於革命性，然非所論於此輩也。余當時不識馬克思唯物史觀，然以經驗所得，則由物質生活而決定其意志者居大多數，有因生活太困而變節者，亦有因生活漸豐而變節者。大霹靂之余東純更謂澤如曰：「我非不知革命之合理，然我今非昔比，有百萬以上之營業，何能效君等所爲？」可以爲此輩一般心理之代表，實不止華僑爲然也。

未幾，余亦返港。時璧君、仲實、喻培倫、李佩書等賃屋於九龍城外，余亦時就其地密與商救精衛事。余欲一入京視察情勢，璧君、仲實俱力阻，謂不特無益，且將爲他同行者之累。此數月內，余思慮晦塞，爲從來所未有。璧君偶言：「無鉅金則所事更難，近來籌措無術，聞人有以博勝致富者，我等盍不爲孤注一擲，爲精衛兄，當亦無所惜。」余大然其說，即偕璧君、佩書往澳門博場。時璧君剪髮作男子裝，僞與佩書爲少年夫婦，以所攜百金作孤注一擊，不中，踉蹌俱返，真所謂愚不可及矣。璧君、仲實等旋入京，余送其行，執手言別，余誦葉清臣賀聖朝詞云：「不知來歲牡丹時，再相逢。」

何處？」則皆泣下。

仲實等行後，余內自訟，覺黨人當自求犧牲獻身之路。孫先生嘗云：「惟積極始有善惡可言，消極則有惡而無善；余對於革命職責，斷不容憂傷憔悴以死，余惟繼續奮鬥耳。」適孫先生由三藩市取道檀香山、日本過港，約余與伯先、克強等往商再舉計劃。先生一見余，即曰：「我知子等謀營救精衛，我意再起革命軍，即所以救精衛也。夫謀殺太上皇而可以滅死，在中國歷史亦無前例；況於滿州？其置精衛不殺，蓋已爲革命黨之氣所懾矣。子亦嘗料滿州必覆，則何不勸仲實、璧君諸人，集中致力於革命軍事，而聽其入京作無益之舉，中於感情，而失却辨理力，我不意子亦如是也。」余自承初實瞽亂，最近所見已不然，且能振奮如故。先生乃不復言。既會議，克強等亦因新敗，且困乏，相顧有憂色。先生更舉其生平歷遇挫敗未嘗稍餒之狀，以激勵之。（蓋余從先生久，每遇失敗或至拂意之事，爲他人所難堪者，先生常處之泰然。其視革命爲當然不斷之進化，且時綜其全體，以爲衡量，故以爲祇有成功，而無所謂失敗，其樂觀由深切之認識而來。余等每有乞靈於詩詞小說之時，以爲消遣；先生則正於其時取專門研究之巨著而細讀之。精衛亦謂生平未嘗見第二人能如此也。）先生又言：「國內革命風潮日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吾輩有計劃，有勇氣，則事無不成。」伯先乃言：「果圖再舉，當恢復內外機關，且指揮各省同志，分任進行，如是種種，實需鉅宗款項。」先生然之，即集當地同志，勗以大義，一夕釀資八千。更遣同志分行勸募於各埠，數日之內，已達五六萬元。

於是余與伯先、克強歸，復設統籌部，推伯先爲總指揮，而克強副之，余則爲統籌部秘書長。懲

於既往屢次之失敗，共以爲必有武裝同志數百人，爲之主動。蓋自正月事變後，新軍重行招集，黨人雖仍參入其中，而警戒至嚴，且不給以子彈，徒手暴動，咄嗟爲人所乘；巡防營與附近民軍，則祇可使爲響應，故當首先發難時，須另有主幹部隊。伯先定其名爲「選鋒」，由伯先、克強、林時瑛、熊克武、何天炯、姚雨平、陳炯明、張醪村、徐維揚、劉古香等分任召集，而以同志中之敢死善戰者爲合選，計四百餘人。執信、毅生仍任民軍響應事，新軍則由雨平與伯先舊部繼續進行。其時本部重要同志悉來港，會議結果，分爲兩種任務：一就統籌部分科辦事；一於長江上下游謀發動應援；陳英士、宋鈍初、譚石屏、居覺生等皆受約束而行。密輸武器與佈置機關，乃爲事前之重要任務；運輸之事，以毅生、仲實筦之；運至省城，則以女同志任秘密配送之責，淑子、寧媛與徐宗漢等日爲此奔走。又設製造彈機關於城內二處，喻培倫與李應生兄弟分任之。克強以伯先與余俱爲粵人所熟稔面目，乃請先入部署一切，因決議於伯先未到時，由克強代行總司令職權，時爲一九一一年四月（舊曆辛亥三月）。是月月初，準備將完好，黨員溫生才突於初十刺殺廣州滿將軍孚琦，其事至壯烈，然省港黨部俱不預知，則此成仁取義之舉動，轉爲革命軍發動之妨礙；蓋革命軍一方面倉猝不能利用敵人恐怖之機，而敵軍一方面轉以此加緊戒備也。

克強瀕行，已共定猛攻總督官署之策；同時以一部襲擊水師行台，一部襲督練公所，使不能調兵相救；新軍與巡防營之嚮我者，則使於最短時間內入城鞏衛，傳檄全省，計可一二日而定。克強既入，初使人密報，擬於廿五舉事，旋確定爲廿九。至廿六日，聞觀音山之防營原已受運動者，忽被他調

；而同志之機關有一二處破露，幸未牽連。克強與在省幹部同志會商，決定展期，即再報統籌部，併遣各組選鋒暫先返港。至廿八日，統籌部復得克強密報，則又定於廿九日發動。余與伯先急遣選鋒部衆復上省（但多不及行者），而余與伯先以廿九晚分船上抵省，則船不得停泊碼頭，而清軍艦派員至船檢查，余知朕象非佳。時余與仲實、璧君、君瑛、佩書同船，以假辦繫帽中，檢查員併持有余等照相，乃熟視若無覩。旋登岸，亦有警察盤詰，余以普通話答之，乃不疑，遂共入海珠酒店。仲實先返其家，旋使其姑母來，具言：「黨人圍攻督署已失敗，死者甚多，現時緹騎四出，旅館已布偵探，君等宜急避入鄉間，繞道往港。」佩書聞言，失聲大哭，璧君急止之。余曰：「此非死所，宜急入城，我料必猶有未破壞之機關，則可據以殺賊。」璧君請試探能入城否，遂與仲實姑母去。約二小時，返言城堅閉，不許入，宜作他計。君瑛有戚魏某，爲水陸師學堂總辦，家在城外，姑往其家，或可因以入城。余然其說，遂偕往。至則魏某與眷屬避匿，惟餘婢媼。璧君遂令作飯。余等以日本語私商，共以手無寸鐵，求死無術，不宜久留落賊手，遂登港夜船。船中已有警官稽查，惟視余輩乃似外省官眷之避亂者，乃不甚留難。船久之乃啓行，在船中猶勉自鎮攝。夜半抵港，淑子、寧媛乃以廿九夜返港者，至是候船，得見余等，遂同返璧君處，痛定思痛，惟有相對慟哭耳。

余爾時以爲克強固絕望，即以余等往復情形推之，伯先恐亦不免。迨翌日，伯先先歸，併得克強手書，始知其未戕於敵。又一日，克強裹創，與徐宗漢數人亦僞作避難者至港。（余知港中警察將搜索黨人機關，乃亟銷燬秘密文件，而分別遷徙，余與克強即移居九龍。）克強已斷其右手兩指，爲述

經過情狀。蓋初本決計展期，而姚雨平復來言，調防來省之軍隊，乃比較而更有把握。於是在小東營黨司令部更議進止。林時壘等皆慷慨主速發，且曰：「余輩求殺敵耳，革命黨之血，可以灌溉於無窮，事之成敗，無足深計！」克強亦謂：「展期則須避出，重入險地，乃至不易，謀之期年，全黨屬望，遷延退却，實無以對天下人！」列席者無一人言退，遂復取消展期之議。廿九日下午四時，遂以百餘人持手槍炸彈，猛攻督署，衛隊管帶金振邦當前抵禦，擊殺之，餘兵皆逃。克強偕執信、林時壘、李文甫、鄭坤、嚴驥等直入內室，遍搜張鳴岐不獲，置火種床上而出。適李準大隊至，與戰良久，乃三路突圍。克強率數十人走大南門，與防營遇，且戰且走，回顧不見一人，乃以肩推一店門入而閉之，敵有近者，發槍擊之，斃七八人。及敵引去，乃乘間出城。執信與何克夫本隨克強行，及至雙門底，槍彈已罄，始避入友人家以免。而林時壘（文）、喻培倫、方聲洞、宋玉琳、劉元棟、李文甫等七十餘人，皆死之，蓋自有革命戰爭以來，吾黨之損失，未有若斯役之鉅者。中有被捕後始遇害者，使爲供詞，輒揮灑數千言，斥清政府之罪惡，而申民族革命之大義，及所以爲民衆犧牲之由，意氣凜然，從容就死！問其家世，則多世家子，而勤學篤行之士也。張鳴岐、李準等雖秘之不敢宣，而問官愛其文詞、輒暗誦而流傳於外。（其純粹由工人出身者，則如王○○、鄭○，由農人出身者，則花縣徐氏十人。）

克強傷心失敗，而右手不能作書，乃口授余作報告，致海內外，淚隨聲下。且謂雨平、毅生、陳炯明三人虛妄誤事，罪皆當死；余時亦悲憤已極。克強固主持軍事，且血戰而出，固當悉以其言爲依

據。乃同署名，後執信、克夫出，更從各方面調查，則克強對於三人之批評，實有誤會。然未幾武昌起義，余與克強日在軍書旁午中，不及改正，今此書原稿尚存，其述此役之本末，要爲革命史中最有價值之材料。此役之敗，以再三改期，致不能完全集中，減少力量。如同時李準亦受打擊，則事未可知。又與防營通謀而未確實，其聯絡作戰方法，臨時乃不相照應。從軍事上言，此兩點不能無微憾，然爲義而動，有進無退，諸烈士甘死如飴，至不復有成敗利鈍之見，以表示革命黨犧牲偉大之精神於天下，時移代易，猶足使人感念不忘，頑廉懦立，而況於當時？由是而滿廷上下震恐失措，民衆萬萬愈有「曷喪偕亡」之志。至武昌振臂一呼，而天下皆應，則正以三月廿九之役，爲之先聲！故從革命總體爲之衡量，此役雖失敗，而其功乃真較戰勝得地者百倍過之，今日已可定論矣。

余等未及報告，而先生自三藩市飛電來，文云：「聞事敗，各同志如何？何以善後？」電致港機關，而上無人名，蓋尙不知吾輩何人得生還也。時國內報紙初有言余已死者，精衛在北京獄中見之，哭至暈去，悲吟三律，有「如何兩人血，不作一時流」之句。數日乃知其不實。民國元年與精衛相見，始以示余。余與克強尙能支持，伯先則悲恫無聊輒痛飲，半月而病。病爲盲腸炎，既危，始就港醫院割治，內已膿化，遂不起。余與克強以嚴避省港偵探耳目，不能送其喪，其妻欲自殺以殉，賴其父救止之，同志護其喪歸里。伯先少於余二歲，有大將才，且能以精神提挈革命青年，大江南北軍界同志，尤傾服之。使不死，則南京光復後，決不至任程德全、莊蘊寬爲都督，洪承點、冷遜、孫肇輩，亦當奉令惟謹。余等雖不能前知，而感於革命領袖人物養成之不易，三月廿九以後又失伯先，其愴悼

可知矣！

初圖廣州事，克強爲人作書，書「丈夫不爲情死，不爲病死，當爲國殺賊而死！」伯先輒引滿稱善，不虞其身不死於廣州革命戰爭，而病死於香港也。克強於是謂余曰：「此時黨人惟有行個人暗殺之事，否則無以對諸烈士！」余曰：「此不止爲復仇計，亦以寒敵人之胆，而張吾軍。」克強乃密諭黨人，積極進行。余初入同盟會時，即崇拜史堅如、吳孟俠之行誼；而孫先生對於暗殺問題，則不爲絕對之主張，謂「暗殺須顧當時革命之情形，與敵我兩者損害孰甚；若以暗殺而阻我他種運動之進行，則雖殲敵之渠，亦爲不值；敵之勢力未破，其造惡者不過個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黨人之良博之，其代價實不相當；惟與革命進行事機相應，及不至搖動我根本計劃者，乃可行耳。」故精衛謀刺載灃，余極不願贊成。三月廿九失敗以後，余則極端從克強之議，於是閏六月十九日陳敬岳、林冠慈以炸彈擊李準於雙門底，不中，林冠慈當場轟斃，陳敬岳被捕見殺；九月四日李沛基炸殺滿將軍鳳山於倉前街。先是以李沛基與其兄應生、周之貞、高劍父等僞開一店於倉前街（以其地爲由南門出城必經之道），備炸彈三，其大者重十七磅，爲木板掩置簷際，板以繩曳之。是日晨報鳳山將至，則令同志夥伴皆去，惟留沛基司執行之責。鳳山肩輿至店前，沛基即店後樓割繩，繩斷，轟然一聲，鳳山與其從者十餘人皆斃，店戶倒者七家，沛基之店亦倒。沛基仆於後街，急起行，遇一四五歲小童，指之譁笑，謂「是人乃滿頭泥灰也。」沛基陡悟，則亟抱此小童，笑言：「我買糖果予汝。」而一面自拂拭，遂偕赴市，市果予小童，從容逸去。論革命黨行暗殺之成績，無有過於此舉者：受黨令而行一也；殲賊而我無所

傷二也：敵人之膽寒至不敢窮究其事三也；克強實主其謀，併得省中同志爲助；而沛基是時年才十六七，臨事鎮定，從容如此，亦難能矣。鳳山曾繼袁世凱統北洋四鎮，其來粵使命之重大可見。鳳山亦驕甚，其先行官到粵，即揚言將整頓粵省軍政，併彈參張鳴岐、李準去之。抵省時，張、李使人勸其俟警備已周而後入，鳳山怫然謂其怯懦。徑擁儀衛入城，中炸彈，半身已燼，惟一足飛數十丈外，尙可辨識。後此清大臣與各省疆吏，人人自危，不止張鳴岐、李準胆落而已也。

八月十九日，蔡濟民、熊秉坤起義於武昌，推黎元洪爲湖北都督。時余適在西貢籌款，乃急歸港，而克強則已以應湘、鄂黨人之請，由港啓行矣。當三月廿九之前，統籌部已使英士、鈍初、覺生、石屏等入長江，爲廣州革命之應援。廣州雖敗，各省以怖於革命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黨人進行武漢之運動尤力，武漢新軍參半爲黨人。適遇鐵路風潮，端方調兵入川，湖北總督瑞澂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步兵第三十一、第三十二聯隊予之，以分散其勢力，所餘砲兵工輜等營，而子彈亦爲瑞澂沒收，每人僅餘五顆，軍中仍躍躍欲動。忽而機關破壞，捕去三十餘人，併搜出黨人名冊。（時胡瑛尙在武昌獄，聞耗即設法止陳英士等勿來。）士兵之投入革命黨者已多，於是爲自存計，迫不及計，是夜九時草湖門四馬路民房失慎，城內工兵隊熊秉坤等集合同志，棄肩章，各捲白布爲號，鼓噪而出。隊長阮榮發出阻，槍斃之，即襲楚望台，斃旗人百餘，轉佔軍械局，取子彈，攻督署；城下輜重隊即放火響應，破城門入，與工兵會合。十時許，砲兵隊已據蛇山，以機關砲助戰。瑞澂命張彪等率所部禦敵，而已則走避楚豫艦中，布政連甲等從之，張彪亦走漢口。夜半砲聲止，全城已定，而吾黨重要人



員均未及期到鄂，蔡濟民等不得已，擁清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爲都督，湖南、江西次第響應，張鳴岐乃通電宣布獨立，欲以緩和人心。既數日，又取消之。余急使同志密散傳單，斥張罪狀，一面運動軍隊逐張，而使執信、毅生潛入內地，起各路民軍，以逼省城。

初三月廿九之役，張鳴岐實隻身走匿李準處，李頗挾功凌之，張不能堪，而懼奪其位，則奏調龍濟光全部到粵，龍爲張巡撫廣西時之部將。龍至，則兼爲廣東新軍鎮統，位勢在李上，李漸不平。余訶知其情，則使人離間之。李自被刺傷，雖醫愈，然知革命黨勢力已大，不敢更與結怨，故爲陳敬岳求免死；護送但懋辛等回里；中路清鄉之任務，李亦以讓之他人。張更疑其與革命黨人通，遂奪其中路所統三十營，且收取虎門要塞大砲撞針，李益不安。然慮革命黨不能容赦之也，則託其幕友謝義謙至港，徵探革命黨意旨。義謙，良牧之叔也。十五日良牧偕與來見，余曰：「革命黨不報私仇，特爲漢族請命耳。清廷大勢已去，李當知之，李果能反正，而盡忠於革命，所謂以功贖罪也。李固識精衛，猶不能信革命黨之行動耶？」謝歸報。十六日，李又使電報職員黎鳳墀至港，因韋寶珊求見。（當時同志頗有慮李不可靠，與之交涉，不免危險者。余廉得其情，實知李已喪氣，而又受逼於張，從其個人立場，必不敢存不利於我之念，余收李，廣州即可不戰而定，故坦然應接其來使。）余見黎，卽曰：「今爲李策，祇有兩途：若欲爲滿州盡節効死，則當與民黨再戰；如其不然，則當卽從民黨；首鼠兩端，禍且在眉睫，今但問其決心如何耳。」黎謂：「李已有決心，若不見疑，請示以條件，將惟公之命是聽。」余乃要以：（一）李須親書降表來，同時去滿清旗幟，用青天白日旗幟，通電反正。

(二)即逐張鳴岐，且迫龍濟光投降。(三)歡迎民軍。(四)李勢力範圍內之要塞、兵艦、軍隊，皆須交出，由革命政府處分之。黎如所教上省。翌日復來，則李果爲書上同盟會南方支部，表示降服，願一一依所開條件執行。

十八日，李以明電來，言「張鳴岐已走，諮議局開會，已舉公爲都督，盼即來省。」已而諮議局公電及省中同志陳景華、鄧慕韓等電皆到，且言蔣尊簋（伯器）爲副都督，於余未至省時，暫由蔣代理。蓋諮議局先一日開會，宣布獨立，舉張鳴岐爲都督，龍濟光爲副，輿論譁然，張亦不敢就。而李則直以電話告張，謂已已通款於革命軍，四江兵艦之砲，實比他部隊爲利，即他艦亦已集中省城，請其好自爲計。張得電，召龍濟光謀，時雲南已獨立，龍亦已受李運動，故張詢龍，能即撲滅李否？龍告以不能。張知已陷於孤立，且得滬電，祇「京陷帝崩」四字，而南海、番禺、順德之民軍漸逼，香山駐屯新軍一營已變，南路、東江皆告急，張故立逃，於是各界再就諮議局開會，而限於革命黨人爲合被選舉資格矣。其時在港同志尚有勸余不即上省者，以爲李固新降，龍濟光尤叵測，新軍在省只兩營，且執信、毅生尙未到省，手無一兵，不如且待。余曰：「不然，此時革命空氣已籠罩全國，廣東屢起義師，且在鳳山被殺之後，官僚尤爲喪胆，吾人所恃，不僅在兵，若稍涉猶豫，適以示弱；況此時事機，頃刻變化，我輩爲革命黨人，萬無持重求全之理，我意必速行。」遂與淑子、寧媛、君佩、良牧、應生、黃大偉、李郁堂即晚上省。（瀕行，何啓約相見，何曾撰西法真詮及駁張之洞勸學篇。余詢以外交之事，何云：「湖北首義，已以關稅所入存貯匯豐，爲償還外債之備，因而得列國之好感

，此可效也。」余此時無暇與何深論，但覺授人以柄，實開惡例；而何反以爲得計，何也。」余等抵省，果見省河兵艦悉已懸青天白日旗，同行者皆歡呼：「中國人真見天日矣！」登陸，李以所部迎余，即步行至諮議局，受各界之歡迎，伯器即日交代。

諮議局在前清，等於省議會，其分子純爲紳士。此時大會已非原有性質，乃爲城市民衆代表，萃廣州之商會、善堂、報界、教育界及諮議局議員若干人爲之；析其分子，則小資產階級與知識階級，皆屬於第三階級者也。滿清盛時，以貴族官僚專制，紳士與官結納作威福，竟若代表一切，而他無敢言者。迄於末造，經所謂維新變法及預備立憲，乃始承認商會、教育會等爲合法團體，通都大邑貿易繁盛，商人漸有勢力，而紳士漸退。商與官近至以「官商」連稱，通常言保護商民，殆漸已打破從來之習慣，而以商居四民之首。（從前四民，謂士農工商。）斯時法律上固無工會，即實際上亦未有其萌芽。至若農會，乃知識階級講求農事改良之學會，與農民無關也。廣東善堂爲特產之慈善團體，初亦憑藉紳士，繼則附庸商人，其名義乃獨立，而常與商會共進退。張鳴岐在粵反革命時，使七十二行商會、九善堂通電誣詆革命黨，暢所欲言，指此爲廣東輿情之代表。及反正以後，而七十二行商會、九善堂又通電頌揚革命，惟恐不及，此亦可以見商人之性質矣。各省反正固以民族思想戰勝爲最大原因，而黨人拼死進攻，使滿清官僚日夜陷於恐慌之境地，而不敢與我抵抗，亦爲制勝之由。

余受任之際，全城官吏盡空，等於無政府，余乃即日任陳景華爲民政部長，先使理警察之事；任李郁堂爲財政部長，收藩運兩庫；陸軍部長、參謀部長於十八日由新軍宣布反正時所公推者，則仍之

；創軍政府雛形於諮議局，使君佩、汪宗洙等爲秘書、參議；爲安民布告，併通電內外。時財政問題頗形棘手，括全城官庫，僅得萬元，（查知由張鳴岐臨去時發濟（龍濟光部）軍雙餉，而與屬吏席捲其餘以逃，且告人云：革命黨即得廣東，不能守三日也。）而新軍及旗營等部，立需餉二十餘萬。余乃使郁堂與楊西巖、陳賡虞等商借港商款四十萬，許以三個月倍數償還；一面將庫存官錢銀局紙幣千二百萬，（此項紙幣張鳴岐曾發行於市，及不能流通，發生紙幣風潮，張乃借匯豐銀行款收回存庫。）加蓋軍政府財政部印發行，而使商會承認通用之，嗣後乃不虞困乏。軍事問題則更爲複雜，新軍全協向爲革命之中堅，然此時則黃士龍領一團在高州，留省之一團，又分一營在香山，故其勢甚孤。巡防營共六十餘營，人數至多，但其武器與訓練，遠不如新軍，且散佈全省。祇中路三十營，向爲李準所轄，張鳴岐削李兵權，僅留其六營，餘則置分統二人，使直接於己；然統領偏裨，爲李舊部，故李猶有號召指揮之實力。龍濟光以濟軍九營來粵，併合桂軍三營，爲十二營，視他軍爲集中，又新至粵，其受革命影響至淺。龍雖從李準反正，而實存觀望；即李亦祇以一時之利害，歸命於革命黨耳。民軍分子，以赤貧農民與其失業而流爲土匪者爲基本隊，更裹脅鄉團及防營之潰散者，以成其衆，其氣甚壯；然倉猝嘯聚，其軍實固遜，其行列形式亦較防營爲更差。民軍以首義自居，視他軍如降虜；他軍則薄視民軍，爲起自草澤綠林。余審察各部分之性質，因定計先鞏固新軍，使其居中不動，作諸軍之監視，而張民軍之勢，以壓迫濟軍與防營。時執信、毅生已到省，由二人平日運動之部分，如李福林、陸蘭清、譚義、陸領、張炳、黎義等，皆極服從，則亟施以組織訓練，並稍資以軍實。其餘如楊



萬夫、周康、石錦泉等，則爲民團督辦處，使皆受成焉，而爲之編練。（此着獨無效果，因民軍首領性既跋扈，而余用劉永福爲督辦，何克夫副之，本意劉曾於安南抗法，及於台灣抗日，俱有名，爲兩廣會黨遊勇平時所傾服，用劉，民軍當易就範，克夫左右之，即能行黨中計劃。詎劉已老耄，用人復闕冗，克夫不能救正，治事一月，毫無成績，因罷劉而以黃世仲代之。黃頗能操縱關人甫、王和順之屬。至民國元年二月間，乃竟欲使民軍擁己以作亂，其咎由余用人不當致之。）未幾，李準以所部受人煽動，不能復制，遂走去。（李對於軍政府，服從惟謹；而黨人有揚言將爲七十二烈士復仇者，李恐，遂住兵船，不復登岸，其部隊益離散，或劫取所有，而投於民軍。李稱病辭職，余親往視之，李警衛甚嚴，雙手持短鎗，見余始釋之。告余曰：「黨人始終不恕我，連夜謀以水雷炸彈攻我舟矣。」余知其自受行刺後，杯弓蛇影之見耳，乃慰藉之，且就其舟中暢眠達旦，謂李曰：「昨夜何如？」李感甚，良久乃曰：「公來，誰復敢犯此者，我實受公之庇；然公豈能終日庇我而不問一切事耶？公請還府，非極危殆，我仍留此聽命耳。」余還都督府，李母妻哭勸李行，李遂往港。）龍濟光初尙留辮髮，踞佔城內，拒民軍入，至是亦剪髮奉令。蔣伯器爲粵籍士官以其在反正之先態度不明，竟排斥之去。

內部稍定，余乃亟使姚雨平組織北伐軍，併由陸海軍撥最良之利器給之。蓋其時漢陽已失，而我軍攻南京不下，故余急謀出師；余且欲自將，以同志之諫而止，蓋余視北伐尤重於守粵也。

時陳競存、鄧仲元已佔惠州。初，陳等攻惠，久不能克。余既入省，即使李準密致電秦炳直，使

投降，言清廷已覆，張鳴岐已去，苦守無益。而鄧仲元亦使人運動洪兆麟投降。秦不得已，乃開城。余并解餉十萬，以濟陳軍，邀陳到省。陳設嶺東守府而後行。仲元先至，相見甚歡。同時黃士龍電告，率所部反正。各界代表大會，乃於都督之次，舉陳爲副督，黃爲參督。（舉陳爲余所主張；黃則余甚不謂然。顧乃同時並舉，余且不及糾正，可謂疏矣，蓋當時自號穩健之黨員，主此議，而先事不余告也。）黃乃先陳來省，且陰造飛語，謂陳將以重兵攻廣州，胡、陳將交鬭。其見余，則尙恭順，但言：「高州幾爲林雲陔屠殺盡，林罪甚大。」雲陔固奉黨命，起義於高州者。及黃以新軍往，軍士皆不欲戰，因迫黃反正，黃遂交軍隊於蘇慎初而來。余既廉知其情，益覺黃之悖謬。余斯時與陳，無絲毫罅隙。翌日，陳至，余與商軍政各事，夜深，遂留與共榻，外間謠言盡息。陳請以鍾鼎基爲師長，王肇基、任鶴年爲旅長，余即爲發表，以與余擴充新軍之旨合也。又數日，余與陳、黃共議事，黃言：「北伐似非其時，粵人不能於嚴冬在大江南北作戰，遑論黃河流域？且粵局未大定，多出精銳，一旦根本有變，何以鎮壓？不如先固粵。」余謂：「革命在進取，不在保守，斯時漢滿之鬥爭，乃漸變爲南北之決戰，若我方形勢頓挫，即粵亦無能割據苟安。況粵正患兵多，內部亦無何等顧慮。至言氣候差別，自當注意防寒，豈能坐待來年凍解，方議出兵？」陳力和余議。已而陳、黃爭論軍事，黃爲至無禮之言。陳怒，幾決鬥。余使邱仙根兩解之，二人自此即避面。陳更請爲北伐軍總司令，以所部循軍及他部改編；即兩平所已編定之部隊，亦併合爲一系。兩平不願受陳節制。余與執信亦以爲北伐軍既由各省續續出發，其至前方，當更有統一指揮者，而各本省乃不便事事遙制；且必成大軍而後



出，則有後時之憂。故余雖從陳之請，而仍令兩平先發。其時北伐之成行，以執信之贊助爲最多云。

黃士龍仍謀反動不已。第三次開各界代表大會於總商會，余對群衆爲政治軍事大體之報告。黃提議統一軍權，指摘各軍糾紛情形，欲使大會推己握兵，商界代表頗爲之動；亦有獻議三督分權治事者。余與陳力斥之。黃於清末，曾繼伯先爲團長，與陸軍學堂監督。庚戌新軍之役，黃跪哭勸新軍士兵毋動；不聽，則僞爲自戕，商民頗稱之；然黃實始終反對革命。迫於高州新軍，不得已宣告反正，乃驟以素無革命歷史之資格，得選參督，黃遂野心勃發。初以余爲易與，欲行其挑撥離間之術；既不得逞，則密結龍濟光爲援，而身自住於商會，日夕煽惑商民三督分權之議，謂各稱所能。軍民分治，果其說行，必黃獨攬兵柄。幸余與陳已燭其奸，而各界代表亦不敢妄與附和。是日執信已飭陸蘭清，陸領等部，陳兵西關。并與仲元約，如大會堅持異議，則解散之。黃既失敗，又欲運動民軍。民軍領袖於東園開會議，黃請出席。余知其事，對於各部，預有告戒。或有疑爲陳、黃之爭者，余曰：「不然，黃爲不利於政府之謀，直叛徒也，特以其惡未著，而商民愚闇，故不能取以明正典刑。民軍爲革命而來，當絕對敵視之。至陳則爲吾人共生死、同患難之老黨員，今以其地位足以支撐艱鉅，助陳卽爲政府，此無徘徊之餘地。」既開議，黃欲爲遊說，民軍領袖及代表悉起詰難，李就等尤激烈，黃狼狽避席。猶冀新軍以從前因緣，可以煽動，遂徑約與標營士兵講話，而各營皆拒絕，黃始絕望而逃去。

自此以後，余等更覺各界大會之凌亂複雜，爲不可恃；而諮議局舊議員，斷無使復活之理；光復各省亦次第改選，粵中人士遂爲同等之要求。余乃與競存、執信等草定「臨時省會選舉法」，各界爲

比例選舉，特定同盟會代表二十人，婦女代表十人，各界當選者，十九俱著籍同盟者。嗣是省會乃不復有與政府分歧之趨向；而議員有女子，乃爲亞洲所創見。

李準走後，余使君佩、道源助毅生，設立全省軍務處。道源故爲李入幕賓，知軍事，接收李部陸海軍，有條理。黃士龍在省時，一日，民軍譚義部與濟軍衝突，自午至酉，毅生往彈諭止之；黃則於其間竟日密勸龍乘機作亂。龍憚於形勢，不爲動。君佩與襄勤更以兵艦清理河道伏莽，故各江與省城交通如常。

時英領事詹米純，故與粵政府齟齬。初得外交通牒，斥云：「彼此不宜廢官僚大人之稱」，余置之不理。既又藉保護商船爲名，以兵艦闖入西江，遊弋至梧州。余飭軍務處恢復段艦（按西江沿途分段，交番巡緝，謂之段艦），另以兵艦尾英艦往還。如是旬日，英人無所藉口，乃自撤消。惟海關問題，以各通商省分悉依湖北先例，外交部長某以爲難於立異，余亦不復堅持初見，遂取同一步調，致開民國以來之惡例，此當時最大失策。張鳴岐初逃沙面，英領事居爲奇貨，欲助之復職。張不敢從，逃港。港督梅仍欲利用之，張觀望。既知勢無可爲，乃去。梅怪張何怯懦乃爾？其人曰：「張於財政，即無辦法。」曰：「胡某能發行紙幣，張奚不能？」其人曰：「惟胡某能以軍府財政部之名義行之，則以張之立場，更覺悟其無可措手矣。」港英文報恣詆余輩，謂之「暴徒」，謂之「暴民專制」。從其頑固保守之素性，與「氈圖們」之假裝，固不足以語非常之變革。而且以帝國主義之首魁，則尤不樂聞中華民族解放鬥爭有何成功，而必多方反對之，破壞之；謂祇其好惡與我殊，仍未見其肺腑也。



余在粵兩月，百事草創，惟拼一生之精力赴之，其初，至於寢食俱廢。迨各機關以次成立，而執信復居中助余規劃一切，余乃不至困蹶。（執信日接電話，至耳爲之腫，其勞可知。）吾輩之弱點，乃適與其時帝國主義各報所批評者相反。蓋當行革命專制之實，而又襲取自由民權之名，此爲矛盾相撞之點。余輩以革命書生，經驗殊少，反動分子即伺隙爲祟，精神稍懈，幾於根本動搖。（如推舉黃士龍爲參督，及提議分權治事等事，俱可爲殷鑑。）黨人本多浪漫，又侈言平等自由，紀律服從，非所重視，祇求大節不踰，不容一一規以繩墨。其甚者乃予智自雄，以訐爲直。（如香軍諸人，其始竟欲白樹一幟，久乃就範；入民國元二年，變爲心社，言無政府主義。又光復後，許人民出版一切自由，各報持議惟謹；而黨人所辦之報，乃毛舉細事，以譏刺黨中領袖，謂之「新官兒」。仲愷常入都督府計事，至深夜而出，某報乃云：「有新官兒仰臥籐兜，口喃喃猶囁經濟術語。」戒飭之，始稍悛，其荒謬無識至此。）執信嘗謂余曰：「宋儒言：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直不解事人語耳。」蓋發憤於黨人之態度也。然當革命之際，僅爲少數人之努力，而不能表示爲一致的黨之行動，此則平時組織與訓練上有闕，又非徒黨員之過矣。

民軍當時號稱十萬，外報造謠，遂若全省擾攘，不可嚮邇。然余與競存常屏去衛士，徒步而行；執信、毅生等，則始終無衛隨之人。斯時之秩序，蓋以革命之空氣爲之護持。民軍之至不謹者，亦無公然違令作惡之事；（石錦泉最蠻悍，嘗欲毀拆城隍廟，謂以辟迷信，商民大譁。陳景華以都督令制

之，即止。又屢次搜捕私藏軍器，及滿清旗幟軍服者，皆責令解送陸軍軍法處，分別處置。於軍政府之行政用人，更不敢有所干涉請託。故當時商民凜凜於民軍；而至其後滇、桂軍披猖於粵東時，則皆歎曰：「民軍不易及也！」是時，無非常警察與非常裁判所，遇犯通敵不軌之嫌疑人，俱由陸軍部軍法處審訊；最後則由都督決定之。

漢口、漢陽失陷，黎元洪電粵，言文書多散亡，慮有敵探，假使命至各省，請嚴防。湘督電粵，亦言此。已而有賈鄂都督文書來者三人，謂漢陽失，黎使其與克強分道至粵、桂求救兵者也。余察其職責，太不相當；而三人者乃乘余更衣，而竊視余案上機密文件。余觸念鄂、湘來電，不審其人真偽，遂以密電詢黎。數日得復，則謂并未有使至粵。余亟遮留三人，且以黎電示之。三人驚愕，指天曰，誓不妄，請更電話黎。余使其擬稿，并聽以私人名義，同時發電致詢。又數日，黎再覆電，固言無此事，三人者必偽託，宜嚴懲勿貸。余復以黎電示三人，三人皆太息曰：「此殆命也！」余此時已密檢三人行裝及其僕從，且詳察其言動，都無可疑，特少不更事耳。因問黎遣使時，何人與知？公文書及盤費，何時領取上道？黎左右有何人足為證據？以電黎及其左右。最後覆電，乃云已憶確曾遣三人為使，前兩電忽遽未及詳；又以漢陽失陷，無底案可查耳。余乃引三人出，賀其更生。翌年，余見黎於武昌，黎云：「外人皆言君暴，今殊不似。」余舉此事以答，且曰：「真革命黨，無妄殺人者。」

同時起義諸人遭毀謗者，英士尤甚於余。詆余為「暴徒」，而詆英士則直曰「無賴」。上海為東南之鎖鑰，且中國產業文化交通之中心，各層階級社會盛焉，故得上海，而後足抵漢陽、漢口之失，



振起革命軍之聲勢，更爲進取南京之根據。英士以蒼頭軍突起，襲製造局，不克，被擒，竟說降其守兵，略定全滬，屹然爲革命之重鎮。其人才氣無雙，能利用一切勢力，機警善變，不守繩墨，以是爲所謂縉紳先生者所畏惡。自其起事時，即輒與租界英、法人迂，故交起而狂詆之，而英士強項，無如何也。（余與英士對於內外報紙爲個人無理之攻擊者，俱不屑辨，由今觀之，其實大誤，蓋此爲反動之消息，不能任其滋長，彼爲此者，亦正不在個人之名譽也。）於時蘇、浙皆起；南京則以各軍聯合，逐鐵良、張勳而克之。各省爰派出代表，議統一政府之組織。克強亦已至滬，則共舉克強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既而因黎派反對，則又改舉黎爲大元帥，克強副之，而攝行大元帥事於南京。初，克強至漢，黎亦虛己以聽，推爲戰時總司令。顧以新造之鄂，兵力實不足支北來之四鎮。克強電余云：「鄂軍怯，湘軍驕，敗無疑也！」而鄂人則謂克強有所輕重於其間。漢陽陷，克強主棄武昌不守。賴他同志挾持黎氏，不得聽克強言。繼以議和聲起，北軍亦不更進，武昌幸無恙。鄂人乃以爲纔詬克強之口實。

黎初以革命黨脅迫而出，謂之「床下都督」，畫諾而已。然名器所假託，漸亦有權，則私引舊官僚，以傾民黨；尤注意報復起義時所不見尊禮者，內部分裂，授敵人以柄自此始。

革命軍起，而清政府之軍隊悉潰壞，所恃惟北洋數鎮，實成立於袁世凱之手，清廷不得已，復出袁世凱爲內閣總理，諸鎮始用命，攻革命軍。惟吳祿貞樹義於遼瀋，將以兵直搗虜巢，京師震動。袁陰以計通吳部下賊殺之，而諉其惡於良弼。張紹曾、藍天蔚等繼起，亦以袁故，不得逞。吳爲鄂省同

志，畢業日本士官，才氣縱橫，其在北方有名，如趙伯先之在南，而實力尤過之。吳不死，清且立覆，而袁世凱亦無由肆志。吳之死，實當時革命軍最大之損失也！袁世凱出統軍政，歐洲同志吳稚暉等，亦知其不易與。時孫先生適至英，乃請先生以電致袁，謂「能倒戈爲漢滅清，當推袁爲民國總統。」其實袁爾時已決計居清廷與革命軍之間，收漁人之利，不待此電，始啓發其野心矣。此時清政府已如日薄崦嵫，而革命軍之進行，乃猶有障礙。余知此局勢，非孫先生歸，不能解決也。

十一月十日，聞先生歸國，已將抵香港，余大喜！亟與執信、競存、仲愷等商議，決定要留先生於粵。余則親偕仲愷乘兵艦至港，迎先生。既見先生，屏人熟議，由晨至晚，爭論始決。余主先生到粵，先生則主與余偕往滬寧，其爭辨之點甚多，今追述其要略。余謂：「滿州政府人心已盡去，惟尙有北洋數鎮兵力未打破，故得延其殘喘。袁世凱實叵測，持兩端，但所恃亦祇此數萬兵力。此種勢力未掃除，即革命無由澈底。革命無一種威力以鞏固政權，則破壞建設，兩無可言。先生一至滬寧，衆情所屬，必被推戴，幕府當在南京，而兵無可用，何以直搗黃龍？且以選舉克強之事觀之，則命令正未易行，元首且同虛器，何如留粵，就粵中各軍整理，可立得精兵數萬，鼓行而前，始有勝算，盡北洋數鎮之力，兩三月內，未能摧破東南，而吾事已濟，以實力廓清強敵，乃真成南北統一之局，滬寧相較，事正相反，若驚虛聲，且貽後悔。最近福建、廣西、貴州諸省，正以寧、鄂當衝，有暫推粵爲首都之議，吾輩方謙讓未遑，先生則可控搏此局。」先生則謂：「以形勢論，滬寧在前方，不以身當其衝，而退就粵中，以修戰備，此爲避難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領屬望，至此其謂我何？我恃人心，敵



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長，而用我所短？鄂既稍萌歧趨，寧復有內部之紛糾，以之委敵，所謂趙舉而秦強，形勢益失，我然後舉兵以圖恢復，豈云得計？朱明末局，正坐東南不守，而粵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轍？革命軍驟起，有不可嚮邇之勢，列強倉猝，無以爲計，故祇得守其向來局外中立之慣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勢頓挫，則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齊文之於太平天國，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慮？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州，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州以爲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我若不至滬寧，則此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決非他人所能任，子宜從我即行。」先生持之甚堅，余亦覺所見不如先生之遠大，乃服從先生主張，立爲書分致競存、執信、毅生諸人，使競存代理都督事，並以命令飭各軍服從競存，皆援仲愷，使還省，與諸人布署一切。余則與先生同舟而行。（仲愷至省，執信、毅生等群譙讓仲愷，謂何忽翻前議？仲愷謂：「當爭辯時，不能贊一詞；及既決定如此，惟有奉命而返。」執信、毅生曰：「然則我輩當俱從往矣。」君佩謂：「如此是置競存於孤立，而拋棄粵局，非先生等之本意。競存方治新軍，須民軍服從不抗，然後防營與濟軍不生問題。毅生、執信實握過半數之民軍，此時舉足輕重，尤不可輕言引去。」衆議始定，競存始勉強受事。）

余隨先生至滬，英士、克強俱來迎，相勞苦，數月之別，如數年。（英士以是年五月，由滬徑入粵，觀察三月廿九敗後一切情勢，過港與南方支部同志相見，爲余識英士之始。）更見精衛，則真如隔世。二人俱狂喜，至相抱而踊。精衛於湘、鄂等省反正時，得出獄，果如孫先生所預言。聞吳祿貞

將起兵，輒走從之，中途知吳遇刺於石家莊，乃折回天津，與天津同志有秘密之運動。袁世凱起任事，其子克定跼弛以太原公子自任，精衛亦陰結之。事聞於袁，則私見精衛，謂非常之舉，非兒輩所知，而自輸誠於民黨。既而南京亦光復，精衛乃至滬。時清廷與袁世凱使代表議和者爲唐紹儀，各省革命軍之代表，則爲伍廷芳同志；更推精衛與王正廷、王寵惠、溫宗堯、胡瑛參贊其事。唐亦時與精衛密商，不拘形迹也。

國內同志以先生既歸，乃共謀建立政府，舉先生爲總統。時章炳麟、宋教仁已先在滬。章嘗倡言「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同志多病其妄。章又造爲「革命軍興，革命黨消」之口號。蓋章以革命名宿自居，恥不獲聞大計。其在東京破壞軍器密輸之舉，黨未深罪之，章仍不自安，陰懷異志。江、浙之立憲派人，如張謇、趙鳳昌、湯壽潛之屬，陽逢迎之。章喜，輒爲他人操戈，實已叛黨。敦初居日本，頗習政黨縱橫之術，內挾克強爲重，外亦與趙、張、湯化龍、熊希齡相結納，立憲派人樂因之以進，宋之聲譽乃驟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終以黨人故，克強不敢奪首領之地位，敦初始欲戴爲總統，已爲總理，至是亦不得不服從黨議，然仍主張內閣制。以爲克強光復諸省，由革命軍首領派出代表者，悉同盟會黨員，祇直隸、奉天爲非黨員。選舉及組織政府問題，當然由黨而決，遂開最高幹部會議於先生寓邸，討論總統制與內閣制之取舍。先生謂：「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衝，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於惟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諸人之意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時列席者

，爲余與精衛、克強、英士、敦初、靜江（張人傑）、君武、覺生（居正）等。靜江率先對曰：「善！先生而外，無第二人能爲此言者，吾等惟有遵先生之意而行耳。」衆皆翕然。翌日，敦初等即入南京，由各省代表開選舉大會，省占一投票權，共十五省，先生以十四票，當選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按當時參加投票，爲十七省代表，總理實以十六票當選），並決定總統於陽曆一月一日就職（距投票選舉三日）。余急就旅滬之廣、肇、潮、嘉同鄉，募捐得軍資七十餘萬。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先生入南京，行總統就職禮，改元爲中華民國元年。民國政府成立，而滿清二百六十四年之政府以亡！中國四千餘年君主專制政治亦以廢！

從來中國歷史家論一代政府之傾覆者，輒曰：「人心已去，事無可爲」，此於滿清之亡爲尤劇！中流人士固多有發憤亡秦之志，而民衆亦既厭且憎；即其文武大僚從得祿位，當與共休戚者，亦更不爲之效忠致力。革命軍起，封疆大臣輒望風竄走，否則樹降旂以求自保。仲愷告余，謂「陳昭常等在東三省，聞南軍戰勝則喜，聞清軍戰勝，反戚戚然也。」故是時種族之辨，真釐然有當於人心。而載灃輩惟親貴是用，失其控馭之術，固自速滅亡，然此殆亦無關宏旨。洪楊時代，以天父天兄之迷信，反對儒教，知識階級乃群起敵之。君臣天澤之舊說，爲曾國藩、胡林翼輩挾以對抗民族主義，使清室亡而復存；其他爲滿州城守死節者，亦相望於道。至辛亥革命，而一切呈相反之現象。以此較衡，可知排滿宣傳戰勝一時之思想者，實爲根本之成功。其次，軍隊爲政府最大之保障。滿州入關，嘗數度因變故而改革擴充其兵制，即賴此以復振。及其末造，更治新軍，乃不惟不效，且以自殺，則以革命

黨之軍隊運動，爲能破壞之。新軍之制，以德與日本爲師，比於旗兵防營爲遠勝，且徵募良家識字者爲之，同盟會會員則正以此而得應募入營。各省光復，大抵以清之新軍爲先鋒，此亦推翻清廷，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也。

先生入南京，即日發表宣言，統一各省軍事、民政、財政，以及漢、滿、蒙、回，藏五族統一而爲共和國家之旨。就聽誓詞，則言：「誓覆一姓專制之政府，至民國鞏固，憲政告成，即返初服。」布告全國，廢除滿清一切法令。令禁毋得賣買男女及奴隸他人者。凡中華民國人民，人人自由、平等。以主權在民之原則，著於約法。諭北方將士，毋爲一姓效力，抗命民國。先生以余爲總統府秘書長，各部之組織，則採納克強意見。其人員如次：陸軍部長黃興，次長蔣作賓；內務部長程德全，次長居正；外交部長王寵惠，次長魏宸組；財政部長陳錦濤，次長王鴻猷；海軍部長黃鍾瑛，次長湯薌銘；司法部長伍廷芳，次長呂志伊；教育部長蔡元培，次長景耀月；實業部長張謇，次長馬君武；交通部長湯壽潛，次長于右任。部長祇陸軍、外交、教育爲同盟會黨員；餘則清末大官，新同情於革命者也。惟次長悉爲黨員：內務初提敦初，以其嘗主內閣制，並欲自爲總理，故參議院不予通過，（初由各省代表會行參議院職權，閣員須得其同意，著爲約法，其後因之。）而改用程德全。程以清江蘇巡撫，於南京未破時，樹義旗反正者。克強推荐張謇或熊希齡長財政，先生不可，曰：「財政不能授他派人，我知瀾生不敢有異同，且曾爲清廷訂幣制，借款於國際，有信用。」於是用陳。亮疇以資格不足，欲辭。先生曰：「吾人正當破除所謂官僚資格，外交問題，吾自決之，勿怯也。」然張、湯僅一度

就職，與參列各部會議，即出住上海租界，程固於租界臥病。伍以議和代表，不能筦部務。陳日經營借款，亦常居租界。故五部悉由次長代理。部長之負責者，黃、王、蔡耳。時戰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於各省，各部亦備員而已；獨克強兼參謀總長，軍事全權，集於一身，雖無內閣之名，實各部之領袖也。克強以三月廿九之役及漢陽督師，聲名洋溢於黨內外；顧性素謹厚，而乏遠大之識，又未嘗治經濟政治之學，驟與立憲派人遇，即欲然自以爲不如。還視同黨，尤覺暴烈者之祇堪破壞，難與建設，其爲進步歟？抑退步歟？克強不自知也。既引進張、湯爲收縉紳之望，楊度、湯化龍、林長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強庇護，而克強之政見，亦日以右傾。

余治總統府文書，大小悉必過目。四方有求見先生，必先見之，忙勞彷彿在粵時。余與先生同寢室，每夜余必舉日間所施行重要事件以告。其未遽執行者，必陳其所以，常計事至於達旦。姚雨平所部既渡江，先生中夜謂余曰：「子留守，余明日渡江擊賊矣！」余力言：「雨平軍精銳，必能破張勳，無須先生自將，而他軍則難以爲繼。先生以偏師進，不止乘危，且無異暴吾弱點以示敵。」先生乃止。庶務長沈某，自稱內務大臣，招搖於外，又強役民間車馬，不予值。余執付江蘇都督莊思緘，誅之。繼者爲應夔丞，兼衛隊長，漸跋扈。余欲並誅之，先生不可；乃遞其職，而以朱卓文代。參議院議員以同盟會佔大多數，顧狃於三權分立之說，好持異議。余常以政府委員出席，輒爲言：「今爲革命非常時代，戡亂未遑，議院不能置充分信用於政府，而反掣其肘，華盛頓抗英初期之故事，可以爲鑑；即不覆亡，亦無由發展，非所以代表民意也。」定都南京之議，參議院不同意，謂不足以控制東

北。蓋太炎、敦初反對最力，以爲遷都南京，即放棄滿、蒙。（太炎於南京追悼陣亡將士，製輓聯云：「群盜鼠竊狗偷，死者當不瞑目；此地龍蟠虎踞，古人畢究虛言。」蓋不憚公然爲反革命之言論。）參議院惑於其說。先生召克強至總統府，讓之。克強亦謂黨中不應有異議。先生遂召集院中同志黃復生、李伯申、鄧家彥等，爲詳言其得失，則皆唯唯。依參議院法，須政府再交院議，始能推翻原案。鄧、黃等以是請，克強遽曰：「政府決不爲此委曲之手續，議院自動的翻案，盡於今日；否則吾將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是日，適祭明孝陵，遂請先生俱上馬出府。余稱病，不從行，而就府中草文書，交院再議；一面飛騎白先生。迨先生祭陵歸，此事已解決，先生不予罪也。一日，安徽都督孫毓筠以專使來，言需餉奇急，求濟於政府。先生即批給二十萬。余奉令至財政部，則金庫僅存十洋。總長因在滬，次長愈旁皇無策。余乃提取粵北伐軍款六萬餘，更益以他款爲十萬元，予之。而皖使以初見先生批，繼減其半數，反以爲予靳之也。余在秘書，提倡平實簡易之文。布告北方將士，初使秘書雷鐵錚屬稿，詞頗艱深。余謂此當使人共喻，如布帛菽粟，無取矜奇，因囑任秘書鴻雋改作。雷不悅，即襆被出府，並爲詩自嘲曰：「十年革命黨，三日秘書官。」名士氣深如此，難乎其爲黨服務矣。張謇荐其徒十餘人於秘書，余悉不用。張揚言於滬，指余爲第二總統。精衛以告，且曰：「惟負責，故有此謗；毀之，適以譽之耳。」

當時最大問題，無過議和。議和之目的，在清帝退位。而清室以取得優待爲條件，袁世凱則以取得政權爲條件。袁一方挾滿族以難民黨，一方則張民黨以迫清廷，時人謂之新式曹操。清廷主戰者，

惟良弼，正月廿六日，爲同志彭家珍炸斃，清親貴皆胆落。而段祺瑞領銜，北方將領四十餘人，贊成共和，則實承袁之意志爲之。其性質與張紹曾、藍天蔚殊，蓋爲袁不爲漢也。優待條件非民國所宜有，留尊號於別宮，聽其竊以自娛，雖曰等於兒戲，仍足惑人視聽。又許以數萬歲費，爲遜讓之報酬，使廢朝之皇族，猶有所養，可云過厚不當。然此猶於革命之得失，無關宏旨。至舉政權讓之專制之餘孽，軍閥之首領袁世凱其人，則於革命主義爲根本矛盾，眞所謂「鑄六州之鐵，成此大錯」矣！先生始終不願妥協，而內外負重要責任之同志，則悉傾於和議，大抵分爲三派之說。其持中國固有之宗法倫理思想者，則曰：「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其持歐西無政府主義者，則曰：「權力爲天下之罪惡，爲政權而延長戰爭，更無可以自恕。」（當南北爭持至烈時，李石曾以長電駁詰南京政府，一若祇須清帝退位，吾人即萬事不宜深問者。）其僅識日本倒幕維新，而不覺中修正改良派社會主義之毒者，則曰：「武裝革命之時期已過，當注全力以爭國會與憲法，即爲鞏固共和，實現民治之正軌。」余集諸人意見，以陳於先生。先生於時，亦不能不委曲以從衆議。更就客觀環境而言，則鄂省實已與袁講解，北方得集中其力以向南京。南京軍隊隸編於陸軍部者，號稱十七師，然惟粵、浙兩軍有戰鬥力。粵軍不滿萬人，恃以擊退張勳及北洋第五鎮於徐州。浙軍將領，則素反對克強，不受命令，陸軍部不能加以裁制。其他各部，乃俱不啻烏合，不能應敵。蓋當時黨人對於軍隊，不知如法國革命及蘇俄革命時所用之方法，能破壞之於敵人之手，而不能運用之於本黨主義之下。由下級幹部驟起爲將，學問經驗，非其所堪。又往往祇求兵數增加，不講實力，此爲各省通病，

而南京則尤甚也。

軍餉更爲重要問題。各省方憂自給不足，遑論供給政府。千萬之公債，雖通過參議院，而未嘗得一錢以應急，財政部日謀借債，俄債千萬，幾有成議，爲參議院所拒否。日商之款五百萬，則爲匯豐銀行抵制，至不能成交，實受帝國主義者之打擊。先生主張勵行徵發，而克強難之。以南京之軍隊，紛無紀律，不能舉軍政時代一切之任務也。軍隊既不堪戰鬥，而乏餉且慮譁潰。於是克強益窘，則爲書致精衛與余，謂：「和議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動員令，惟有割腹以謝天下！」故精衛極意斡旋於伍廷芳、唐紹儀之間，而余則力挽先生之意於內。余與精衛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然其內容事實，有迫使不得不爾者，則非局外人所能喻矣。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衆，民衆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衆以爲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謂「民國共和」則取得從來未有之名義而已足。至其實質如何，都非所問。革命時代本有不能免之痛苦，聞平和之呼聲足以弛其忍受犧牲，繼續奮鬥之勇氣，故當時民衆心理，俱祝福於和議。逆之而行，乃至不易。夫以有熱烈傾向於革命之群衆，而不能使爲堅強擁護革命之群衆，此其責當由革命黨負之，而亦爲當日失敗之重要原因也。黨人且未完全認識其革命之使命，則於無組織訓練之群衆，又何尤焉。

清帝溥儀退位之宣言，由張謇起草，交唐紹儀電京使發之，乃於最末加「授袁世凱全權」一語，袁殆自認爲取得政權於滿洲，而作此狡獪也。先生見之，則大怒責其不當；而袁與唐俱諉之清廷，且以

其爲遺言之性質，無再起死人而使之更正之理。乃電南京，承認臨時參議院與總統爲服從民國之表示。且通令北方各軍，悉改用民國旗幟。先生乃於南京參議院提出辭表，而推荐袁繼任臨時大總統。（參議院接受先生辭職文，比之盧斯福，而頌袁世凱當選，則比之華盛頓，其無識可笑至此。）「就職南京」，爲附加之重要條件；而精衛與蔡（元培）、宋（教仁）、劉（冠雄）賈使命北行，乃遇曹錕所部兵變恣掠，乃任袁將此條件打消。或謂袁實使所部變，俾藉口鎮攝，而免南下。顧蔡等無以察其僞，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也。第一次內閣，以唐紹儀爲總理，兼得南北之同意。民黨則身閣員者，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寵惠、農林宋教仁、工商陳其美（陳以上海軍事，未能就職，使次長王正廷代），蓋亦一混合內閣也。唐紹儀至南京，接收臨時政府，先生欣然受代。諸將以無所繫屬，皆不安，乃更置留守府於南京，以克強爲留守。先生謂唐：「余不能爲同志干祿，然有志留學於外國者，新政府當資遣之。」余以告秘書處同僚，則志願留學歐美者過半，余亦則名其中。先生一見，即塗抹余名字，謂「國事未定，當留國內相從」，而以餘人授唐，余爲之爽然若失也。

南京政府未解組，而同盟會會員已有公然脫黨者。章炳麟爲張謇、熊希齡、趙鳳昌之傀儡，而奔走於江、浙間，號召保皇立憲派變相之政黨；劉成禺、時功玖等則以地域意見，另組共和黨，以擁戴黎元洪；皆不憚公然攻擊同盟會。其人既由同盟會分裂以出，則於當時頗受影響；同盟會因開大會於南京，黨員意見分左右兩派。右派以爲武裝革命已告終了，應改爲公開之政黨，從事於憲法國會之運動，立於代表國民監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復帶秘密之性質。左派則以爲革命之目的，並未達到，讓權

袁氏，前途尤多危險，黨中宜保存從來秘密工作，而更推廣之，不宜傾重合法的政治競爭，而公開一切。乃討論結果，右派佔多數，且有改選精衛爲總理之決議，蓋以先生方綜國政，不宜兼攝黨事也。余詫其無識，起與衆爭，不得當，惟有太息而退。（余當時欲出外留學，亦以失望於黨人也。）其後以精衛謙讓，迄未就總理之職。是時同盟會已含分化之趨勢，察其原因，實爲自然必至，而非驟變於一時。蓋同盟會之構成，以知識階級（留學生與內地學生）爲主體；次則流氓無產階級（會黨與失業農民）與華僑之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爲多數之成分，而皆集於知識階級旗幟之下。在當時爲達到國民革命之戰略，則政策亦無勝於此者。顧中國距歐洲資本國家遠，其得歐洲各國革命歷史之教訓，又不如所受日本倒幕維新之影響爲多。黨人既不悟革命不徹底之必無所得，（不以革命階級爲主治階級，任反動勢力之坐大，即同於革命之中道自殺。）而由其階級素性（知識階級——小資產階級）一旦稍免於壓迫之形式，即離開革命而別有傾向，殆無足深怪。同盟會爲爾時中國唯一之革命政黨，而其組織實非完善，黨於黨員，不能收以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眾而領導之。黨員之賢者，篤於所信，其犧牲獻身之精神，足令聞者興起，而不可磨滅，然亦往往出於自動，而非黨的行動。知識階級以自由平等爲一般倫理的要求，惟同盟會之疎闊簡易，能與適合，然猶不免於「機械」之疑，「專制」之謗，則近人所謂「鐵的紀律」，更難言之。故革命之形勢變更，而黨之弱點種種，遂不可掩，此亦可爲後來之鑑戒矣。

余在南京時，與宋敦初關於中央地方之建制，辯爭頗烈。宋主中央集權，余主地方分權。宋謂：

「起義以來，各省紛紛獨立，而中央等於綴旒，不力矯其弊，將成分裂；且必中央有大權，而國力乃可以復振，日本倒幕，是我前師。」余謂：「中國地大，而交通不便，滿清末造，惟思以集權中央，挽其頹勢，致當時有「中央有權而無責，地方有責而無權」之譏，而清亦暴亡，則內重外輕，非必皆得。且中國變君主爲共和，不能以日本爲比。美以十三州聯邦，共和既定，即無反覆。法惟集權，黠桀者乘之，再三篡奪，我宜何去何從。況中國革命之破壞，未及於首都，持權者腦中惟有千百年專制之歷史，苟其野心無所防制，則共和立被推翻，何望富強？」宋謂：「君不過懷疑於袁氏耳。改總統制爲內閣制，則總統政治上之權力至微，雖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範，無須以各省監制之。」余謂：「內閣制純恃國會，中國國會本身基礎，猶其薄弱，一旦受壓迫，將無由抵抗，恐蹈俄國一九〇五年後國會之覆轍。國會且然，何有內閣？今革命之勢力在各省，而專制之餘毒，積於中央，此進則彼退，其勢力消長，即爲專制與共和之倚伏。倘更自爲削弱，噬臍之悔，後將無及。」宋終不謂然。（宋不得志於南京政府時代，然已隱爲同盟會右派之領袖，以左派常暴烈，爲社會所指摘，右派則矯爲穩健，以博時譽。宋入京時，多所結納，馬君武詆之，謂其賣黨於袁世凱。宋歸，于右任以其言告宋。一日，宋、馬相遇於總統府，宋以是質馬，而遽批其頰；馬還擊，傷宋目。余與克強止其鬥。馬謂：「因不識敦初政治之手腕，故有是言，敦初誠願始終忠於黨，我甘承其過。」宋入病院，旬日始愈，同志莫不怪馬之鹵莽也。）

時各省都督，略有更動，江蘇莊蘊寬以有反對定都南京之抗議，蘇人乃復推戴程德全。江西以馬

毓寶冗沓不治事，贛人迎李烈鈞而逐馬。（馬任都督時，贛省軍隊多洪江會黨。兵無一定軍籍，至輪月更替。馬爲部下挾制，至一事不辦。李由湖北回贛，頗能刷新一切。）孫毓筠以不能統一安徽，黎元洪又助黎宗嶽，以與爲難，皖人乃迎南京第一軍軍長柏文蔚返皖。蔣尊簋不安於浙，朱瑞亦以南京第二軍軍長資格返浙。陝西都督張鳳翔、山西都督閻錫山，初以兵敗棄職；及南北和議成，皆得復任。山東以孫寶琦之僞獨立，各屬仍多樹義旗者。南京使海軍護送閩滬北伐之師，從烟台登陸，聲勢頗壯。顧克強推荐胡瑛爲山東都督，節制陸海軍。胡本不能任大事，自湖北出獄後娶兩妻，復吸食鴉片，日學舊官僚之聲音笑貌，以自矜異。唐少川至南京，言胡有嗜好，使山東士民失望；於是袁世凱以其私人周自齊督山東，謂周故山東籍也。王芝祥統廣西北伐軍至南京。王機警，善應對，克強喜之，編爲第四軍，以王爲直隸人，欲使如柏文蔚、朱瑞。時唐少川已入同盟會，亦贊成此議；然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袁固始終拒絕也。余離粵後，民軍石錦泉等愈跋扈，陳競存使魏邦平執石殺之，王和順、關仁甫、楊萬夫等益自危，其黨羽四出謀去陳。先生之兄孫眉爲所動，則偕黃士龍等至南京。余察其言，不啻爲反動派遊說，而先生亦前知王和順等之爲人，戒兄眉勿受其欺。已而民軍擁戴孫眉之電報紛至，先生則自爲電斥之，謂「素知兄不能當此軍民大任，毋悞粵局。」眉怏怏而去。而王和順、關仁甫遂反競存，以兵擊之，王、關輒先逸去。黃明堂、李福林、陸蘭清等諸部，悉附省政府，王、關遂潰敗；其餘黨陸某竄據虎門，亦不數日而定。競存通電辭職，先生慰留之。競存乃推舉執信、仲愷、毅生、少白、世仲諸人，謂皆可使治粵。執信以爲浼，走避香港。君佩等邀之返，競存亦不



固執辭意，乃使仲愷至南京，歡迎先生返粵（時南北和議已定）。當時粵中各團體有推舉精衛督粵者。精衛方與吳稚暉、蔡民友、李石曾等發起爲「六不」會與進德會，自矢不作官，不作議員，對此殆以爲不成問題也。

余以中山先生平民的精神，訂定南京總統府薪俸至薄，自秘書長以至錄事，每人月領三十元，食宿則由政府給辦，亦一律齊等。滿清官僚氣習，掃蕩無遺。財政部亦在總統府內，陳錦濤不能堪，至謂余曰：「余爲部長，不如前清之司員華貴多矣。」唐紹儀住總統府兩日，亦謂余曰：「大總統亦無特別之浴廁，固是異聞；而孫先生以二十年在海外之習慣而能堪此，尤可異也。」由唐、陳一派人眼光觀之，固以爲不免固陋，即克強等亦不謂然。時各省軍人往來蘇滬者，頗縱情聲色，以爲英雄本色。當爾剪髮易服，而社會漸趨奢侈，政客之獵官熱亦驟盛，故精衛與吳、蔡、李諸人思力矯之，「進德會」、「六不會」，皆由此起，（王寵惠獨反對之，謂人曰：「女子參政，男子進德，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吳、李久居法國，常與無政府黨人遊，而宗尙其主義。更得張靜江之助，於一九〇七、八年發行「新世紀」於巴黎，斥強權，尊互助，於各國政府，皆無恕詞。對滿州更恣情毒詈，雜以穢語，使中國從來帝王神聖之思想，遇之如服峻劑，去其積滯。吳、李於民族革命，亦熱心致力，與後之高談「安納其」主義，不問政治是非者殊科。精衛與民友、溥泉，亦漸有無政府之傾向；惟溥泉比較浪漫，不若精衛、民友之通，而自然有節也。

南京政府既解組，余隨先生溯江而上，至武漢，見黎元洪。黎衣軍服，尙粗率，有武人本色。與

談政治，多不了解。叩其何以助黎宗嶽攻孫毓筠？則茫然莫對。蓋部屬所爲，不必盡關白也。黎不通文史，饒漢祥爲掌秘書，所撰函電，但求駢偶堆砌，多占篇幅；而紕繆不通，則在所不計，既言之不能成理，則矯爲淫啼浪哭，企博社會對於弱者之同情。唐少川至南京，商組內閣，以袁於陸、海軍、內務、交通等要職，悉位置其私人，參議院初不願同意，故旬日始定。而黎已一再通電促迫，至云：「元洪爲組織內閣，淚竭聲嘶，乃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余既憎其無病而呻，尤惡其一心媚袁無所不至也。武昌同志私語余云：「黎初本以黨人強迫而出，終日惴惴，從前以一協統望袁世凱如帝天，袁出情甘爲屈。第一次袁之使者來，黎竟謂：一切當如宮保意旨。袁既稍假以詞色，而賄收其左右，黎安得不奉令惟謹。天下惟詔人者能驕人，自北兵停止進攻以來，黎氏已不如從前之易與矣。」余察知黎渾渾而有機心，其縱部下以搗亂，正非無意。內既以孫發緒、饒漢祥輩爲心腹，而孫武、劉成禺等，復以同盟會員顯樹異幟，爲之張目。武漢同志雖知強敵當前，而組織散漫，步驟全無。黎既願藉袁之勢力，以排除異己，而有首義元勳與副總統之資格，乃袁求之不得之工具。袁所不敢頌言於當時者，輒使黎爲嘗試，袁、黎狼狽爲奸，其共同之目的，乃在反對革命。然章炳麟、孫武、劉成禺之戴黎爲首魁者，方施施然以爲得。余知鉅憂所伏，不僅關係於武漢矣。

先生於武昌、漢口兩處，受群眾熱烈之歡迎。先生蒞會，俱爲民生主義演講，大意謂：「同盟會提倡革命，以三民主義爲旗幟，滿州傾覆，民國成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俱有相當之成功，然於民生主義，則初未努力。中國大患，在貧與不均，革命以後，民衆實有莫大之幸望，若舍是不圖，惟務



少數人之權利，則非革命本旨，而民衆不堪其痛苦，將以第二次之革命爲其要求。今當變革之際，推行平均地權各種政策，自較平常爲易，必由此而後爲真正之國利民福。」聽衆頗爲感動。而孫武等則紛爲傳單，反對先生，謂先生於此時乃主張第二次革命民生主義云云，不啻爲武漢間流氓暴動之導火線。黎氏亦謂余曰：「武漢之局，方憂搖動不安，先生奈何言此？」余知其不可以理喻也。先生旋返上海復爲演說，如在武漢時。時有江亢虎，李懷霜等發起中國社會黨，名實至不相稱，望而知爲小政客出風頭之首本。而同盟會重要分子于右任、陳英士所組成之民立報，於排滿革命時期，爲黨機關鐸鐸有聲者；乃敦用章士釗爲編輯，對於先生民生主義之主張，表示反對。士釗於民黨本接近，惟以在日本留學時，太炎挽使入同盟會，士釗躊躇不果。民國元年始由英歸國，慚其落伍，遂標榜無黨以自高。爲民立報編輯，不特不尊重同盟會之政綱與黨議，且時事譏彈立異說，謂個人不黨，當如是也。於是戴季陶任編輯之民權報，鄧家彥任編輯之中華民報，皆與民立報對壘筆戰。同爲民黨言論機關，而呈此種怪現象，則右任等之過也。

六月，余與仲愷等復隨先生到廣東。先生足跡不涉五羊城者十七年矣，粵人俱欲望見顏色，不止萬人空巷，先生亦極欣暢。與競存宴談於都督府，至夜始出。席間，競存詢余最近感想。余謂：「共和國之主權在民，而人民之不識字者，實居大多數，更不知民主政治爲何物，余欲專心從事社會教育，併爲本黨宣傳主義。」競存笑謂：「君從何處得此優閒歲月？」余不知其指，亦漫應之耳。次日，余起床稍晏，鄧仲元已候於門，謂競存有要事商榷，促余即往。余與偕入都督府，至客室書房，俱不

見競存。仲元謂當在寢室，遂偕余徑入內，則執信在室，而仲元遽反扃其戶，始出競存所留書於匱，則競存託詞養母，已宵行避於香港，余爲之錯愕！仲元、執信皆言：「此時粵省一日無負軍民責任之人，可頃刻發生劇變，今此責全屬於兄，兄之從違，即爲粵局安危所繫，余等計之已熟。」余謂：「先生不欲余出外國，欲余相從，余故擇定自己之事業，即昨爲競存言者，我實不願再爲馮婦；且競存方懲創不逞之民軍，使省政府日就鞏固，遽然易帥，尤非所宜；計莫如暫秘其事，兄等代爲之理，而使人力邀競存復返，競存固不當此時局放棄責任，以鳴高尙也。」仲元謂：「競存此行，早有決心，我知競存除非粵局已有人負責，必不虛返。渠意無異以青氈故物相還，兄固執所見，不能成其美，彼此推讓，粵局且立僵，即能分謗於他人，亦復何益？兄所以責競存者，吾等正願以此相規。」執信謂：「此事最宜取決於孫先生，吾等一面部署內事，已一面使人走白先生矣，我料先生必從衆議。今日爲黨，爲廣東，兄皆不能存個人自由意見。」是日，文武職員會議於都督府，主張一致，先生則蒞省議會爲長時間演說，復至都督府，謂粵省關係重大，責余不得避。余乃與執信、仲元約，以必邀競存返省理軍事爲條件。執信親爲往港，競存知余已復任，亦遂返省。

爾時袁世凱勢力未張，則貌爲恭謹下士，對於民黨有名人物，輒側席以迎，而陰以聲色貨利陷之。余與精衛由鄂返，經滬時，唐少川出袁致余二人電，備極推重，聘爲高等顧問，敦請入京。余怫然曰：「袁乃以爲我輩亦可入其彀中耶？」擬即覆電責之，少川謂：「此事未必遂蓄惡意，置之不答已足，毋必予以難堪。」已而精衛以黨議北行，解散京津秘密組織，袁知之，則使人關清某王府，盛供

張以迎精衛。精衛過其門哂曰：「吾何用此渠渠廣廈爲？」不辭徑去。而孫毓筠、胡瑛輩，則遂以是喪節賣身矣。

（完）



胡漢民先生手撰

孫逸仙先生言行小識稿釋文

孫逸仙先生言行小識

關於對帝國主義者之奮鬥

孫先生革命運動始於中法之役後，其廣州第一次起兵則適在中日之役後，孫先生自言：「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以先生之三民主義之究竟，斷然不以國民革命爲限，而自述其生平如此者，蓋綜括經過之事實，不肯爲誇張之詞也。故其生平完全爲革命之奮鬥，即完全爲與帝國主義抗戰之奮鬥。十九世紀之末，與二十世紀之初，帝國主義之列強倡爲黃禍之說竟有即以武力瓜分中國之形勢（既瓜分中國之屬國屬地，進而瓜分中國之海港與中國鐵路，且各設置其所謂勢力範圍者，其事實具在）。故孫先生對外力關黃禍之說，言中國民族自有其地位，此四萬萬民衆不容輕侮。而自歷史證明，則中國非侵掠的民族，非如歐美人所謂野蠻排外之民族。世界以弱肉強食之故，足使列強自起紛爭，列強亦未始不自知其危，故瓜分之事有所憚而不敢發，然此危機終未泯息，則惟有中國能自強獨立，打消列強之侵掠與一切覬覦，即同時可以免彼此衝突之危機，以全人類四分之一之中國民族實有維持此世界和平之責任。其時，先生著有支那問題真解等書，與中國同盟會創辦民報時，有「維持世界和平」之一口號，即爲爾時形勢而發也。

孫先生知清廷政治腐敗已極，一度爲無意識之排外遭失敗後，變爲極端之媚外，至有「寧贈朋友，勿予家奴」之政策，故非傾覆滿清政府，無以恢復民族政治之能力。其時，中國實分革命與反革命兩種勢力，康有爲、梁啟超俱常與先生遊，而深畏革命，以是反對先生，反對同盟會，有保皇黨、立

憲黨、政聞社各種組織，其欺嚇民衆而阻止革命之最大理由爲「革命卽召瓜分」說。孫先生使汪精衛同志爲文駁之，謂「革命卽免瓜分」，卽於民報發表。及至南洋又使汪同志賡續爲文，成「外交問題」一書，俱由孫先生口授，而汪同志筆述意思修飾成文者也。此書使內外民衆了然於反對黨恐嚇之無理，因而促進革命價值最大。

孫先生於辛亥前後，贊助印度、安南、高麗等之革命黨甚多，故常不能安居於日本及英、法屬地，而遭其放逐。同志間有以舍己耘人爲疑者，先生輒曰：「此非革命耶？我已度德量力出之，若徒計所處之安全，而失吾民族之朋友，非革命黨所爲也。」

孫先生久處外國，其對個人曾無種界、國界之辨，其對帝國主義之列強政府則視爲狐貉一丘，以其皆以侵略中國爲事也。先生在南京時代，卽主張收回租界，聞者皆以爲狂。歐洲大戰，協約國誘迫中國對德宣戰，一時中國之知識界靡然從風，先生獨不謂然，謂歐戰實一爭商場之戰爭，爭殖民地之戰爭，中國不當參加，對於列強之間而有所好惡者尤爲可笑可恥。中國民衆非善忌，不應僅記憶侵掠膠州之德國而忘其他，在中國此時立場，何不向列強收回一切侵佔地與一切權利。因口授朱執信同志爲文，揭協約國從來在中國所取之政策及其侵略事實，凡數萬言，以英爲協約國之首領，又向來執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列強之牛耳，故斥之尤力。民國六年，先生以軍閥已結帝國主義者爲亂，故親率國會議員與海軍艦隊南下，駐廣州，英領事來見，求參加協約國，先生以嚴詞拒之，語見先生三民主義演講中。歐戰既終，黨員有參與巴黎和會者，孫先生告之曰：「宜提出取消中國與列強所訂之不平



等條約，收回被侵掠之各地，承認高麗之獨立，庶符民族自決之旨，苟不能是，則和會爲無價值。中國之參加，尤無意義矣。」未幾，而北京大學生有五四運動，先生致電徐世昌，責以不能爲賣國者庇護，且不能妨碍學生與各界之愛國運動，以徐世昌等僅敷衍了事，則囑漢民立破壞南北和會（初南北議和，北方派代表十人，南方派代表十一人，以先生之故，漢民與焉，欲辭不就，先生謂宜於其間爲嚴重之監視者，不應放棄，故於會期中，南方代表將軟化者，屢次以漢民意不可奪，事輒不諧，予固盛氣凌人，且背後有先生與國民黨爲渠輩所忌憚，乃由章行嚴提議局門會議，言如此可免爲外間空氣所搖動，余斥其爲閉門分贖。及五四運動起，余謂諸君尙欲與北方賣國者妥協耶？則皆不能答，乃提出懲治賣國罪魁之條件，而和會以破裂告終矣。）時人尙有謂當一致對外者，先生曰：「與軍閥妥協，直一致賣國耳，何言對外也?!」

孫先生深知帝國主義者對於侵掠中國有共同一致之觀念，而就於各個之利害又自有其不同之觀點，故先生常打破帝國列強之聯合戰線，以爲中國革命之利益。於辛亥革命將次歸國時，打消清廷一切借款於倫敦。於民國五年袁世凱稱帝時，打消日本之承認贊助於東京。帝國主義者自始至終無時不忌惡先生，而此重要關頭，常爲先生政策所驅使，先生常言：「真正一個革命黨員，應能利用一切勢力，而不爲一切勢力所利用。」吾人就先生生平外交事實之經過，更認識先生此言之意義也。執先生一時應戰之策略，以爲先生之主義卽在此，此不識先生者也。

民國四年，先生在日本東京時，東京大學教授邀請先生演講民族問題畢，某教授進而質疑，謂歐

美列強同一侵掠中國，其程度不減於日本，何以近者中國人對於同文同種同洲之日本排斥獨甚，其故亦可聞歟？先生曰：「中國民族已日不堪外力壓迫之痛苦，而日本帝國主義乃後起而益甚，中國人不能不首先抵抗，謂其遂已忘情於他國者，非也。其有時惡日本過於他國，則正以同文同種同洲之故，譬如一家有兄弟二人，其長者，因於種種關係，久受鄰里之欺侮掠奪，其少者，初時亦同受欺凌，幸而奮發有爲，獨立門戶，乃不惟無救於乃兄之受欺，且追逐強鄰之後，一如其所爲，以爲兄家已至於破產，其家人子女生計無足顧惜，予取予求，毋失時會，則其兄之家人子女必恨此惡弟過於強鄰，況此惡弟猶日以同胞親愛之名詞誇稱於衆，則誰能堪之！君等於此豈猶未悟耶？」聞者皆爽然自失。

陳炯明作亂時，先生微服出，率海軍艦隊從黃埔以砲擊叛軍，既而，海軍將領受陳賄買首鼠兩端，先生僅以永豐一艦衝至白鵝潭，英稅務司某登艦告先生，謂其地在沙面附近，英、法領事頗有違言，先生厲聲曰：余爲中國人民代表，此爲中國領土，英、法領事何人敢言干涉，汝何敢爲此無禮之言。稅務司某瑟縮而退，十三年冬，先生北行，時由粵過滬。其時，滬上各領事揚言不聽先生登岸，先生亦憤然曰：上海，中國人土地也。中國人爲主人，外人客耳。主人入住自己之土地，非作客之外人所能問，設有阻余者，余當使中國人立即收回租界，否則停止與彼國人一切交易，各領事聞言而止。此等處雖在先生歷史中，爲極細微之事，然亦可見其平日對帝國主義者之態度矣！

由黃埔至白鵝潭時，不止永豐一艦，楚豫、同安、豫章、寶璧及其他各小艦。

胡漢民先生手撰詩稿釋文

讀史

雲台開國紀殊勳，百戰山河鼎復分，止以亂人方篡漢，不如諸夏本無君，前魚或幸承恩好，害馬奚從感舊群，辟地尙憂文網及，等閒休道故將軍。

遺民南北感宗周，同室參商事足憂，共道平生無負國，早陳大計在安劉，撫時徒閱王夷甫，生子奚如孫仲謀，風景不殊君且慰，有人相與疾清流。

養望東山故有時，斯人不出竟安之，當年將相方平亂，曾事君王遂受遺，西蜀相從懷孝直，南都無計辟元規，將殘尙慕臨流景，風雨奚心續舊辭。

讀曹公傳

擬山谷作，且廣其意。山谷原作云：南征北伐報功頻，劉氏親爲魏國賓，又云：兩都秋色皆喬木，二祖恩波在細民。

南征北伐功常顯，寧及先朝惠在民，如爾英雄仍有子，遭時喪亂尙爲臣，不因門地先吳蜀，直以文章繼漢秦，典午承流才轉下，嗟哉廣武世無人。

曼道從橫蓋世雄，憂懷常在月明中，孝廉乃以將軍重，辭賦奚如少子工，獲隴無心望西蜀，征吳不幸遇東風，爵臺遺事都千載，漢武風流或與同。

再用覺甫韵

曾聞蒙叟誚天刑，抱甕忘機道易成，此日與君好携手，有人去國不勝情，劇憐白下秋聲早，且待

明年春水生，無寐夜吟多苦思，芳菲留戀自分明。

和協之兄賞海棠詩仍用師韵

爲怕風姨與雨師，相從花下一徵詩，早疑蜀老吟偏欠，遲奏通明意又癡，鬥艷不妨沈醉後，撩人全在半開時，舊來臺榭凝塵處，錦幃橫陳未擬期。

放翁海棠詩：橫陳錦幃闌干外；陶子政詩：凝塵臺榭無人處。

春日同遊棲霞歷覽蕭梁古墓譽虎先有詩見示以師韵和之

抗手清流述祖師，十年辛苦爲搜詩，偶來帝子埋憂地，仍是書生好古癡，華表取材猜異域，長鑱託命重今時，蕭梁文字多堪讀，休作園林石筍期。

墓上華表製作，與中土異，放翁蕭懿斷碑詩：世人作碑君莫哂，千載園林須石筍。

其二

飛錫西來孰祖師，非秋景物亦宜詩，鐫鑱自識良工苦，塗飾翻嫌衲子癡，垂老英雄多好佛，當年詞客祇哀時，浮屠歷劫都無恙，頂禮燒香有會期。

僧人以白灰悉塗舊刻佛像，是日適遇香會。

次萃伯先生湘帆同學生日詩原韵

聞道生朝共一旬，徵歌先自舊詞人，故知好事輸吾子，肯爲憂時老此身，臣甫尋常惟有酒，子瞻詩筆本如神，嶺頭驛使還相贈，花比江南早放春。

遊焦山

卅載知幽勝，躋攀此有緣，問奇周鼎重，招隱漢人先，山靜僧無語，江清客未眠，鐘聲似相送，歸棹意悠然。

偕湘翁與陸氏兄弟憇枕江樓

坐對松寥鬢未斑，枕江樓上且憑闌，登臨前代多名士，砥柱中流是好山，人喜鶴銘猶有字，我疑龍隱本無丹，東坡不住君何住，合趁斜陽載酒還。

次詠人原韵

南鴻北雁相逢處，爲問新來有句無，少作子雲休愧悔，中興臣甫尙憂虞，故知謀國爭先着，要使乘時起病夫，更憶談瀛東海駐，卅年贏得好頭顱。

民二居東，滄伯贈詩有：百粵爾來幾肝胆，十年贏得好頭顱，今又十餘年矣。

憑軾先觀兩陣師，却煩裝點到新詩，耽吟未必今吾是，開卷仍如昨日癡，好事流傳首都下，交情

珍惜歲寒時，勞歌且與勞人誦，亭唱紗籠本不期。

新歲吟壇乞濟師，商量舊學廿篇詩，尖叉苦鬥人先笑，跬步相尋子亦癡，鴻爪雪泥知有意，瓊琚玉佩愧同時，性情多病相規切，爲鑄黃金報厚期。

協兄阮和師韻二十首，復裝綴予與組安先生倡和之作爲一冊，相期太厚，賦此謝之。 四月七日燈下 漢民

和協兄讀劍南集

中原抵死望王師，六十年間萬首詩，濁酒未消千日懣，錦城曾寄一官癡，江山重複經行處，烟雨蒼茫獨立時，豪氣悲歌誰最似，當年都以謫仙期。集中春晚：錦城又付一官癡。

其二

茶山曾致瓣香師，平揖江西一派詩，自是半生多慷慨，何當萬事付憨癡，關河不忍分南北，湖海猶堪樂歲時，怪道長閒無所恨，梅花樹樹與翁期。集中自詠：生平萬事付憨癡。 冬晴閒步：自計長閒何所恨。

其三

巍然兩宋一宗師，禾黍鶯花盡付詩，汙可相忘年少事，自嫌獨占世間癡，秋風買棹還鄉日，細雨騎驢入蜀時，究竟江山有神助，讀書何意更深期。

集中句：平生占盡世間癡，年光小市鶯花時，痛飲故宮禾黍亦閒愁。
讀舊稿有感：揮毫當得江山助。爲三三孫生日賦：讀書萬卷要深期。

題協之兄詩冊疊師韵

自以文章報友師，幾番愛屋及吾詩，狂爲睥睨千秋想，應算平生第一癡，盡掃鉛華留本色，深研聲律溯當時，卽今妙筆生芒角，百尺元龍是素期。

用師韵和湘兄春日白下

幾度還鄉幾視師，從容贏得百篇詩，相看雪後園林好，竟日春遊士女癡，緩騎獨尋芳草路，盈觴同醉牡丹時，羈懷漸覺年來慣，多謝江湖汗漫期。

三年把臂住京師，始見新愁寫入詩，造化有情吾輩老，風光無限客心癡，從來虎踞龍盤地，又試鸞飛草長時，萬紫千紅看未足，惜春頻訊雨晴期。

得湘兄和作意似傷春仍用師韵答之併東協之兄

未澈聲聞俗可師，留春翻作送春詩，鶯花有淚相思苦，綠葉成陰結想癡，儘詔深懷及清夜，也妨高臥負明時，青門道上休惆悵，來歲東風更厚期。

再東湘協兩兄

北秀南能各一師，解圍此際可無詩，曾聞越石聲非惡，莫信嵇生嬾是癡，明月留教推枕後，朝霞看到着衣時，最難風雨花時節，一樣愁心竟夜期。

戲答協之兄

瞰亡我始用偏師見前函，倒戟今番喜得詩，獨夜關山愁不寐，中宵風露爲誰癡，蒼生正切黎明望，白髮寧忘戒旦時，祇有詞人多狡獪，瑩妃洛女漫相期。

其二

崛起聲援有楚師，南園東塾各稱詩

協兄既引東塾人有深懷愛清夜，組安亦誦南園所寫白傅衾暖添朝睡之句相抵

，爲劉左袒初無意，自我

周旋定不癡，夜氣仍存環堵內，朝曦未破紙窗時，月斜鐘動催書去，待得書回已後期。

其三

相斫猶看渭北師，我儕紛訟却因詩，飲如卜夜臣先避，倦亦思經士未癡，天際月痕初淡處，林梢露滴可聞時，幾多清趣人間占，何必朝霞幻想期。

和組安苦雨

霖雨無因作帝師，惟堪擊壤效歌詩，出門輒遇青天破，隱几翻成白日癡，狼藉憐渠芳草地，橫狂誤我好花時，去年憂旱今憂潦，何止枝空失蝶期。放翁緘春述意：花空失蝶期

和組安寄協和

徒倚鄉園自得師，殷勤更訪散原詩，刺天群喙終當息，填海孤禽未免癡，草樹餘馨留客住，溪山無恙覓君時，端陽節過新晴好，買棹東來定踐期。

用師韵和協之兄明孝陵觀櫻

鬱鬱崇陵帝與師，尋芳人到獨哦詩，海棠開後櫻花笑，社雨歸來燕子癡，禾黍故宮思往事，葑菲下國采何時，廿年前共瀛洲住，蠟屐開尊歲有期。

讀后山詩

蘇黃已據衆流師，拔幟西江更有詩，閉戶苦吟惟爾獨，平生佳句使人癡，陰何可到猶平處，陶謝終憐不並時，眼裏輪囷眞自賞，寄言來者勿輕期。

集中贈吳氏兄弟：恨君不見金華伯，何處如今更有詩。又：自癡那得使人癡。贈魏衍新詩：平處到陰何。絕句：却思陶謝與同時。次韵答學者：眼裏輪囷却見稀。

其二

一瓣香惟子固師，却將精力盡於詩，空生易瘦寧投暗，人事難群且避癡，特起林巒無污處，淵回江漢更妍時，極知苦不緣愁得，拄腹三千或可期。

絕句：此生精力盡於詩。送法寶禪師：復作空生瘦。送何子溫移亳州：詩情得暗投。寄何郎中：人事難群且勸分。贈趙奉議：且避群兒癡。桓山：林巒特起終有污。何郎中出示黃公草書：江漢淵回語更妍。和謝公定：累世或可期。

組安屬協之題余自書詩冊依韵答之

論詩初怪蘇黃盡，況復搶攘百步間，未識仙家何處是，幾多重複任青山。
君與茶陵萬夫稟，清癯如我敢稱雄，雲山韶濩能相借，不道無人愛始工。
果然鐘鼓樂清時，裴令欣看幕府詩，不似渭南有奇癖，無端留客戰枯棊。

元遺山善應寺句：更得青山作重複，武陵何處覓仙家。

又三首

得意每思秦漢上，詩成祇在宋明間，我儕甘苦何能諱，海外歸來未看山。
淵源湖外才尤大，誰遣偏師撼老雄，縱說文章能本色，也慚雕剝少人工。

玄黃野戰已踰時，分得名箋又寫詩，未必旁觀知許事，輸贏自校局中棋。

答組安先生

祇憶童年出就師，夙興無忝愛葩詩，常如驛路登程早，却笑遼西入夢癡。殘月曉風相屬處，雞晨鴉旦已多時，蒲團睡味新能識，仍怕宵深有會期。

協函論后山詩附寄皦然和作因復得一律

省識當年避衆師，慰情千里好馳詩，自携雲月寧非計，爲愛湖山不作癡。句似杜陵才未老，寒如東野客多時，不憂快意當前盡，留有可人常與期。

后山集贈吳氏兄弟：一長未可衆人師，寄答秦州曾侍郎：千里馳師慰別離，寄豫章公：自携雲月瀉潺湲，次韵蘇公：涉潁一舟不作癡，絕句四首：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未來。

次和協兄中秋夜

常於佳節思鄉者，難得殷勤報我詩，昨日嘯謂人去遠，幾家凝望月來遲。如斯良夜誰能怨，正恐長吟或過悲，山本無雲庭似水，南樓不寐又相思。

次和有憶

齊名李杜能無忝，鬥韵蘇黃剛有詩；多病總緣憂世苦，廿年仍恨識君遲。英英衡嶽魂如在，莽莽中原秋自悲，四裔人知悼君實，家臣遺像費論思。

七夕

天河不洗六州師，且誦唐賢七夕詩，似爾雙星偶然聚，干人事總成癡。債台已積債無日，離緒雖長會有時，瓜果排筵仍乞巧，笑他兒女未奢期。

題靳仲雲過江集

縱眼平生得導師，不將愁苦入新詩，廿年力學通蠻語，百國歸來愛古癡。差勝仲宣爲客日，漫言王導過江時，秋來磨盾書生健，秦樹嵩雲好與期。

答桂東原靳仲雲見和

不分南北自多師，夥涉沈沈十卷詩，平子回愁終未病，長康三絕祇緣癡。語矜無限江山助，人憶相逢冠劍時，任說遺情如縱慾，摩尼濁水眼中期。

靳集有長康三絕一爲癡句，桂函云：昔嘗言作詩是縱欲。

協之始出示去年嶠然見贈二律感其意以師韵答之

瓣香不忍更他師，借會蟄庵句厚意難忘隔歲詩，題壁有書吾未醉，納隍無夢世仍癡。端居故里應多感，高略名山定幾時？拙計書生倚常健，歲寒風格轉相期。

和題海雲閣詩鈔

丹青能悟化工師，此意兼論書與詩，不着一塵仍好潔，已空萬象未償癡。縱橫裁翦無窮思，搖曳丰神有似時，千載冬郎遇知己，求賢好色共心期。

集中放言，吾人師化工因之悟繪事……作書與作詩亦復同此理。又：明知萬象空……癡願未克償。都門卽事，詩思縱橫費翦裁。游絲：搖曳丰神頗似詩。放言明知好色心卽是求賢意。

和題癭庵集

文心三變益多師，商榷平生儻在詩，握手不知人海濁，借用集中送李擬壹句，聽歌都爲少年癡。疏烟晚照秋來處，高月空階夢醒時，放蕩可欣如自信，初禪何苦更深期。

和協兄題蟄庵集

芳馨非側古人師，融洗諸家自有詩，少日已傷離別苦，老來惟覺掃除癡。和音中厲憂生歎，抗節先於易姓時，未許昌黎說涯涘，知君原與玉川期。

集中詠懷：閉門始覺掃除癡。

和題道希遺詩

音書難問度遼師，當日親裁變雅詩，殘照西風懷抱惡，江湖魏闕夢魂癡。但嗟獨鶴歸何晚，不道神龍遇有時，最是散原一遺老，大談高睨想襟期。

雪後寒甚

天公作戲不自惜，散出千山萬山雪，人間頓改寒乞容，一一樓觀妝玉屑。彤雲密布風怒號，塞向墮戶人爲勞，烹羊行酒飲者醉，黨家不羨陶家豪。老農見雪色然喜，謂得豐年從此始，曝背寧怨春陽遲，縮首甘臥窮簷底。我時剛誦歐九詩，邊寒徹骨卅萬師，西向長安問行路，賜錢千萬民猶飢。

次和大厂居士大雪遊清涼山掃葉樓放歌

大厂居士頭未白，窮年故造詩境獨，退之七言難一字，士衡愜心尙夸目。爭險爭深苦不足，勝踐冥搜慮封蹙，昂然衝雪遊清涼，忍饑遑問山窮鞫。登巔直立冰在鬚，狂吟四顧聲滿谷，天上已無迦葉

塵，人間會有幽蘭曲。白霓嬰非昨啓塗，裳衣鬢髮今孕綠，瓊樓玉宇紛到眼，神清骨冷何由俗。借東坡句

景物既絕詩更奇，矜誇同輩無此福，萬人力敵君自豪，一朝駟戰渠能縮，我本南人鮮執冰，少年家在禺山麓，蟬不易緇猶惧染，慧可忍寒差見錄，九垓歷亂竟誰催，萬里孤危遭放逐，川原浩浩極北行，屑作瓊瑰客裝束，崩騰撲面大如掌，飛流逢坎高過腹，熊螭列賀白羽衛，腦脂遮斷朱輪轂，既頽我馬痛我僕，寒天迷界橫窗幅，愁望不見赤塔城，回頭先失貝加淥，冰雪周旋秋復春，似餘墨瀋黃州竺，稽留雁帛蘇武書，兀臥蝸廬焦先屋，冥茫祇怕亂封圻，憔悴寧憂斷環玉，幸獲歸來訊詹卜，熱不因入仍碌碌，感君招我埽葉樓，掃除一室願亦夙，至潔方培仁壤多，嗟哉韓詩未三復。

將軍拔戟早成師，況是平生善說詩，千里客遊應未倦，六朝人語本多癡，精能自分輸同輩，抑蹇猶堪遣一時，漫道鷲聲有寒燠，好懸千載以相期。

嗟我與君有同感，童蒙都以母爲師，文章報國本常事，不及當年學字時。

集曹全字題精衛桐陰課字圖

名馬志千里，先生高致存，斯文有離合，還以與賢孫，童時好文字，曾親大父書，感君重先德，斯意復奚如。



城中無大事，國際尙餘憂，使李將軍遇，當封萬戶侯。

集曹全字題張贊卿將軍壯心千里圖。

十八年元月 漢民

再次韵

高邱無女爾何之，有鳩爲媒不自持，絃譜新聲猶昨夢，棊翻殘局未多時，迎風燕雀爭飛急，穿徑
鼯鼯得食遲，誰識廬山真面目，橫看側視總相宜。

馮濟安同志母七十壽辰徵詩

童子始就學，賢母爲之師，母年既七十，撫子如童時。
離家三萬里，季子憇平安，因學棄其產，學成母心歡。
仁孝本性生，家庭有至樂，廣之以爲群，斯意良不薄。

馮初就學受母教，留法時賣盡田產，現爲津浦路工會委員。

翼如夫婦遊焦山歸谷以長風見示賦畲

展堂

二光隱處招梁孟，遲我同游悵未行，再宿松寥宜舊識，一拈梅萼有新聲，江山自好爲君助，風雨
何曾敗月明，訪戴山陰如此趣，故留佳話傲雙清。

鶴亭招遊焦山看月當頭余未果行而翼如默君實往歸皆示以所作爲此答之

一生當着幾緼屐，一生幾見當頭月，同是達觀善語言，前者見稱後者絀，當年渡江化爲龍，晉宋之後王江東，不見鴉兒鐵騎黑，但問燕子春燈紅，引杯在手事已足，攬鏡却顧人圖儂，漢家三百業中斬，遂令坐罪庸主庸，冒生我友意不然，謂此判案殊未公，天子風流亦何過，無臣先泣明思宗，馬阮老姦實悞國，何況胡運非人功。君不見：銅臺未分妓香薄，柏梁爭鬪妃脣穠，孰知沈飲非荒宴，往往不在咸陽宮。又不見：六朝帝子生可憐，五代無賴皆英雄，持彼黜此泥成敗，臧穀之辨如莊蒙，與子試問頭上月，敝屣萬有誰能從，爲此招邀金焦峰，佳節亦有良儔逢，邵家夫婦光與鴻，不知許事追攀窮，待月得雨將無同，歸來一一歌長風，有屐不蠟吾其慵。

病骨樂與瘦筇俱，疏陰漏日午晴餘，覓新詩似驢旋磨，溫舊書如牛反芻，几岸羅花村舍靜，峰屏樹樹行人疏，林深足繭思小憩，啼鳥一聲眞起予。

陌上花開歌浸浸，江南草長日遲遲，如何錦里相逢處，不贈當歸贈可離。

解衣投地訴君王，百戰餘生亦可傷，無怪旁觀人冷語，從來健者不思量。

胡漢民先生手撰聯稿釋文

雲山常在室

風雨憇同心

憇或作有，碑陰始有憇字，惟似喜字較妥如何

吉金樂石從其好

明月清風有所懷此犯月字

又舊聯有：雲階月地參心性，兩葉風枝樂景光。甚切，惜爲襲舊不爽。

育子成名，柱石重西南，後世要

承賢母志。

訪故家風。

惠人以德，榮華在鄉里，史臣當

登廣武望漢高戰處

擬對：

拜闕里曰孔子生焉

又：

開巴蜀使相如檄之

又：

感長門屬司馬賦之

又：

胡漢民先生遺稿集

賦同谷是臣甫憂時

首二較可，然尚未與此句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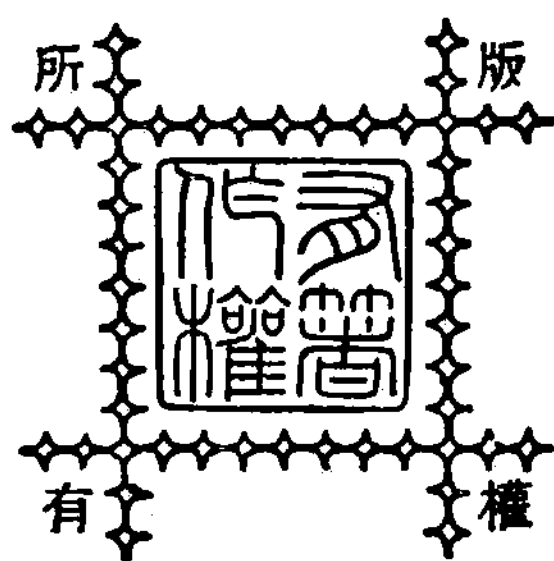
四八四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胡漢民先生遺稿 (全一冊)

基本定價柒元伍角正

(郵運滙費另加)



編輯者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發行人 熊鈍生
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本書局登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

記證字號 臺業字第捌叁伍號

印刷者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發行處 臺灣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三九四二號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94, Chungking South Road, Section 1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臺總) 甲書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